

武俠名著系列③

拚命新九郎

池田一郎 著
田三郎 譯

dh

德華出版社



武俠名著系列 3

拚命新九郎

池田一郎 著
田三郎 譯

dh
德華出版社



dh
愛書人文庫
096

拚命新九郎

池田一郎 著
田三郎 譯

德華出版社

「仗勢欺人」、「狐假虎威」都是最令人痛憤的了，尤其是仗著官方的權勢，欺壓善良百姓的敗類；而最令人喝采的是專門打擊敗類的「仗義行俠」之士，「拚命新九郎」就是這麼的一位。

本書是描述憤世疾俗的「新九郎」嚴懲貪官污吏和不務正業的混混之輩的經過，其間情節緊湊，篇篇扣人心弦，看了本書，不禁會為「新九郎」的義行叫好，這是部不可多得、膾炙人口的小說。

dh

愛書人文庫 096

池田一朗著
田三郎譯

拚命新九郎

德華出版社印行



目 錄

第一章	異鄉客	一
第二章	以牙還牙	七七
第三章	地獄之門	一四九
第四章	破滅	二三一



第一章 異鄉客

一

殘暑的陽光灑落在碎石路上。

一隊形形色色的牛車，從街道的一端，搖搖晃晃地走來，車後揚起一陣灰撲撲的沙塵，路人不禁睜起了雙眼，好奇地佇足觀看。牛郎的吆喝聲、牛蹄的「噠噠聲」、及車輪的「嘎嘎」聲，交織成一片熱鬧的景象。

這些都是從八五子一帶，運貨至江戶的牛車。

街道旁的簍子櫛比鱗次地挨擠著，屋前儘站著一些俗艷的女人，扯著嗓門，嗲聲嗲氣地叫喊著：

「英俊的少年郎啊！來玩啦！」

「一下子就好啦！只要四文錢哪！」

粉頭們穿著色彩鮮艷的衣服，敞開胸前的衣襟，擺出撩人的姿態，向著路過的行人不住地揮手。她們本是烏黑亮麗的頭髮，已佈上一層濛濛的黃塵，塗得厚厚的白粉，也被汗水淋漓得斑斑脫落了。

這條喧鬧的街道即是內藤新宿的客棧街。

自德川家掌握政權，創幕府之後，翌年，即大興土木，開闢了三十五條街道。當時的甲州街道即是。一出江戶，便可連續通過半藏門、四谷見附、新宿追分、高井戶、府中、八五子、大甲等地，直達甲府的主要街道。

原先，家康可能是為緊急事變之時，替自己鋪造一條遁逃之路吧？所有其他道路皆築至城外，只有這條甲州街卻是直接通至江戶城的。同時，家康又在第一城門的半藏門配有甲賀、伊賀的忍者，作為守衛軍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且令忍者的總管服部半藏把關；並且，在大久保設有百人衆、在八五子亦設有千人衆，以為迎敵之警備軍。

元和六年，家康為鞏固城堡，又在四谷出郊野的孔道，設置警戒森嚴的關卡，道路兩旁各砌一道高達數仞的石牆，層層護衛居中的江戶城。每日，只要太陽一偏西，關卡立即緊閉，嚴禁路人通行。

此種關卡僅設在前門的東海道高輪和後門兩處而已，其他街道則無。從以上種種的防衛措施看來，便不難了解，當時的幕府是如何地懼怕豐臣氏。

據聞，在天正十八年九月十八日，亦即家康入江戶城的那天，家康曾召見當時的關東奉行高遠城城主內藤修理亮清成，以懷柔的口吻說道：

「你現在上馬後，一口氣所能跑到的地方，就算是你的領地啦！」

內藤氏聞言，不禁大悅，立即鞭策坐騎，以一棵榎木為中心點，極盡所能地繞了一圈。當內藤氏氣喘吁吁地下馬時，那匹白馬哀鳴一聲，便立即倒斃當場。

於是，家康便按當時的約定，賜予內藤氏東至四谷，西達代代木，南抵千駄谷，北界大久保，這一片廣大的領地，內藤氏就在今日的新宿御苑，興蓋氣勢雄偉的屋宇，這就是內藤宿名稱之由來。

元祿十一年，淺草的名主（即里正）高松善兵衛等五人，向幕府繳納黃金五千六百兩，作為在此處設立客棧的權利金。因出日本橋後，至第一個歇腳地——高井戶客棧，需行十六公里，此段行程過長，大部份的行程都會在中途的內藤宿太宗寺前的茶棚打尖，暫時喘口氣。

眼見茶棚一座一座，如雨後春筍般林立，日日門庭若市，善兵衛等人認為在此地建客棧，必可圖利，因此，才肯花這麼一筆龐大的金額，爭取設建客棧的權利。

這些新建的客棧就被稱為「新宿」，與品川、千住、板橋等地的客棧，並稱「江戶四宿」。從此，新宿便逐漸欣欣向榮。然而，促成新宿步上繁盛之途的原因，除了新建的客棧外，擁

有多數招攬遊客的簀子，亦是主因之一。

起初，善兵衛爲掩人耳目，只好巧立名目，在客棧中設置一些爲旅客盛飯的女侍，然而，暗中却經營不可告人的勾當。爾後，到此尋花問柳的狎客也日益增多，這條「娼妓街」之盛名便不脛而走了。

根據當時的記載，新宿的簀子真是盛況空前：

「黃昏時，娼妓們個個穿紅戴綠、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站在屋前賣弄風騷，美艷如春花。山崎屋菜脩佳、政田屋美女如雲，國田屋富麗堂皇，日日遊人如織。」

但，五十年後的明和九年，政府當局則限制每家簀子內的娼妓人數不可超過三名，而到了天保初年，許多簀子却掛羊頭賣狗肉，表面上，在屋前拉客的娼妓雖只有三人，事實上在客棧內營業的娼妓，人數則往往有三倍之多。

二

在四谷大木戶舊跡附近，有一規模頗大的驛站，行旅和牛馬經常進出其間，似乎生意頗爲鼎盛。

宗方十吾放下記帳的筆，擦擦額頭微冒的汗珠，瞟了一眼端坐在櫃檯內的掌櫃八兵衛。





十吾是個濃眉大眼的年輕小伙子，年方弱冠。

「掌櫃的，讓次郎去打桶水來，好嗎？」

十吾轉頭像自言自語似地問著八兵衛。

近午的陽光，瀉進了驛站內的櫃枱上，將本是陰涼的裏邊，照得既亮麗又暖和。混亂的牛車羣，「噠噠噠」地蹣跚而過，捲起滾滾的沙塵，漫天飛舞，當然，這片灰濛濛的沙塵，也會毫不客氣地在櫃枱上歇個腳。

由於幕府的贊助，在每一家客棧所集中的地區，都建有一所驛站，作為人車中途休息之處。在驛站裏亦備有一批人馬，以供官府的差遣。下設有年寄（即管理員）、記帳員、腳伕、馬伕、僕役等，由官府差派來的人員。

端坐在櫃枱內，將下顎抵在算盤上，微勾著頭的八兵衛，似對十吾的問話充耳不聞，仍如雕像般地閉目養神。

八兵衛是個年逾六十的老頭兒，頭頂已全禿，但從外表看去仍顯得精幹、神采奕奕。八兵衛個性非常穩健、沈著，遇事絕不會驚慌失措。他經常保持緘默，隱在櫃枱後，似在打瞌睡，其實，是提高警覺地注意街道上的動靜。

對於八兵衛這種三棒子打不出一句話來的個性，早已司空見慣，因此，八兵衛沒答腔是意料

中之事。

十吾伸個懶腰，正想起身活動活動筋骨時，抬臉一見，發現前面的街道上突起一陣騷動。原來，本在行走的牛車隊，不知何故，竟停在路中央，且擠成一團，牛郎的叫罵聲浪，陣陣盪了過來。

「咦？怎樣啦？……」十吾好奇地走到門口，自語道：

「或許有人打架吧？……我去看看……」

十吾邁出門口，走到太宗寺前，和麵店的伙計竹之助側身而過，竹之助喊住了十吾，驚慌地說：

「哎呀！十吾，不得了哪！……」

竹之助是個膚色白晰、有雙明亮的眼睛，任誰看了都忍不住還要回頭望一眼的十七、八歲美少年。

他穿著小外褂和緊身袴，層層的白布緊緊地纏住他的上身，露出白嫩的頸項，隱隱透出一股美艷的氣息——這也難怪，因為，竹之助原是個女兒身。

竹之助不知遭遇何事，來投奔八兵衛，就依八兵衛的安排，喬裝到龜屋這家麵店當伙計。「有一個奇怪的男人，擋住牛車隊的去路，因此，那些趕牛的牛郎就和他吵了起來……」

竹之助帶著十吾挨進層層圍住街心的人牆。

十吾從縫隙中探頭一看，發現有個男人果真平展雙臂，站在街道中央。他是個年約三十二、三歲，五官端正，滿臉英氣的男人，一眼望去即可看出，並非等閒之輩，但是，他的裝扮却顯得古里古怪。

他的頭髮垂直，身著玄色外褂和長袴，腰際只佩戴著一把短刀，奇怪的是，在脖子上竟掛著一隻鍊子繫住的放大鏡。同時，他背著一個皮革袋子，肩扛一卷草蓆，赤足拖著一雙木屐，實是邈邈至極。

這種裝扮既非武士，亦非做買賣的生意人，更不像莊稼漢，有點滑稽突梯，引人側目。

一個憤怒的牛郎，雙手抓住那位男人胸前的衣襟，跳著腳，咆哮道：

「你這個混蛋，不長眼睛的傢伙，不要命了嗎？」

男子聞風不動，以淡然的口氣問道：

「這頭牛是不是你負責照管的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牛郎氣勢凌人地反問道。

男子突然悶不吭聲地揮拳就打，只聽得「啪！」一個清脆的聲，牛郎向後踉蹌了一步。

「混帳！這頭牛已經病得厲害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再不趕快替他治療，恐怕待會就一命嗚呼啦

！

男子拉著嗓門，指著牛郎的鼻子大罵道：

牛郎一手摸著滾燙的面頰，又羞又急地辯駁著：

「你胡說些什麼？這頭牛剛才還活蹦蹦亂跳的，怎會……」

牛郎突然頓了一頓，只見他圓睜雙眼，張大嘴巴，呆怔原地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因為，原是站得好好的牛，忽然後腳一軟，「碰！」地跌坐地上了。

牛郎見狀，不覺驚叫起來：

「水……水……快拿水來……」

然後，推開圍觀的人羣，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去。

那男子並不理會牛郎的大驚小怪，逕自走到牛旁蹲下，探手藥囊裏取出一顆藥丸，塞入牛的口中，對著牠說：

「你一定很辛苦……哎！真可憐……」

該男子用手撫摸著牛背，以憐憫的眼光望著病懨懨的牛，口中喃喃說道，他那清澈的眼神，頓時像換了個人似。十吾和竹之助怔怔地互看了一眼。

那個男子回過頭去環視圍在四周的路人，問：

「這裏有沒有可讓這頭牛休息的地方？」

「有，那裏有所驛站，可讓牠暫時喘口氣！」

十吾走出人羣，指著驛站的方向答道。

這時，牛郎已打了一桶水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。陌生男子用布塊在水桶裏濡濕，輕輕地敷著牛的前額，他的動作非常熟練，而且細膩，似已進了忘我的境界，對圍在一旁，怒目而視的粗暴牛郎們毫不理會。

片刻後，可能是剛服下的藥丸已發生藥效吧？牛兒用力蹬起後腿，站了起來，稍元氣「啐」了一聲。

那個男子見狀，就對十吾說：

「你把這頭牛帶到驛站去吧！不過，可不要走得太快，牠的脾臟有點毛病，禁不起勞累的，待會我就去看看！」

男子起身，吐了一口氣，又接著問：

「請問，大宗寺在那裏？」

「喔！就在那邊……」十吾反手一指。

「那，有沒有一個叫『閻羅長巷』的地方？」

十吾以訝異的眼光望著對方，答道：

「有呀！就是我住的那條長巷啊！」

「能否煩你帶路呢？」陌生男子雙拳合抱，朝著十吾作了一個揖，很客氣地說道。

十吾像是被對方那兩道凜然的眼神所震懾，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，轉身便往長巷的方向走去。

那個男子拖著發出「喀！喀！喀！」聲響的木屐，一面尾隨十吾身後走著，一面以吊兒郎當的語氣對衆人說：

「嘿！在下就是人稱的『拚命新九郎』，如今落腳貴寶地，還需各位鄉親多多照顧！多多招待！」

x

x

每個市集皆有一熱鬧的核心地區。內藤新宿的核心地區，就是以供奉閻羅像而聞名遐邇的大宗寺。

這尊高達丈七的巨大閻羅像，是在文化十一年塑成，由一個法號叫「德本上人」的法師爲祂開光的。

這尊號稱江戶最大的佛像閻羅塑像，雙眼經常射出兩道森寒、凜然的金光——因此，人們均

紛紛揣測，佛像的眼珠可能是純金打造的。在弘化四年，有個妙手空空的竊賊，暗中潛入大宗寺，想挖下閻羅像的眼珠，當他探手伸開閻羅像時，祂的雙眼在黑漆中突射出萬道光芒，把那個小賊嚇得屁滾尿流，頓時昏死過去。

於是，人們都嘖嘖稱奇，傳言這尊閻羅神像非常靈驗，因而，越發提高了大宗寺的聲譽。

十吾和竹之助帶著新九郎來到大宗寺前。竹之助望了一眼閻羅神像，不覺打了個寒顫，說：

「咳！真的討厭……什麼時候看，總是那種恐怖的眼光，看了渾身都覺得不舒服——」

聽了竹之助在不知不覺中所流露出來的，女性特有的愛嬌聲，新九郎不禁莞爾，他嘴角一往上翹，整張臉龐顯得童稚而無邪，頗討人喜愛。笑畢，新九郎說：

「那當然，祂是判定人死後應上天堂或下地獄，也就是主宰人死後命運的閻羅王，如果沒有這種令人心懼的威嚴，那怎麼配稱是陰間掌管地獄的鬼王呢？」

「就算是這樣，也未免太可怕了……」

「其實閻羅王是面惡心善，就像男人一樣……」

十吾乍聽，嚇了一跳，呆呆地看著新九郎——的確，閻羅王本是地藏菩薩的化身，也是男性性格的象徵，但是，世居新宿的居民，知道此事者可謂寥寥無幾，這個初抵小鎮的陌生男子，怎會知道呢？

新九郎對十吾驚疑的表情視若無睹，仍一本正經地說：

「妳是個女孩兒，爲什麼要這樣打扮呢？」

竹之助的雙頰突飛上兩朵紅暈，她強作惡聲惡氣地罵道：「我的事你少管！」

說完，一扭頭便跑出本堂。新九郎目送竹之助離去，回頭對呆怔一旁的十吾，說：

「這真是一個怪異十足的小鎮！」

十吾紅著臉，盡量壓抑浮現臉上的尷尬之情。

竹之助是個女兒身，這事十吾也是最近才發現的，他曾好奇地向掌櫃八兵衛打聽過，但，出乎意料地，八兵衛竟然把臉一沈，並厲聲喝斥道：

「既然是身著男裝，那當然就是男人，還有什麼好問的？做你的工作去，少管閒事！」

（嘿！必定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情……）

十吾這麼猜測著，因此，他從未向別人提起此事，而別人也未曾識破竹之助的身分。

最可笑的是，還有些個性較爲活潑、大膽的鄰家少女，竟對竹之助大表傾慕之情呢！——然而，這個陌生的男子爲何一眼即能識破竹之助是易裝呢？

三

大宗寺後面，那條兩旁挨擠著一間間小屋的窄巷，就是所謂的「閭羅長巷」，長巷的另一邊，緊連著面對大街的客子「玉屋」的後門。站在巷口，一抬頭，「玉屋」樓上的一舉一動，皆可清清楚楚地映入眼簾。

當然，那二樓走廊上的動靜，便是娼妓和狎客打情罵俏的情景。這一帶的孩童們，由於耳濡目染，平時嬉戲時，就常玩此類遊戲，父母們並不加以干涉，可說是較爲低級而且偏僻的地區。待走進巷口後，十吾轉過頭問新九郎：

「你住在這裏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昨晚我在城門旁的一家小酒店裏，遇到一個住在這條長巷，自稱是屋主的管家的傢伙，他說，這裏剛好有間空屋要出租，所以，我就……」

（嘿！這個男人到底是什麼來歷呢？）

十吾望著新九郎俊挺的面貌，心裏這麼嘀咕著。

這個來歷不明的男子，外表看起來像是個武士，但，他說話的語氣却又像是個嗜賭如命的流浪漢，身上既無銅臭味，也沒有文人飽讀詩書的氣息。

（嘿！說不定是走江湖的賣藥郎中，或是，在淺草、兩國一帶，專靠耍嘴皮子逗樂顧客，來賣些小東西的生意人咧！剛才，他自我介紹是拚命新九郎的滑稽口氣，實在像極了那些在市集上

兜售草藥的郎中！)

十吾心裏忍不住這樣猜測著：

(但是，不管怎樣，他的裝扮和氣質，總給人一種很不協調的感覺，外表嘛！看起來就像個到處爲家的浪子，可是，在他的眉宇間却流露出一股奇特的氣質！)

「什麼？房錢！你少作白日夢啦！……」

隨著叱罵聲傳出的同時，有個瘦小的男人從一間低矮的屋子裏，連滾帶爬地跑了出來——原來，他就是管家治助。緊跟著出來的，是一個圓著肚兜，穿著短外褂的壯漢，他就是木匠吉兵衛。這個木匠的手藝雖然還算不錯，但是，因生性暴躁，喜惹事生非，所以，平常都只能接些零活做做，誰也不願將大件頭的工作讓他做。

「喂？像我這樣手藝高明的木匠，你也敢向我要房錢？……這種破房子還需要付房錢嗎？」矮小的治助不斷呻吟著，想抱頭鼠竄，但，吉兵衛却毫不留情地揪住治助的衣領，狠狠地飽以老拳。

在井邊洗衣服的婦女們，和在巷口嬉戲的孩童們，頓時停下了手邊的工作和遊樂，只是幸災樂禍地圍在一旁看熱鬧，並沒人想插手管這檔子閒事。

假若有虐待狂的存在，相對地，必也有被虐待狂這種無知、軟弱的傢伙存在，木匠吉兵衛是

典型的虐待狂，而治助則是典型的被虐待狂。無論何時，只要這兩人一碰頭，就會展開一齣追趕打罵的鬧劇。

因此，住在這條長巷內的居民，都已對這種鬧劇感到見怪不怪了。但，就在大夥兒正嘻嘻哈哈地在旁湊熱鬧時，這陣笑聲突然戛然而止，因爲，他們一眼瞧見，有個年約三十二、三歲的女人，正從巷口走了進來。

「早啊！阿金嫂！」

「阿金嫂，今天天氣不錯啊！」

原來，這個風姿綽約的女人，就是這條長巷裏，所有小屋子的屋主。她穿著一件印有牡丹綠葉圖案的外衣，繫紅色腰帶，足登著黑漆的木屐，小腿顯得很勻稱修長。

「怎麼？吉兵衛，你又欺負治助啦？」

被阿金突如其來的聲音給嚇一跳的吉兵衛，連忙回過頭來，陪著笑臉，裝作若無其事地說：「欺負？別開玩笑啦！阿金嫂！剛才，我只不過是逗逗治助而已，怎能說是欺負呢？我們男人要是感情太好，就常會這樣樣打打鬧鬧的，你說是不是，治助？」

吉兵衛眨眨眼睛這麼說著，就像老鷹抓小雞一樣，又一把揪起治助的後衣領，治助小眼睛裏的眼珠子，不斷骨碌碌地滾動著，兩腳使命地在半空中胡亂蹬著。

看到治助這麼滑稽的表情，阿金笑問道：

「哈……治助，吉兵衛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「你就老老實實地告訴阿金嫂是真的吧！」

被揪住衣領，勒住喉頭而無法出聲的治助，讓吉兵衛這麼一吼道，嚇出了魂竅，忙不迭地點頭。

「阿金嫂，妳看吧，我說的話對不對？」

吉兵衛很得意地仰天大笑道，然後把治助放下來。

女屋主阿金笑了笑，無可奈何地對她的管家說：

「治助，不管怎麼說，好歹你總是我的管家，要負責管理這條長巷裏每一家的雜務的！你要是教訓教訓他們，還算說得過去，可是，如果反被別人欺負，那還像話嗎？」

「教訓別人？我能這樣？這不是做夢吧？嗚……」

治助聽了阿金的話，鼻子一酸，竟哭起來了。

這個膽小如鼠的男人，動不動就會哭得像個淚人兒，聽說，他的袖子由於拭淚次數過多，大約十多天就磨破了。

這時，新九郎走了過來，拍拍治助的肩膀，說：



「治助兄，昨晚真謝謝你啦！……」

然後瞟了一眼在旁的阿金，接著問：

「她——是你的老婆？」

聽到新九郎近乎戲謔的問語，阿金頓時柳眉倒豎，一手插腰，一手像是要指到新九郎的鼻子前似地，嬌嗔道：

「老婆？你看我像是那種男人的老婆嗎？……我是屋主，他是我管家，我比他高一等哪！」

「咳！這種主僕關係最糟糕啦！俗語說：『近水樓台先得月』，日子久了，僕人也會變成枕邊人啦！」

阿金聽到新九郎這種調侃的語氣，氣得咬牙切齒，破口大罵道：

「他既不是我的女婿，更不是我的丈夫，他只不過是我請來的管家而已！你憑什麼多管閒事？」

「哎！不要生氣嘛——大美人，我只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……對了，妳說妳是屋主，是吧？那正好，我想跟妳租一間空屋，我就是拚命新九郎！」

阿金一聽到對方是要來租房子的，立刻收斂起含怒的表情，重又打量了新九郎一會兒，問道：

「房錢是半年一朱（十六分之一兩）銀，你有嗎？」

新九郎並未答腔，默默地從袖中拿出一朱銀，丟給阿金。女屋主看了白花花的銀子，笑瞇瞇地說：

「治助，你就帶他去看看房子吧！」

新九郎看過兩間空屋以後，不禁失笑。

原來，那些紙門的紙已破爛不堪，只剩下一個個的空架子，而泰半的木條也都斷了；木板牆更是東一個洞，西一個洞的，處處皆可通風，並且，榻榻米上赫然積了大約兩寸厚的灰塵，同時，也因腐爛而發出陣陣噏鼻的惡臭啦！

「哇！噏噏……這些榻榻米的味道可真不敢領教……哎！這麼破已經不管用啦！能不能換新的？」

新九郎皺皺鼻子，轉身對治助說。

「話雖是這麼說，但，也不能……」

治助聳聳瘦削的肩膀，很無奈地回答。

「木板牆也是千瘡百孔的，必須釘新木板啦！……紙門也該想辦法糊上新紙才行……」

「你說的不錯，可是，也不能說做就做呀……」

「怎麼？這長巷裏沒有木匠？」

「有是有啦！不過……」

治助怯怯地望了望默默站在一旁的吉兵衛。

新九郎扭頭，朝吉兵衛上下打量一番。

「喔！原來你就是個木匠啊！這樣吧！麻煩你把牆壁和榻榻米全部換新，今天就得完成！」

「哼！你是何許人？竟敢這樣命令我？」

吉兵衛圓睜銅鈴大眼，高聲怒罵道：「隨即，神情一變，嘴角竟浮現出一抹譴笑——當然，吉兵衛本人以為這種不懷好意的笑容，是會使人不寒而慄的，但他卻沒料到，自己那副尊容，眼睛下垂，肌肉鬆弛，不僅沒半絲兇惡相，反而給人一種可笑的感覺。」

「這樣好啦！你這個叫什麼新九郎的小子！如果你能打得過我，我就免費替你修理那些破木板！」

「噢？無緣無故的，我為什麼要跟你打架？」

「因為，我生平無啥嗜好，就愛跟人比劃比劃！」

新九郎聽了，呆呆地望着吉兵衛，然後搖搖頭道：

「嘿！那真是一個壞嗜好！」

「怎麼？你不想修理木板牆和榻榻米了嗎？」

吉兵衛說着，立刻擺開架勢。他用舌頭舔了舔上唇，兩拳合抱，扳動着每根指頭的關節，發出「嗒嗒嗒……」的聲音，並以挑釁的眼光直瞪着新九郎。

新九郎只好把肩上的東西放在玄關，無可奈何地說：

「哎！真不可理喻，好吧！那你就放馬過來吧！」

「你真要叫我上？甯說大話啦！……」

話剛落地，吉兵衛便倏地一頭向新九郎衝了過去，但，就在這一眨眼間，吉兵衛已被摔至空中，翻了個大筋斗，重重地跌在地上。他整個人都僵住了，只是呆呆地直望着新九郎，因，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被怎麼被摔倒的。

「好小子，你還真有兩下子，看我的……」

吉兵衛不覺惱羞成怒，暴吼一聲後，又再度向新九郎衝過去，但是，在他的手將要觸到新九郎的衣襟之前，「碰！」地一聲巨響，却又被狠狠的摔了出去，一頭便撞到木板牆，直撞得吉兵衛七葦八素，眼冒金星。

——哇！這一定是柔道——十吾在旁暗忖道。

三次、四次……不斷地被摔倒地面的吉兵衛，仍不肯認輸，還是漲紅着臉，粗着脖子大叫道：



「不！還沒有，我還沒有輸……」

「嘻！何必這樣死不認輸呢？」

新九郎苦笑道。舉起右手，用手刀在又一次衝過來的吉兵衛的後頸部，「唰！」地劈了下去，只見吉兵衛就像癩蛤蟆一樣，趴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啦！

看到吉兵衛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，女屋主阿金、管家治助和長巷裏的婦女們，都嚇得目瞪口呆，不覺驚叫起來。因為，這是所向無敵的吉兵衛，第一次栽在別人手裏啊！

「噢？我的頸子怎麼怪怪的……」

好不容易才站起來的吉兵衛，扭動脖子自言自語道。

「喂！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，你該不會食言吧？」

新九郎悠哉地盤腿而坐，問着吉兵衛。

「哎呀！知道啦！我幫你修理就是了嘛！」

吉兵衛很尷尬地摸摸後頸，紅着臉答道。

十吾一路迤邐，回到了驛站。他一進門便對八兵衛說：

「掌櫃的，長巷裏剛搬進一個奇怪的男子呢！」

八兵衛並沒有答理，仍像平時一樣，將自己的下顎抵在算盤上，繼續假寐。



「他自稱是『拚命新九郎』，看起來真有一套哪！您老沒看見，剛才他把吉兵衛打得落花流水，真是身手不凡哪！而且，他還會幫牛看病，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……」

八兵衛默不作聲，本是意料中的事，因此，十吾也沒有理會八兵衛，仍帶着報告的語氣，繼續說道：

「雖然看不出是什麼來頭，不過，像是懷有十八般武藝的江湖高手……我倒蠻喜歡他的！」八兵衛雖是這所驛站的掌櫃，但他也受代官所（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衙）的任命，兼負拘捕罪犯之責，換言之，八兵衛就是負責維持這條街的安寧的治安人員——雖然截至目前為止，並無一人見過八兵衛逮過歹徒……。

四

現在雖是晚夏時節，但，一到太陽西落的時分，就會有如同秋風般蕭瑟、陰涼的冷風，颯颯地吹了起來，這時，街上來往的車馬、行人便逐漸地稀落……。

然而，在那條客棧街上，不僅沒隨着夕陽西沉漸趨寂靜，反而更加地喧囂、熱鬧。

當一家家的客子，亮起昏黑的燈光時，遊客們的轎子便會接踵而至，路上的行人也陸地增加許多。娼妓的嬌笑聲和保鏢的叫客聲，交織成一種奇特的氣氛。

穿梭在醉漢的謾罵聲、賣唱的弦歌聲中，也有小販的叫賣聲，雜音喧天價響，這就是不夜城的風貌。

記完帳的十吾就在這嘈雜中，回到了閭羅長巷。

「回來啦？十吾，今天怎麼這麼早？」

十吾的母親佐和放下手中的菜刀，高聲問道。

佐和是個年約四十，嫻淑溫柔的中年婦女，她那股高雅的氣質，似乎與這條長巷的氣氛不太相稱。佐和即是六年前還是南街著名的同心（幕府時代的下級治安人員）宗方十右衛門之妻。

自從十右衛門被盜賊所殺，為公殉職以後，佐和即厭惡武士的生涯，便將同心株（治安人員的權利）賣斷，遷到這條閭羅長巷，隱姓埋名地定居下來，同時，還讓獨生子十吾放棄見習同心（預備治安人員）的職位，封劍棄武，到驛站工作，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市井百姓。

「聽說有個怪人住到我們這條巷子裏，是真的嗎？」

佐和露出溫和的笑容，回頭對十吾說：

「……而且，今天一早，吉兵衛就開始在那兒叮叮噹噹地敲打，大夥兒都開玩笑說，吉兵衛竟然會這麼努力地工作，是不是將要發生地震啦？……」

「喔？真的嗎？那我過去看看……」

走到新九郎的屋前，十吾探頭一看，突有一股馥郁的木頭芳香撲鼻而來，原來，破爛的屋子已經煥然一新啦！

治助正很專心地在糊紙門，在他身旁的是低頭在整理工具的吉兵衛，而，新九郎則在一塊木板上題字。

「喂！今天辛苦你啦！吉兵衛！」

新九郎背對着吉兵衛，一邊揮毫，一邊向吉兵衛道謝。詎料，吉兵衛却放下手中的工具，條地向新九郎撲來。對吉兵衛來說，剛才那樣莫名其妙地被打敗，實在是有點不服氣，因此，他還想向新九郎挑戰，重決勝負。

新九郎身形一移，閃過吉兵衛來勢汹汹的一拳，他以左手掀起吉兵衛的前襟，毫不費吹灰之地的，便將吉兵衛摔向剛釘好的木板牆上，只聽得「碰！」地一聲，牆板頓然破了個大窟窿。吉兵衛一臉莫可奈何的神情，問新九郎道：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是不是柔道教練？」

新九郎視若罔聞似地，繼續寫着，待全部寫畢後，擱下了筆，他直起身來，輕輕地呼出一口氣，說：

「這就是我要做的買賣！」

十吾聽了，好奇地探頭去看，木板上是這樣寫着：

『專治動物百病，小至金魚、鳥兒，大至牛馬，但，人除外！』

十吾瞪大了雙眼——哇！原來他是個大夫呀！

「喲——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哪！好，那你說，你既然是個大夫，為什麼不替人看病呢？」面對着不服氣的吉兵衛，新九郎斷然答道：

「人會翻臉不認人，但，禽獸却不會！」

x

x

吃過午飯後，要到驛站去牽牛的新九郎，尾隨十吾和吉兵衛之後，悠哉遊哉地慢步而行。

「咳！真莫名其妙，我怎會喜歡那渾小子呢？」

一面回頭瞟一眼跟在後頭的新九郎，吉兵衛一面附在十吾的耳旁，這麼悄聲說道。

十吾瞧了一眼吉兵衛浮着笑意的表情，問道：

「是不是因他制服了你的關係啊？」

「那也是其中一個原因，不過，他說人會翻臉，而禽獸不會，這句話倒是一針見血，我頗有同感！」

「哈！言之有理！」十吾笑答道。

吉兵衛斜睨了十吾一眼，倚老賣老地說：

「你這個小伙子到底懂不懂這句話的道理啊？怎麼在一旁窮附和？如果不是曾經被朋友出賣過，是很難體會出這句話的奧義的，我想，你是不會懂的……」

新九郎一行人走到了嘈雜的街上，遠遠地就可看見，有一羣人圍在窩子「豐倉屋」前，不知在看什麼熱鬧。

「好，好，你們就把我給殺了吧！」

一個喝得醉醺醺的娼妓，張開雙手雙腳，成「大」字形地躺在街心，撒潑地大聲嚷叫着。

窩子裏的老鴇和保鏢，紛紛趨前勸說，想拉她起來，可是，那個娼妓揮動雙手，蹬着兩腳，奮力地推開靠近她的人，死命賴在地上，怎麼也不起來。在她敞開前襟的雪白的胸部上，赫然出現一條巨蟒的刺青。

「她這副德性，縱有傾國傾城的美貌，也不會令人喜歡的！」新九郎瞟了一眼躺在街上的娼妓，這麼說道。

「她的性子還算不錯，可是，酒癖實在太糟，一喝起酒來，就會胡亂撒野，攪得鷄犬不寧！」

吉兵衛也湊近去，看着躺在地上的人，髮髻凌亂不堪，衣擺擦得高高的，露出白晰腴潤的

大腿，搖搖頭答道。

十吾在旁也加以補充說明道：

「人家都叫她『巨蟒妙子』，她的老主顧還蠻多的呢！所以，『豐倉屋』的老鴇對她的酒癖，也是無可奈何。」

到了驛站，新九郎趕忙到牛欄去，發覺那頭牛已恢復了元氣，同時，還將十吾飼牠的草料吃掉一大半呢！

「嗯！我料想的沒錯，就因為牠的脾臟腫起來了，所以，吃下的草料才不容易消化。」

新九郎輕輕地撫摸牛腹，對十吾說：

「我們把他帶回長巷去治療，只要服下我開的藥，不出十天，牠就會跟以前一樣的健康啦！」

十吾看着不斷哞哞叫的牛，笑着點點頭答應。

三人剛一踏出驛站的大門，就有一羣面帶煞氣的惡漢，從四面八方竄出來，將他們團團圍住。

「我是梵天大造，你那頭牛交給我吧！」

一個穿着唐衫的男子，頤指氣使地對新九郎說。從他露出的手臂上，可看出刺眼的紋身，一

眼望去，便知他是地方上的惡霸，也是這羣惡漢的頭子。

「咦？憑什麼？」新九郎反問道。

「一個叫做角筭平助的老頭跟我借了一筆款子，還債的期限昨天已到，我們事先已經談好了，要是到時候他還不出這筆錢來，就要用他的牛來抵債。」

「縱然事實是這樣，我也不能把牛交給你。」新九郎毅然決然地繼續說：「因為，這頭牛正在生病，需要在我那兒靜養幾天，等牠病好後，我要當面還給牛主。」

「怎麼，你敬酒不吃，要吃罰酒啊？」

站在梵天大造身旁的一個壯漢，惡氣惡聲地暴吼後，倏地抽出腰際的短刀，向新九郎撲了過來，同時，還想從新九郎的手中奪走綁牛的繩子。

「哎！好險！你這麼莽撞，萬一牛受傷怎麼辦？」

「誰還顧得了那麼多？我就是要送你和那頭牛歸西天，你又能把我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？要送我和牛兒歸西天？」

新九郎說着，高高揚起雙眉，像是怒不可遏似的。只見他如同電光石火般地一出手，那個彪形大漢便「哎呀！」地哀叫一聲，跌坐在地上——原來，他的肩關節在那瞬間，已被新九郎挫開

了。

「呀！好小子，你竟敢傷人！兄弟們，上吧！」

梵天大造見手下負傷，不覺怒火中燒，指揮着其他部下圍攻新九郎。只聽得一聲令下，那三個壯漢倏地衝向新九郎，可是，但見新九郎左右開弓，三個壯漢的下顎骨、腕關節、膝關節已分別被挫開，紛紛倒臥地上呻吟了。

「哇！好厲害的功夫！」

吉兵衛圓睜着雙眼，不由得大歎一聲，十吾也愕然地凝視着這驚人的一幕。現在和當時打敗吉兵衛的情況相比，前日新九郎似乎是隱藏了真功夫，今日，才算讓吉兵衛和十吾大開眼界。

新九郎對怔在原地的梵天大造說：

「放心吧！我只不過是略施薄懲，挫開他們的關節而已……我警告你們，假使再有人打傷或凌虐動物，我就要他們嚐嚐這種滋味！你們可不要忘啦！」

新九郎以銳利的眼神逼視着梵天大造一夥人之後，便牽着牛，頭也不回地大跨步離去了。

梵天大造從後追趕數步，大聲地怒吼道：

「你把他們的關節挫開以後，就這樣撒手不管了嗎？」

「噢？你可以帶他們去給專為人治病的骨科大夫看啊！千萬不要找我，我是爲動物治病的大

夫。」

五

翌日清晨，女屋主阿金慢慢地踱進了長巷，當她走到新九郎的屋前時，不覺停下腳步，遲疑片刻後，她終於伸手拉開紙門，「哎呀！」只聽得阿金驚叫一聲，向後踉蹌了數步，原來，紙門內赫然出現了一張牛的臉，還調皮地衝着驚魂甫定的阿金，「哞」地叫了一聲呢！

「哎呀！這到底在搞什鬼啊？」

「喔！阿金嫂，妳早啊！」

「嘎？」阿金又被新九郎突然冒出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她循聲望去，發覺新九郎竟然在兩根柱子之間，用草繩編結成一個如同搖籃的床，很悠哉地躺在上面向她打招呼。

「別那樣假惺惺地問安啦！我問你，你把牛養在家裏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……我不記得我會經把屋子租給你養牛啊！」阿金兩手插腰，作與師問罪狀。

新九郎從搖籃上輕輕翻身躍下，將氣咻咻的阿金攔腰抱起，作勢就要轉身走到屋外。

「喂！喂！喂！你到底想幹什麼？」

阿金冷不防被他這麼一抱，嚇得哇啦叫起來。

「要談，我們到外面去談！」

「嗯？」阿金瞪大眼睛，一副不解的神情。

「這頭牛生病了，妳這麼大聲嚷嚷，本來快好的病，也好不了啦！」新九郎低聲地在阿金耳旁解釋道。

說畢，新九郎便抱住阿金走到屋外，許多正在井旁洗衣服的婦女們，看到這不可思議的一幕，都不約而同地叫出聲來——平常一副母夜叉模樣的阿金，竟然會那麼溫馴地躺在新九郎的懷裏，而且，表情還有點陶醉的意味呢！

阿金一眼瞧見那些婦女們瞪着自己和新九郎的神情，一時便意會了過來，頓然羞得滿臉通紅，趕忙用力蹬着雙腳，在新九郎的懷裏掙扎着，低嚷道：

「快放我下來，這像什麼話嘛！」

「好吧！」新九郎順從地將阿金放下來，並對她說：

「妳以後不要說那種度量狹小的話啦！所有的動物都是我們的手足，我們必須愛護牠們呀！何況，牛和人又有什麼兩樣呢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！人和牛怎能相提並論呢？」

說着，阿金的眼眶突濕潤了起來，同時，她低頭以手整理髮髻、衣衫的動作，也充滿了女性

的韻味。

這時，吉兵衛家對面的屋子，突然「喇！」地一聲，紙門被人從裏面拉開，有個身着長衫的浪人，慢慢地走到屋外，他的背後跟着一個穿着外袴的武士。

浪人略略抬頭瞧了一眼太空，在他開口喊了一聲「呀——」的同時，也條地踢出右腳，將他腳上的木屐用力甩到路中央。木屐「喀！」地掉在水溝的蓋板上，咕嚕咕嚕地滾了幾下後，底部朝天，靜靜地躺在蓋板上。

浪人看了看木屐後，慢條斯理地對那位武士說：

「明天的氣象是：多雲偶陣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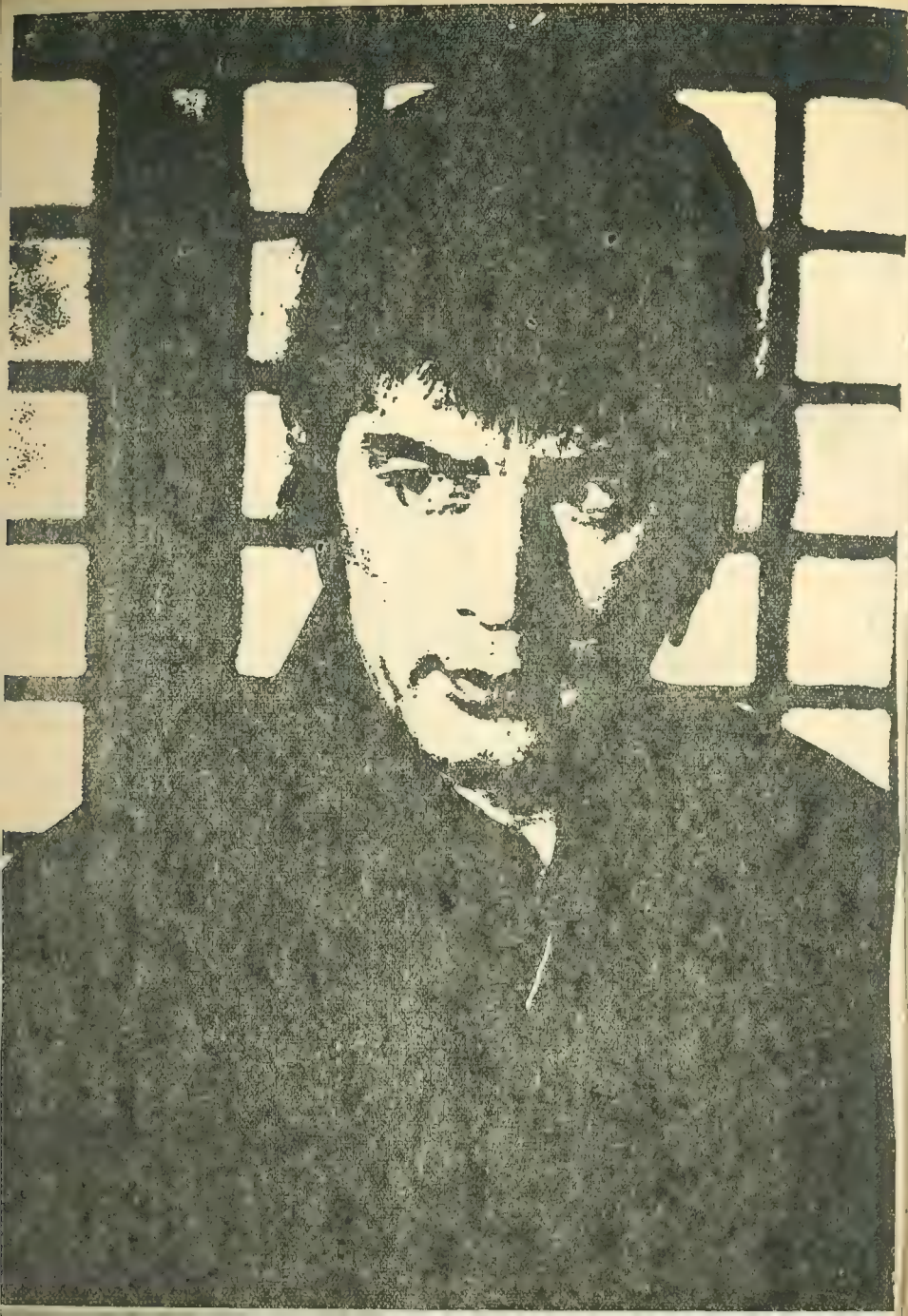
「下雨？明天真的會下雨嗎？」

「怎麼？你不相信？不相信的話，到別處去好啦！」

浪人很神氣地從鼻子「哼」出一聲後，逼視着武士。

武士很慌亂地搖搖手，解釋道：

「不！不！您別誤會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大家都知道，除了原是負責天文部門的三田主水大人以外，誰也無法預測天氣。我的意思是，假如明天果真會下雨的話，那麼，狩獵的儀式就必須延期啦！謝謝您！」



武士說完，就從懷中揣出一兩黃金，很恭敬地放入主水的衣袖裏，然後，向主水施個禮，轉身走出巷口。主水默默地吸了口氣，彎腰撿起木屐，也進入自己的屋內。

「那樣也能做買賣呀！哈！這個小鎮還真不賴嘛！」

新九郎好像覺得很有趣似地大聲說道。

「因為三田大爺是個很偉大的人哪！就連老中（將軍府中的總管）的屬下，也都要這麼客氣地來請他預測天氣哪！」阿金以崇敬的口吻說着。

三田主水是專門觀測天文的專家，是若年寄（直屬於將軍，參與政務，以監督諸侯爲主要職責的官職）屬下，也負責編纂年曆。由於主水暴躁和頑固的個性所致，一言不合，便和他的屬下發生了衝突，因而毅然決然地辭去官職，遷至閭羅長巷，成爲一個自由研究天文學的專家。

主水的天氣預測屢試不爽，所以，要到野外賞花或四處旅行的人，也都需以一兩黃金的代價，到這兒向他請教。在他的房裏堆滿了各種有關書籍，以及全國的氣候紀錄資料，同時，還擁有一支當時仍非常稀罕的濕度計，他即是利用這些資料，計算出氣候的週期性，以至於推測出正確的天氣預報——而，慎重其事地走出屋外，將木屐踢得老高老高，其實只是主水要的一招噱頭而已。

經過這番喧擾，阿金對於自己所擁有的屋子，是否可豢養牲畜的問題，也未置可否地便掉頭

走了。似乎這位叫做新九郎的男人，與生俱來有股使人不可抗拒的力量，阿金就是被這股莫名的力量所軟化吧？

阿金氣得一扭一扭地離去以後，從巷口走進一個年逾六十，自稱是牛主的老農平助，和他的孫子長太。長太是一個六歲左右，可愛的小男孩。

「您就是這頭牛的主人嗎？——」

新九郎對着嘴裏不知在嚼些什麼的平助說：

「這頭不是耕牛嗎？爲什麼要把牠當作搬運貨物的牛來驅使呢？何況，牠也還小呀！……」平助很羞慚地漲紅了臉，哈着腰，愁眉苦臉地說：

「我這是有苦衷的呀！……最近幾年來，一直鬧乾旱，幾乎沒得吃……爲了生存，只好向人借高利貸，現在又被高利貸逼得走投無路，我實在是無法可想了，就只有委屈這頭牛替我拉車，賺幾文錢來活命啊！……」

「老人家，您是不是向梵天借的錢啊？」

「是的，我今天就是爲了這件事，要來拜託您這位大爺的，希望您能把這頭牛還我……」。

「不行！這頭牛正在生病，如果您把牠帶走了，沒有我的治療，牠會立刻一命嗚呼的呀……」

……

新九郎很着急地向平助說明時，長太突嘶喊一聲：

「不行，不行啦！那我們的田就要被搶走啦！」

「喂？……你是說……」。

新九郎瞠目結舌地直瞪着眼眶噙着兩泡淚水的長太。長太穿着一件到處可見補丁，腰間鬆鬆垮垮地繫着一條破布帶，而且，袖子已脫落一隻的舊短褂。

「如果不把牛拿去抵債，他們就要來搶走我們的田地……唉！實在是沒辦法哪！要不然我也不喜歡把牛給他們啊！」平助不勝唏噓地用滿佈皺紋的手臂擦拭淚水，接着說：「這比把自己的子女賣掉，還要令人傷心啊！……嗚嗚嗚……可是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你爲什麼要向那種惡霸借錢呢？」

「事情不是這樣的，他們梵天家只是負責討債而已……事實上，我是向松永大爺借錢的。」

「松永？」新九郎不解地偏頭反問。

「松永啊！他是專門放高利貸的吸血鬼，人人都稱他是『魔鬼松永』。」

聽到嘈雜的聲音而出來探視的吉兵衛，在旁說明道。

「『魔鬼松永』？」新九郎口中喃喃自語着，眼中突迸出一道攝人的光芒，他望了平助祖孫兩人一眼，說：

「吉兵衛！我現在就去找那個吸血鬼交涉……這兩個人和那頭牛就麻煩你幫我照顧囉！」

這時是天保初年，日本國內就像欲爆發前的火山，開始發出恐怖的鳴聲——由於各地連年乾旱，農民飽受饑饉之災，爲了生存，四處饑民蠢蠢欲動，因而暴亂頻傳，同時，大地震和火災四起，境內是滿目瘡痍，民不聊生。這猶如整個德川幕府支撐屋頂的棟樑已經腐朽，即將崩塌下來之前一種不祥的預兆。

江戶近郊的農民也不例外，雖然稻作的收成極不理想，但田賦和各種稅款却不見減少，窮苦的農民只好被迫向放高利貸的人借款，然而，高利貸的利息就像滾雪球一般，越滾越大，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，永遠也無法還清債務。因此，農民用來貸款的抵押物逐樣地被奪走，生活日益困苦，此種巧取豪奪的例子，真是不勝枚舉。

「新九郎，你還是不要去吧！」

吉兵衛望着新九郎，急急地勸阻道。

吉兵衛雖然從昨天所發生的事情中，見識過新九郎一身的好功夫，可是，那個人稱「魔鬼松永」的浪人，可也不是什麼好惹的三腳貓哩！當松永來到此地後不久，有一天，吉兵衛要到小土地廟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喝酒，適逢松永在那兒和一個賭徒發生爭執。

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地互相破口大罵，罵了幾句以後，松永突然旋出右腿，踢倒了小茶几，

起身大喝一聲：

「你這個無禮的狂徒！」

只見他右手往空中一揮，數個銅板已應聲齊整地並排在櫃檯上，然後，他就轉身大跨步地走出酒店了。

旁觀者均面面相覷，不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大家定神凝視着面無人色的賭徒，靜坐在原地，更是覺得一頭霧水，這時，人羣中突起一陣騷動，有人驚呼道：

「聽——那是什麼聲音？好像是流水聲……」

「啊——不！不是水，是血！」

賭徒所坐的茶几下，曾幾時已是一片血海，原來，他的腹部已被利刃劃開一道深及內臟的傷口啦！

吉兵衛和其他在場的圍觀者，都嚇得噤若寒蟬，只是不住地直打哆嗦。日後，梵天大造即襲其名，高金敦聘松永爲梵天家的保鏢，然而，松永的手段實在太厲害了，現在，風水輪流轉，反而是松永在指使梵天家的手下，替他向無辜的貸款者逼債呢！松永本身並無萬貫家財，但他爲何能拿出大筆款子來放高利貸呢？這問題至今仍是個謎。

「你放心吧！我並不是要去松永家挑釁的，我只不過是去找他商量，希望他把還債的期限延

長而已！」

六

新九郎說着，重新整理好腰帶，快步地走出巷口。松永元之進的宅第就在小土地廟附近，也就是諸侯府邸隔鄰那座外觀宏偉的屋子。

「嗨！這座宅第倒蠻氣派的嘛！」

新九郎站在氣勢雄偉的大門前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如果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生意人，是不可能住這麼豪華的屋子的，嗯！他一定是幹了什麼非法的勾當！」

說畢，便伸手輕叩大門數下。

出來應門的是個眉心有顆大黑痣的矮個兒，他一抬眼看見新九郎佇立門前，就像見了鬼似的，轉身拔腿就跑。這個嚇得魂不附體的矮個兒，原來就是，昨晚隨梵天大造園攻新九郎，被新九郎挫開下顎骨的人。

新九郎暗笑一聲，也不等人來引導，便逕自大搖大擺地走進寬敞的大廳，胸有成竹似地靜靜候著。不久，松永無聲無息地出現在大廳的角落處。

他那高瘦的身材，外罩深色長衫，腰佩長刀，直挺挺地站在那兒，聞風不動，蒼白、瘦削的臉龐，似蒙上一層寒霜般，看了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。

松永的兩眼射出寒光，冷冷地望著新九郎，然後，一言不發地走向主位。當他剛彎著腰，想落座時，突聽得他發出裂帛似的一聲喊叫，在這瞬間，旋及又聽到長刀納入刀鞘的「咔嚓」聲，新九郎不覺瞪大眼睛，因為，在他眼前赫然飄下一隻已被劈成兩半的蒼蠅屍體。

新九郎雖睜大雙眼，但却看不出有半絲恐懼的神情，他那表情就像孩童看到稀奇的玩具，那樣地有趣。

新九郎正想開口，松永却以嚴厲的眼神制止了他，說：

「聽說你是角筈平助的代言人，是吧？……不過，還債的日期是絕對不能延的，這是規矩！」

「但是，牛生病啦！如果現在就帶來給你，牠可是會翹辮子的，你要一頭死牛也是沒用的啊！」

「那也沒關係，牛若死了，我就以他的田——」

「喂？話不能這麼說呀！如果不急著把牛牽來，牛也不會病重死亡，你這麼做，等於是拿了對方雙重的抵押物，這種行為跟強盜又有什麼兩樣呢？」

新九郎振振有詞說道，松永不禁爲之語塞。

「半個月！就再等半個月吧！那個時候，牛也恢復健康了，屆時，我會把牠帶來交給你的。」

松永默然暗忖片刻後，換了另一種口氣，說：

「……聽起來像是蠻有道理的，但是，這件事情我不能擅自作主，因為，這筆款子事實上並不是我的，而是我向一座將廟借來的，我必須和住持大師商量商量才行。」

「寺廟？……什麼寺廟？……」

「就是成子坡外的那座正德寺！」

「照你這麼說來，只要正德寺的住持答應，一切就可迎刃而解囉？——」

「話是不錯，但……你如果跑去跟正德寺的住持說明原委，恐怕我這邊……嘿嘿……」

松永嘴角露出一絲奸笑，斜睨著新九郎。

「哈！要是你阻止我，我可也是不好惹的！」

「好小子，你竟敢在此撒野！」

松永頭暴青筋，冷冷的眼光直逼新九郎。當他想把右手放在腰際的刀柄上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新九郎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「咻」地將松永的長刀抽出，乍時寒光一閃，只聽得「喀」地一聲，長刀又納回了松永腰際的刀鞘內。

新九郎露出編貝般潔白的牙齒，衝著松永微微一笑。

「嘿！這就叫禮尚往來！」

松永張口結舌地目送新九郎步出大廳。他低頭審視自己的膝蓋，但，並未看出什麼端倪，他不屑地撇了撇嘴角，恨恨地低聲罵道：「哼！騙子……」

當他正想起身時，長衫的前襟突然敞開了來，原來，他的腰帶在不知不覺中，已被乾淨俐落的刀法斷為兩截了——松永突感不寒而慄，全身動彈不得。

x

x

x

在成子坡外的正德寺，原是蓋在一大片瓜田中央的一座小破廟。自古以來，內藤的辣椒，成子的瓜等，都是這一帶聞名遐邇的名產。

「嘻嘻……他的話怎能相信呢？你也未免太單純了吧？施主，你自個兒看看，這座小廟破破爛爛的，香火又不旺，怎麼會有閒錢拿去借人呢？」

在破落的本堂裏，正德寺的住持法玄大師，一面啜著熱騰騰的麥茶，一面發出輕蔑的笑聲對新九郎這麼說道。他口中的牙齒幾已完全脫落，是個年逾八旬的老法師。

廟確實破落不堪，而住持看起來也是那麼寒酸。

「我們這座正德寺只是借給松永大爺一個名義而已，嘻……因為，把自己的錢借給他人，萬

一被倒帳，這純屬私人間的問題，是無法告到官府的，但是，如果以寺廟的名義把錢借給別人，官府就會出面替他要債啦！同時，官定的年利是一分五厘，要是借用寺廟的名義，還可多得一些捐給寺廟的香火錢，和辦理委託狀的手續費呢！這樣就可先扣除較多的利息啦……」

聽了法玄大師的解釋，新九郎猛地呆住了。

「哼！難怪他會住那麼豪華的宅第，真是可惡，好！我再去找他算帳！他這樣做實在是太剝削窮人啦！」

法玄大師呵呵地大笑數聲後，搖搖手說：

「咳！這是沒有用的！松永是梵天家的保鏢，他怎會有錢拿來放高利貸呢？這樁事的幕後主使是另有其人，不過……到底是誰，目前還沒人知道！」

「什麼？沒人知道？」

這次，新九郎再度睜大眼睛，直楞楞地瞪著法玄。

「嗯……法玄大師，名義上您就是債主吧？」

新九郎略沉吟一會兒，開口問道。

「嗯……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那麼，能否勞煩您寫張把還債期限延長半個月的紙條給我？這樣一來，松永那個傢伙也沒

話可說了啦！」

法玄大師以他那雙隱藏在層層皺紋裏的眼睛，炯炯有神地凝視著新九郎，就好像第一次見到打算以硬碰硬的態度，去對付松永那個傢伙似地，那麼驚訝！

「噱！你真是個有血氣的硬漢子！」

法玄大師滿懷感慨地稱讚著新九郎。

「這樣，松永雖然是啞口無言，但是……你必定會遭到報復，因為，松永是絕不會甘休的！」

「我已經習慣這種事了，有種的就來吧！我新九郎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我才不怕什麼『魔鬼松永』！還是勞煩大師您提筆吧！」

看到新九郎那副討人喜愛的笑容，法玄大師不由得也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，呵呵地笑了起來。他把破舊的衣袖捲了一捲，再把文房四寶搬過來……

七

「嗨！現在就要回去了嗎？」

坐在驛站進門處的十吾，聽到背後響起新九郎爽朗的聲音，連忙回頭去看，原來新九郎正一

面噓著瓜子，一面微笑著和別人打招呼。十吾悄聲地問：

「聽說你到松永那兒去交涉，結果怎麼樣？我們大夥兒都正在替你耽心呢……」

「你們放心吧！我已經讓正德寺的住持法玄大師，寫了一張同意書，也拿去給松永過目了，我告訴他，債主已完全同意把平助還債的期限延長半個月，松永還能怎麼樣？也只好點頭答應啦……怎樣，你也來一點吧！」

十吾邊噓著新九郎給他的瓜子，邊暗忖道：

（松永是個很難對付的惡霸，絕不會這麼輕易就罷休，他必定會採取某種手段來報復新九郎的！）

街道上仍是和往常一樣的車水馬龍，在揚起的塵沙中，妖艷的娼妓們也是和平常一樣，膩著嗓音在扯遊客的衣袖。新九郎一眼瞟見，在混雜人羣中的「巨蟒妙子」，便朝她招招手，信步走了過去。

「妙子，謝謝你昨日讓我大開眼界，拜見了你身上那條巨蟒！」新九郎嬉皮笑臉地打趣道。

妙子從鼻孔裏輕輕地哼出一聲：

「哼！聽說，昨日有個大夫流落到閭羅長巷，是一個天不怕，地不怕的漢子，我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呢！原來就是你這個無賴漢啊！」

「嘿！在下自我介紹一下：別人都叫我『拚命新九郎』，請多多包涵！——老實說，我勸妳酒還是少喝為妙！」

「誰要你多管閒事？我人生唯一的樂趣，就是喝它幾杯，要是不喝，我怎麼活得下去？」

妙子斜睨了新九郎一眼，很不以為然地說。

「我並不是叫妳滴酒不沾啊？我只不過是叫妳少喝幾杯而已！妳照照鏡子看看，兩隻眼睛都佈滿了血絲，而且，眼白部份都已經變黃了啦！」

「噢？」妙子乍聽，神色不覺大變。

「這種徵象是表示，妳的肝臟已經有毛病啦！如果再不節制，還是繼續猛灌黃湯，過不了多久，妳就會香消玉殞囉！做妳這種生意，健康的身體不就是最好的本錢嗎？」

妙子默然不語，只是凝望著新九郎。妙子打從十五歲起就被賣到「豐倉屋」來，如今，這軀體也已經出賣十多年了，她因為心頭鬱悶，常藉酒澆愁，久而久之，便染上了酒癮，變成一日不能無酒啦！就因妙子嗜酒如命，故被人戲稱為「巨蟒」，她也乾脆大大方方地在自己的胸前刺上一條巨蟒，以「巨蟒妙子」自稱，從此，妙子的聲名因而大噪。但，自從賣身「豐倉屋」後，却從未有人對妙子說過如此關懷的話，難怪她的表情會這麼驚愕了。

「原則上我是不替人看病的，不過，我可替妳煎藥，待會妳自個兒到我那裏去拿吧！」

說畢，新九郎也不理會妙子有何反應，便「喀喀喀」響著木屐，轉身一搖一晃地離去了。十吾的不安並非是杞人憂天，就在這時候，閭羅長巷口赫然出現了代官所的捕頭新見市兵衛，和數位精悍的捕快，他們守候在新九郎回家的必經之處，打算伺機逮捕他。

女屋主阿金、吉兵衛、平助、治助遠遠地望見新九郎，便蜂擁而上，將他團團圍住。

「大夫，不要進去！」吉兵衛低聲警告道。

「代官（幕府直轄領地的地方官）和松永兩人狼狽為奸，你一旦被逮進代官所，就甯想活著走出來啦！」

阿金臉色凝重地看著新九郎，這麼說。

「現在唯一的辦法，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啦！……我故意去找那個捕頭打一架，你趁這個機會趕快溜吧！」

吉兵衛自告奮勇地說道，平助和治助也點了點頭，望著新九郎，似在徵求他的同意。在旁的捕頭新見即以一種猙獰的眼神，直射新九郎，只見他擺好架勢，像是要發號施令似的。新九郎蠻不在乎地看看眾人，然後大笑道：

「哈……謝謝各位的關懷，在下不勝感激，但是，我自認沒有作奸犯科，就是跟他們到代官所也沒啥關係，這件事我們暫時不要去管他啦！……老人家，那頭牛還沒有完全恢復健康之前，

絕不要交給松永那夥人……對了，這張就是法玄大師所寫的同意書，您拿著吧！」

新九郎把紙條交給平助以後，很有禮貌地對新見說：

「大爺！讓您久等啦！我們走吧！」

新見一聽，不覺愕然，本來是想利用武力將新九郎逮走的，殊料，他竟會乖乖地束手就縛，這真是個怪人！新見茫然地自言自語，隨在新九郎之後離去了。

「喂！不要緊嗎？十吾……」

治助不安地用身子碰了碰十吾。

「嗯……」不安感也同樣覆上了十吾的心頭，雖然他想助新九郎一臂之力，但，對方是捕頭，他也愛莫能助啊！

（如果我是個同心——每當瞧見弱者受人欺侮時，十吾內心便會這樣想著——我一定要尋求合理的方法，來解救這些無辜的良民！）

「十手（捕快速捕罪犯時專用的鐵器）的功用就在這裏，它不僅可用來捕捉罪犯，同時，也可用來保護那些守法的良民……」

這是父親右十衛門經常對幼小的十吾所說的話。十吾本來已暗下決心，要以自己的父親為楷模，做一名偉大的同心，但，由於母親聲聲的哀求，他才放棄見習同心的職位，而且，還封刀退

隱，和母親遷到這條長巷來。

雖然身為驛站的帳房，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，可是，在十吾的體內却還流著他父親的血，是相當嚮往仗義行俠的日子。在母親的面前，十吾一直都極力裝作對目前的生活非常滿足的樣子，不過，現在一看到捕頭強行帶走新九郎，隱藏在十吾體內的某種力量受到了衝擊，已瀕臨爆發的階段了。

「大家都進屋裏去吧！這又不是看熱鬧！」

阿金大聲一喊，圍擠在一旁的人羣，都嚇得縮著脖子，蹣手蹣腳地回到自己的屋裏去了。十吾一眼瞧見混在人羣中的三田主水，不覺滿心疑惑——難道主水對新九郎的事也產生好奇嗎？——十吾想道。

十吾目送著主水將雙手插進懷裏，緩步地離去。

主水微頭微尾是個滿腹經綸的讀書人，他終日埋首於自身的研究工作，過著獨來獨往的生活，從未曾跟長巷裏的任何一位芳鄰打過照面，雖然大家都很尊敬他這個天文專家，但他却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印象。

「吃飯囉！十吾——」遠遠傳來母親的喊聲。

十吾一面高聲應著，一面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慢慢地往自己的家走去。

代官小栗龍之助是個五短身材的大胖子，經常面露貪婪的神色，是說話極為粗俗的人，幾可說人見人厭。

「松永元之進到我這兒來控告你，說你到他的宅第去恐嚇、搗亂，是不是有這回事？」

小栗的膝上坐著一隻小花貓。那隻小花貓和牠的主人一樣，有著肥胖的身軀，和一雙貪婪的眼睛，兇惡的眼光和小栗相互輝映，煞是有趣！

小花貓的脾氣可能很焦躁，只見牠不時伸出尖銳的爪子，在小栗的手背上抓了又抓。

「他是那種會被人恐嚇的貨色嗎？」

新九郎以輕蔑的眼神望了望小栗，仰頭哈哈大笑。

「的確，我曾經到松永府上去拜訪過，但是，在他屋內不僅養有一批梵天家殺人不眨眼的殺手，而且，他身邊還佩有一把鋒利無比的長刀，在我尚未請他表演刀術之前，他就露了一手讓我觀賞，這樣，還能算是我恐嚇他嗎？」

「不過，他已經到我這兒告你一狀啦！所以……哎呀！痛啊！小毛！不要胡來……」

小栗突然哀叫一聲，輕拍了一下小花貓的背部。

「牠可能感到很焦躁吧？來，小毛！」

小花貓聽到新九郎親暱的呼聲，「喵」了一聲，然後，從小栗的膝蓋上輕輕躍下，搖搖擺擺地走向新九郎，蹬地跳上他的膝蓋，溫馴地臥在上面。

小栗瞪大了那雙邪惡的小眼睛，很驚訝地說：

「嘻！這真是難得呀！小毛本來有個怪癖，是絕對不喜歡接近陌生人的，怎麼……」

「喔！原來小毛身上長了跳蚤啊！難怪牠的脾氣會這麼暴躁啦！」新九郎不理會小栗的訝異，低頭審視小花貓片刻後，才抬頭對小栗說。

「喔！是這樣呀！怪不得牠最近老是抓人！」

小栗恍然大悟地答道。

「這隻小貓似乎挺自負的嘛！看，牠那神情就像目中無人一般，聽說貓的個性就和牠的主人一模一樣……」

「你胡說些什麼！」小栗的目光冒了火。

「貓兒這種動物如果過度焦躁不安，有時忍不住便會一頭撞死，因此，應該及早治療牠身上的跳蚤，要不然，一頭撞死那有多可憐呀！哎！可憐的小傢伙！」

「那，能治好嗎？」小栗很緊張地問。

「待會兒你就派個人到我那裏去取藥吧！不管你藥到病除，醫藥費是五兩黃金——不二價

！

小栗張口結舌地直望著新九郎，半晌後才叫道：

「什麼？五兩黃金！這簡直是敲詐嘛！」

「你不買就算啦！小毛，你就一頭去撞死吧！」

小栗一聽，不覺大為著慌，連忙伸出右手三隻肥胖的指頭，在新九郎的面前一比，大叫道：

「三兩！三兩！」

「幹嘛！這又不是在大拍賣！」

「三兩，外加撤銷松永的控訴，如何？」

新九郎瞧見小栗那副倉惶的神色，不覺笑了起來，然後，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拍，喊道：「賣啦！」

八

就在此時，有個稚童像陣旋風般地捲進了閻羅長巷——那是剛和他爺爺平助，拿著新九郎給他們的紙條回家的長太。只聽得長太一面抽抽答答地哭著，一面喊叫道：

「救命啊！有人要來殺我爺爺啦！嗚——」

聽到了小孩驚恐的哭叫聲，吉兵衛、十吾、主水三人都不約而同地拉開自家的紙門，衝了出來。

「怎麼啦？小鬼，你不是跟爺爺回去了嗎？」

吉兵衛很粗暴地詢問著長太。

「有……有好多好多壞人……要殺我爺爺……」

長太驚魂甫定地結結巴巴說著。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十吾也焦急地大聲問道。

長太聽了，扭頭就往巷口跑去，他們三人也尾隨其後，想跟去看個究竟。不久，一行四人來到一條兩旁均種滿櫻花的路，遠遠便可看見平助像一堆破爛般地被丟在路的盡頭，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呻吟聲。他的衣服已被扯得七零八落，而且，全身也沾滿了鮮血，可能是遭了一頓毒打吧？

「真不是人！這一定是梵天家所幹的好事！」

吉兵衛一面彎腰抱起平助，一面忿忿地咒罵著。

「不！不是！」主水搖搖頭說道。

「噢？不是……」吉兵衛和十吾都吃了一驚。

「是那個大夫闖的禍！」

主水恨恨地瞪著平助，語重心長地說。

「胡說！這跟大夫有什麼關係？」

吉兵衛忽地一把揪住主水的前襟，扯著喉嚨大吼著，猶如自己被誣蔑般地暴怒不已。

「我絕不是無的放矢！假使，那個魯莽的大夫不去找松永交涉的話，今日就不會發生這種慘劇，換句話說，他要是不好管閒事，這個老頭也不會挨揍啦！」

主水說這番話自有其道理，因為，他認為，人必須安守本分，切不可做出僭越之事，否則必會惹禍，如新九郎強裝英雄好漢，愛打抱不平，結果才有這個下場。

十吾見吉兵衛和主水爭得臉紅脖子粗，趕忙側身兩人之間打圓場急急地說：

「不管誰是誰非，都等以後再爭論吧！現在趕快救平助老人家最要緊，再耽擱下去，恐怕就會壞事囉！」

吉兵衛和主水都訕訕地點點頭，不再開口了。於是，他們三人立即找來一塊門板，將平助放置其上，一面安慰著還有抽泣的長太，一面匆匆地回到長巷。

「三田大爺說的沒錯，都是我不好——」

從代官所回來的新九郎，看到傷痕累累的平助，內心有如錐心刺骨般地悲痛，黯然地說了這

句話後，連忙察看平助骨折之處以及傷痕，然後用燒酒洗滌傷口，再仔細地替他敷藥、包紮。

「這都怪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，我是想，就算松永不甘心要來尋仇，也會找到我頭上才對，哎！那裏料得到，他竟會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下毒手？——」

木板床上鋪著一條從十吾家借來的棉被，平助就躺在那墊被上，痛苦地呻吟著。主水，吉兵衛，治助和十吾，都很端正地坐在一旁，聚精會神地望著新九郎乾淨俐落的治療技術，果然高明無比，堪稱華陀再世。

「大夫，他的傷要緊嗎？」吉兵衛問。

「沒關係的，只是腹部的傷恐怕要治療一段時間，不過，對生命並不會構成威脅。」

「這樣我們就放心了，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！」

圍在一旁的衆人不覺鬆了一口氣，繃緊的臉部肌肉也開始和緩下來，但，新九郎的瞳孔中依然燃燒著一股怒火。

（如果老人家因我而死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的！）新九郎的腦中掠過這一絲念頭。

「大夫，你在發什麼呆？」主水問。

「該不會是要去找松永算帳吧？」

吉兵衛和十吾雙雙同時叫喊了起來。

「閉嘴！」新九郎對著他們斜溜了一眼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都回去吧！再這麼大聲嚷嚷，老人家和那條牛都會被你們吵醒的！」

正當此時，在「豐倉屋」的大廳內，有一羣人鬧烘烘地在那兒把酒互慶陰謀得逞——原來是代官小栗坐在掛著畫有一隻猛虎的長軸的牆邊，兩旁各陪侍一個娼妓，正以極難看的姿勢喝著酒；小栗的右手處是松永，左手處則坐著梵天大造，依次是他的大徒弟直次郎。他們亦皆左擁右抱，懷中青樓女子不斷地發出浪笑聲。

「嘿，那個混蛋大夫，這下够他瞧了吧？！」

大造色眯眯地將毛茸茸的大手，探進身旁娼妓的胸前，一面得意地環視衆人，奸笑道。

這時，突聽得「刷」地一聲，通往後面的紙門赫然被人拉開，「巨蟒」妙子的身影婷婷佇立當兒。

「喔！妙子，妳來啦？」

松永仍以一副冷傲的表情，對著妙子點了點頭。松永幾杯黃湯下肚後，臉色會越變越青，而且，他的酒癖極糟，專愛找女人的麻煩，因此，娼妓們對他總是敬而遠之，縱使被欺凌，由於畏懼他的權勢，也是敢怒不敢言。

「她就是鼎鼎有名的『巨蟒』妙子，你們看！……就是這個樣子……」

松永伸手一扯，妙子的前襟霍然敞了開來，大夥兒定睛一看，妙子的右胸果真有條巨蟒正昂著頭，吐出又長又紅的舌頭，直盯著衆人，巨蟒的身體就盤在左乳頭的四周。

「啪！」妙子出手打了松永手臂一下，嬌嗔道：

「討厭！這又不是隨意可以讓人參觀的！」

說著，趕忙用兩手攏了攏衣襟。

「妙子，不可造次，代官大人在這裏哪！」

小栗用手勢阻止大造狐假虎威的大喝聲。

「好！好！我就喜歡她這種脾氣，不要怪她……我們現在來談點正經事吧！——松永的宅第是不是需要繼續派人保護？那個貓大夫說不定會去搗亂喔！」

妙子的柳眉抽動了一下，但並沒有人察覺。

「只要他一走出閭羅長巷，馬上就有人來通知我——因為，我已在那兒設下眼線監視他的行動……」

松永胸有成竹地說。

「不過，那個大夫真的敢來嗎？」

小栗仰起脖子將手上的酒一口喝光，偏著頭問。

「我若料想得沒錯，他一定會來的……哈哈！當他來的時候，一眼瞧見你這位代官大人就在那兒坐鎮，必然會大驚失色，同時，要是他知道放高利貸的真正幕後主使人就是你，不知他會有什麼感想？哈！我想，他那吃驚的表情一定很好看，哈……」

松永的話使得大造和直次郎大笑不已。

「然後，我們就可在他頭上安個罪名，說他是冒犯了代官，趁機將他圍殺，這麼一來，便可收殺雞儆猴之效，這一帶就沒有人敢再與我們爲敵了，哈……」

松永越說越得意，笑聲幾乎震響了天花板。

小栗很滿足地從嘴角流露出一抹獍笑。

「可是，別忘囉！送他歸陰之前，要先跟他拿治療小毛身上的跳蚤的藥，因為，他治病的功夫還真不錯！」

「所以，我就說嘛！他是個大笨蛋，憑他那身醫術，如果乖乖地替貓看病，也能過着安穩的生活，又何必——」

直次郎帶刺的話，又惹得大夥兒哄堂大笑。

妙子突然放下剛舉到唇邊的酒杯，站起身來，大造覺得很詫異，問：「妙子，妳要上那兒去？」

「哎！不要問嘛！我要去如廁！」

妙子滿臉通紅地附在大造耳邊，悄聲地說着。約莫一炷香後，十吾被「豐倉屋」的保鏢叫出去，帶領着他來到「豐倉屋」的後門，和妙子碰了面。

「妙子，好難得嘛！妳今天怎麼沒喝醉？」

「我那還喝得下酒啊？我剛聽到一個驚人的秘密——」

妙子正一正臉色，開始一五一十地將剛才所聽到的話，告訴十吾。妙子和十吾交頭接耳的情景，讓外人看來，就像一個娼妓和小白臉正在商量如何遠走高飛似的。

「什麼？！要找藉口將大夫殺掉？」

十吾張大了嘴巴，幾乎合不攏來，臉上寫滿驚疑。

「爲什麼代官要幫助放高利貸的壞人呢？」

「這問題還不簡單，因爲，放高利貸真正的幕後主使人，就是那隻肥豬代官啊！」

聽妙子這麼一說，十吾整個人都怔住了。

浪人松永元之進爲何能在一夜之間，搖身一變成爲暴發戶，住進豪華的宅第，專營高利貸？在這兩、三年間，梵天家爲何能橫行鄉里，與松永狼狽爲奸，欺壓良民？既然有個權大勢大的代官做他們的後盾，這些難解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啦！

哼！真是一丘之貉——怒火在十吾胸中燃了起來。真恨不得自己是個捕快，如此便可糾彈這個貪官污吏啦！但，單憑娼妓的指控，是不足以成立罪證的，因爲，評定所（相當於今日的法院）需要的是真憑實據，而非道聽塗說，如果就如此莽撞地去鳴鼓申冤，恐怕只會被人一笑置之，說是胡言亂語罷了！

「我特地溜出來告訴你這些事情，目的是要請你轉達給新九郎知道，叫他絕對不要到松永家自投羅網，因爲，他們已設下陷阱，就等他去送死啊！」

妙子壓低嗓門吩咐了十吾這番話後，又急急忙忙地閃入「豐倉屋」內，突然傳來天龍寺報亥時響徹雲霄的鐘聲，十吾像被驚醒般，也匆匆地跑回長巷。

新九郎坐在平助的枕旁，正在替他換藥。

「喔——原來如此，現在我終於明白啦！」

聽完十吾的話，新九郎點點頭，說：

「十吾，那麼，就務煩你代我向妙子大姐說聲謝謝啦！同時，我也很感激你特意來告訴我這些事！」

「那裏，這是應該的……大夫，你要聽我們的話……」十吾再度叮嚀道：「絕對不可以硬闖松永家喔！因爲，妙子已經說過，那裏已佈下天羅地網要等你去啊！」

新九郎笑着對十吾眨了眨右眼，再以手勢指指酣睡中的平助，意思是叫十吾輕聲些，以免驚擾了病人。

於是，十吾便蹣手蹣腳地離開新九郎的屋子，回到自家的門前，當他正想伸手推開紙門時，一絲疑念突掠過了腦際——妙子為何要刻意來通知我們呢？

因，自古迄今，密子皆有項傳統規定，即嚴禁娼妓洩露狎客談話的內容，違者需受嚴厲的處罰。既然如此，那妙子為何甘冒此種風險，為他們通風報信呢？

——十吾抬頭望着屋瓦上，斜掛着的一彎殘月。

九

翌日黎明時分，十吾在朦朧之中，聽到新九郎家的紙門被推開的輕微聲響，連忙猛地跳了起來。

十吾早已料着，新九郎必會找松永算帳，而衝入松永家的最佳時機，即是破曉時刻，因此，十吾一整夜都不敢闔眼，待他正迷迷糊糊，剛要進入夢鄉之際，果然響起新九郎採取行動的訊號。

當十吾手忙腳亂地穿好衣服，猛一抬頭時，不覺怔了一怔，因為，他的母親佐和就端坐在他

的門前，以懷然的眼光直盯着十吾，十吾怯怯地喊了一聲：

「……母親！您怎麼起來啦？……」

「十吾，不准你去！」佐和厲聲阻止道：「我心裏非常明白，你一定是想幫大夫，到那個放高利貸的人家裏去……這一去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的！」

（糟糕！一定是昨晚在新九郎家談話時，被母親聽見了……）十吾咬咬下唇，心裏想道。

「殺人者必得償命，這是恒久不變之理，同樣地，別人身上若濺出鮮血，你的血也會漂流滿地，這是我所最不喜歡看見的事……我之所以逼你辭去見習同心的職位，出售同心的權利，為的就是怕你步你父親的後塵……為了不值一文的人情義理和面子喪命，這是多可悲啊！」

當十吾發現母親的眼眶蓄滿淚水時，他心裏就相當明白，自己是舉白旗投降啦！

「母親，您放心吧！我不會讓您失望的……」

結果，十吾便和母親約定，只是隨新九郎去觀看情況的變動而已，絕不携刀前往，佐和見此才肯讓他踏出大門。

「喂？三田大爺！您……」

十吾瞧見默默佇立街頭的主水，不由得嚇了一跳。

「你也要去嗎？」主水毫無笑容地問。

「我想去看看那個大夫，究竟是怎樣處理這件事，如此而已，並無其他用意……」

十吾急急地解釋道。當他一眼瞟到剛踏出大門的新九郎時，不覺又愕然不已，低呼道：

「三田大爺，你看！那把刀！」

主水抬眼望去，但見新九郎肩扛一把怪異的長刀，緩緩往巷口走去。那把長刀的刀身雖長些，但仍與一般長刀無異，最引人注目的是白木所做的刀柄，竟與刀鞘等長。主水面露訝容，對十吾說：

「嗨！這種怪刀具有掃刀、長刀、槍三種功能，是他爲了和多數人拚鬥時，能以寡擊衆，才將刀柄做得特別長的。我聽說，元祿時代，有個著名的武士赤穗四十七義士，採用堀內源太左衛門的構想，曾經使用這種長柄的武器，可是，這倒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樣的長刀。」

十吾這時才猛然想起，當新九郎初抵本地時，肩上所扛的用草蓆捲成的細長東西，原來就是這把長刀呀！

正當十吾和主水在討論新九郎的怪刀時，突見吉兵衛慌忙地走過來，十吾趕緊問道。

「喂！吉兵衛！你也要去嗎？」吉兵衛笑而不語，只是隨在新九郎身後，向前疾行，然而，不一會兒，治助也從拐角處閃了出來，跟在吉兵衛後面，三步併作兩步地急急追去。

十吾和主水見狀，也立刻提腳從後跟去。

行至關卡附近，新九郎立定脚步，回頭對他們說：

「你們都回去吧！不要再繼續向前走啦！」

「你明知道松永已設下陷阱，難道還要去送死嗎？」

「哎呀！我又不是去鬧事的，我只不過是想和松永理論，向他討回公道而已！你們不必耽心，趕快回去吧！」

「嘿！我如果沒有趕上這場熱鬧，湊上一腳的話，那我這個好鬧的吉兵衛之名，不就不名副其實了嗎？」

吉兵衛眨眨眼，笑嘻嘻地說着。

「對……對！我這個管……管家，也有責……責任，去看個究竟，不然，女……女主人是……是會罵我的。」

治助一面抖個不停，一面結結巴巴地說着。

十吾在旁，緊接着正容道：

「我受妙子之託，忠人之事，不能不看個究竟！」

主水却以幸災樂禍的語氣說道：

「嘿！我是去看熱鬧的，不看多可惜呀！」

新九郎被他們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弄得啼笑皆非，只是無言地笑着搖搖頭，轉身又大跨步地往前邁進了。

這時，日間挺喧器的內藤新宿街道，杳無人影，顯得異常落寞、冷清，天際燦爛的雲霞，宛如火焰般通紅，強風一陣陣覆來時，塵土便在街心打轉。

新九郎、吉兵衛、十吾橫排一列，快步沿着街道向松永的宅第行去，後面則緊跟着治助，再隔一段距離，主水肩扛一把傘，一手插入懷中，悠哉地隨後跟去。

「你們跟去沒用的，回去吧！」

新九郎再度停下脚步，扭頭對吉兵衛說。

「不！」吉兵衛倔強地搖頭道。

「何苦呢？回去吧！」新九郎仍不死心地勸解道。

「我說不就是不！」

「會有人死傷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哼！大不了一死，有什麼不得了的了！」

新九郎定定地望着吉兵衛，吉兵衛以為新九郎要以武力趕自己回去，便擺好架勢，打算迎擊，沒料到，新九郎却突然咧開大嘴，仰頭哈哈大笑，然後向治助招了招手。

「你如果想起我回去，那……那是辦不到的！」

治助還是不斷地打寒戰，眼睛往上吊，用力地說着：

「無論如何我都得跟去看個究竟！」

「哈哈！治助，你放心吧！我不是要趕你回去……」

新九郎笑着拍拍治助的肩膀，繼續說：

「我是要請你幫忙一件事的……」

x

x

x

從外觀望去，松永的宅第似仍和往常一樣，毫無動靜，但，宅內各隱蔽處，却已埋伏了六十餘名殺手，個個皆是殺氣騰騰。其中有大造手下的惡棍四十餘名，人人皆是一副短裝打扮；另外，還有代官所的捕頭新見所率領的差役二十名，他們亦都是將外褂的下擺高高撩至腰際，連袖子也都以繩子綁好，顯然是有備而來。

因為松永知道新九郎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，不敢掉以輕心，才佈下這個天羅地網，靜待新九郎自己送上門來。

「那個貓大夫真的會找上門來嗎？」

在裏間的屋裏，代官小栗這麼問道。

「一定會來的！我爲要激怒那個小子，才派人狠狠地修理那個老頭一頓，看到老頭兒被人打得遍體鱗傷，他不會默不作聲，一定會到這兒與師問罪的！」

松永似頗瞭解新九郎的個性，得意洋洋地說道。

這時，突有個大造的手下在前院大聲地嚷叫着。

「不好啦！不好啦！代官所起火啦！」

「喂？代官所起火？！」

衆人一聽，不覺大驚失色，急忙衝到屋外，翹首往十二社權現寺的方向望去，濃濃的黑煙確實從代官所的位置冒了出來，這下，小栗開始倉惶失措了。

「新見！不行啦！我得回去看看！」

「這麼一來就麻煩啦！」松永連忙拉住小栗的衣袖，說：「如果您老不在這裏，我們就沒有藉口殺掉那個小子啦！而且，剛才已有人來通報，說他已經到這附近來了。」

「喔！是這樣嗎？」——小栗低頭暗忖片刻，然後說：「那我的部下可以不必在此鎮壓，只要我獨自在這兒，就有名目除掉那個貓大夫囉！」

「嗯！這樣也是變通的辦法！」

「新見！你馬上率領捕快回去救火！」

「是，遵命！」新見單膝跪地，恭敬地領命。

於是，新見便率領着那二十名捕快離開松永宅第，快馬加鞭地趕回代官所，待他們定睛一看，才發覺那濃煙根本不是火災，而是治助聽了新九郎的吩咐，故意在代官所的後院燃燒大量的乾樹葉和木柴，所製造出來的傑作。

在此之際，松永的宅第裏也突起變故。

小栗跪坐的前方，有張榻榻米突然被人由下撐起來，吉兵衛的頭從下面冒了出來。

「嘿！找對地方啦！」吉兵衛得意地叫道。

「哼！還是幹木匠的內行——」

隨着聲音的傳來，新九郎也跟着爬上來。

松永被眼前的景象嚇愣了眼，但，旋即又恢復昔日的鎮靜，擺好架勢，厲聲喝道：

「貓大夫！你終於來啦！代官大人也在這裏喔！」

「哎——我老早就知道啦！今天我是來和你們談判的。你得付給平助十兩黃金的醫藥費……」

新九郎毫不在乎，慢條斯理地說着。

「什麼？！你膽敢獅子大開口，向我敲詐啊！」

松永紫脹着臉，咬牙切齒地怒罵道。

「別急，我還沒說完哪！……當然，以前的債務也就一筆勾銷啦！同時，你還要把所有的借據都燒掉……」

「混帳的傢伙！你是不是不要命啦？」

小栗氣得滿臉通紅，跳着腳怒斥道。

「無禮的狂徒，竟敢在這兒放肆！兄弟們，上吧！」

松永手一揮，一聲令下，四十多名彪形大漢立即蜂湧而上，將新九郎圍得水洩不通。

新九郎眉心一蹙，搖晃着頭說：

「哎！我就是不喜歡以衆擊寡，以強欺弱的事，難道你們這些有權勢的大財閥，都是羣膽小鬼？爲何不敢單打獨鬥，偏要仗着人多勢衆欺負人呢？」

「住口！」松永暴喝一聲，又接着大喊：「上吧！」

「殺——」四十多名大漢一起吶喊着，齊揮手中長刀向新九郎殺過來，一時但見刀光劍影一陣晃動。

新九郎將刀鞘甩開，兩手緊握刀柄，只見寒光一閃，已有數名惡漢立即應聲倒下。新九郎的刀法毫無章法可言，似是端賴過人的膽量而已，並且，他那衝鋒陷陣的氣勢，也像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。

的惡魔。

「咦？他的殺氣怎麼那麼重？」

在前院觀戰的主水，小聲地在十吾耳邊說着：

「看起來，他像是要把松永一夥人一網打盡喔！」

就在這時，有兩名受傷的彪形大漢，狼狽地從屋內滾了出來，當他們正想爬起來，衝出屋外逃命時，主水忽地一言不發，高舉雨傘，戮向他們的心窩，只聽得悶哼兩聲，他們已倒臥地面，不省人事了。

吉兵衛也在屋內奮戰不懈，他手持鐵鎚，見人迎頭就敲，凡是被他擊中的，莫不應聲而倒。

「哈！就這麼輕輕一敲，不就解決了嗎？」

當吉兵衛正得意忘形地叫着時，松永不知何時已無聲無息地逼近新九郎身後，舉刀以雷霆萬鈞之力橫砍向新九郎的腹部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但見新九郎高高躍起，翻身舉刀一劈，頓時，鮮血四濺，松永已如枯木遭雷劈，「碰」地一聲，倒臥血泊中。幾乎是在同一瞬間，新九郎雙手反握刀柄，往後一刺，小栗也一命嗚呼了。

「哎！好厲害的刀法呀！」

十吾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「心地那麼善良的人，怎麼……」

「簡直就像陰間鬼王閻羅嘛！……」

主水低聲地在嘴裏嘟囔着。

「吔！還真像閻羅王哩！雖然平常滿懷慈悲，但是，判罪時却是鐵面無私，大義凜然啊！」

十吾默默地凝視着新九郎，暗自思忖道。

新九郎端坐在橫七豎八的屍體中，慢慢地擦拭着沾滿血漬的刀身，這時，突然從角落裏跑出一隻胖嘟嘟的小貓，「喵！喵！」不斷哀叫着，走到新九郎腳旁。

「喔！原來是小毛呀！」新九郎把小貓抱在懷中，很愛憐地用手順着牠的毛，呵護地說：

「很抱歉喔！我把你的主人殺了，從此，你就是無主的流浪兒啦！我看，你就跟我走吧！」

新九郎剛才面露殺氣的神色已悄然遁隱，眼睛又恢復以往看護動物時，充滿關懷、慈悲的眼神了。

新九郎抱着小貓邁出充滿血腥的屋宇，這時候，天空陡然變色，細雨陣陣地飄了下來。主水默默地撐開雨傘，向新九郎靠過來，四人就這樣，迎着霏霏的細雨回到長巷。

x

x

x

當天午後，新九郎赫然出現在驛站內。

他神色自若地將如何擊斃放高利貸，壓詐貧民利息的松永、幕後主使者代官小栗，以及梵天家衆的來龍去脈，向八兵衛詳述一番，同時，也是來自首的。

但，八兵衛似置若罔聞地緊閉雙眼，仍像往常一樣，將下巴擱在算盤上，動也不動地假寐着。

「咳！今天還真悶熱！」

新九郎把袖子往上挽了挽，自言自語道。

牛車隊所捲起的塵沙，在亮麗的陽光下，描繪成游絲般的弧線，向着驛站的門內瀉了進來。

「做個人還真不錯，天氣熱了，只要把衣服脫掉，就涼快多了，可是牛兒就很可憐，牠們總不能把皮剝掉吧？」

雖然新九郎輕鬆地自我解嘲着，但，十吾却憂心如焚地瞪着八兵衛，靜待八兵衛的反應。

「掌櫃的，您趕快做個決定吧！無論如何，您老人家也是官府委派，維持此地治安的人員啊！發生這種大事後，您得立刻決定，到底要不要把大夫逮捕歸案呢？」

聽到這句話，八兵衛猛然睜開炯炯有神的雙眼，逼視新九郎道：「你做錯事了嗎？」

「不！一點也不！」新九郎斷然否認道。

「那麼，你就不要在這兒囉嗦啦！」

八兵衛厭惡地說着，又閉上了眼睛。

「這樣行得通嗎？就算您放大夫一馬，可是，勘定奉行所（相當今日的警務處）也不會放過他呀！不管什麼理由都是說不通的，因為，再怎麼說，代官確實是死在大夫手中呀！您老人家認為怎樣？」

「現正在調查中——」八兵衛頭也不抬地回答。

「什麼？」十吾提高聲音問道。

「你這個聾子！我說正在調查中，你沒聽見呀？」

八兵衛霍然睜開眼睛，怒視十吾大罵道。

「可是，要調查到什麼時候……」

「一直到水落石出的時候為止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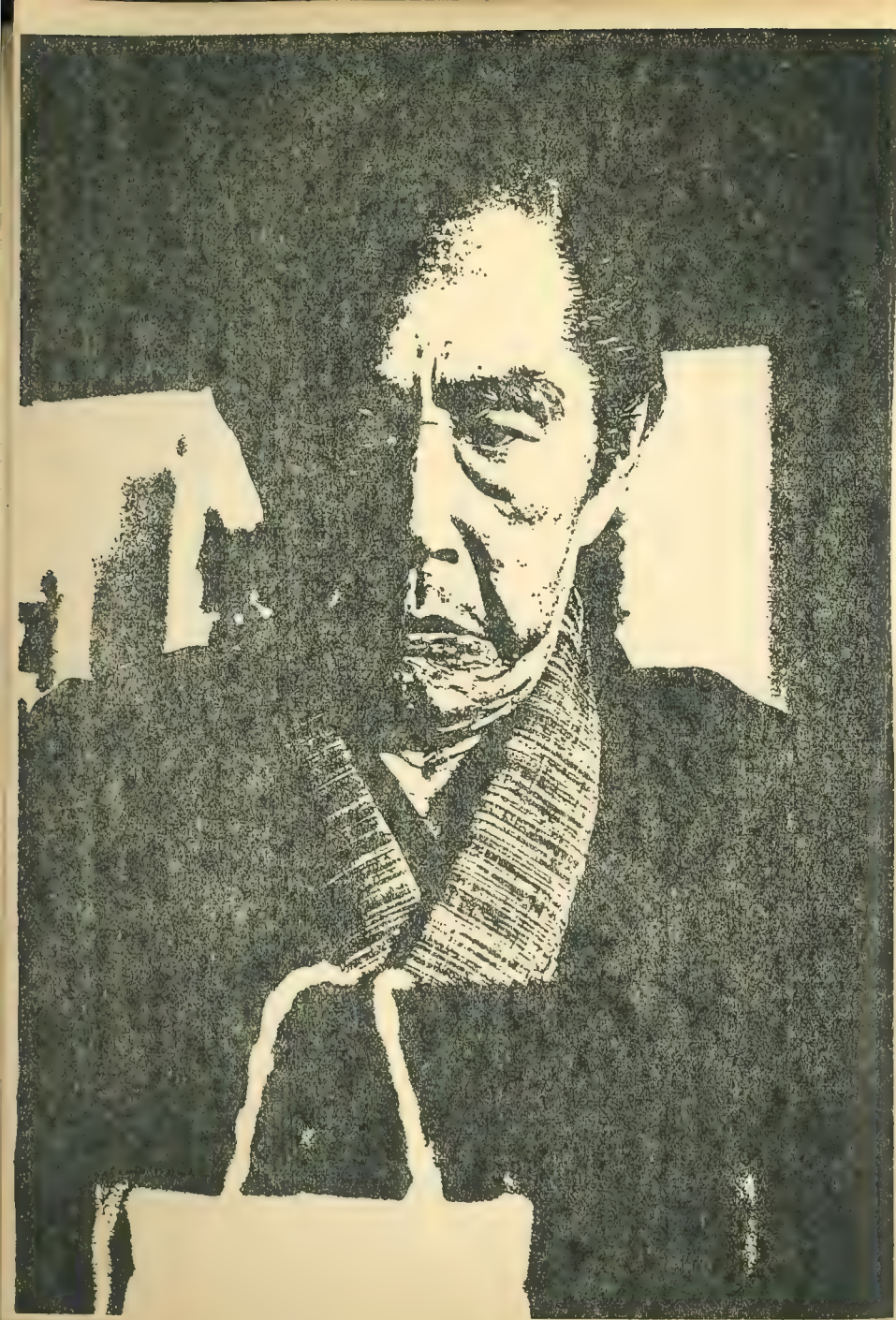
八兵衛重閉上雙眼，輕聲地答道。十吾心中的大石塊終於落地了，他暗自竊喜道：

（老人家一定是想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——）

可是，新九郎却怔怔地衝着八兵衛說：

「您老人家這樣算是維護治安嗎？」

靠在算盤上的八兵衛像是已進入夢鄉，對新九郎的指責充耳不聞。十吾笑着對新九郎搖了搖



頭，這時，新九郎才頓然領悟八兵衛的意圖，嘴角不禁浮現一抹笑意，說：

「嘿！這老人家真像一隻老狐狸啊！」

說着，他擦擦額頭的汗水，站起身來，又接着說：

「哎！既然如此，我該回去睡午覺囉！」

當新九郎提起脚步，正想離去時，突然聽到八兵衛似夢囈般地在後面叮嚀一句：「不要着涼喔！」

新九郎狐疑地回頭望望仍沉睡中的八兵衛，感到莫名其妙，十吾則若無其事地笑着說：

「他是在說夢話，經常都是這樣的啦！」

說着，便將新九郎送出驛站大門。

×

×

×

大約五天後的一個早上，平助和長太拉着牛車走出閭羅長巷，吉兵衛笑瞇瞇地向平助打招呼。

「平助，沒想到你這麼快就復原啦！恭喜囉！」

「我的年歲雖然大了，不過，因為我是個莊稼漢，平日做慣粗活，身體也鍛鍊得蠻強健的，所以，才會復原得這麼快……」平助略頓了頓，轉身向肩上放着小貓的新九郎，必恭必敬地鞠個

躬，謝道：

「但是，最主要的還是得歸功於大夫的醫術高明，不僅治好我的傷，也治好我的太郎……」
「我替您看病可是偷偷摸摸的喔！因為，我已經一再聲明，絕對不替人看病的，如果您叫得太大聲，讓別人聽見了，可就砸掉我的招牌囉！」

新九郎惡作劇地在那條牛太郎的頭上拍了拍。

「叔叔，以後我能不能到這兒找你玩？」

長太天真地膩着董稚的聲音，抱住新九郎問。

「當然可以，隨時都歡迎你到這裏來玩！」

「那麼，各位再見啦！嘿！太郎！我們走囉——」

長太接過爺爺遞給他的牛繩，用力一拉，可是說也奇怪，牛兒却似釘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阿金、治助、吉兵衛都很耐心地望着剛痊癒的牛。

「奇怪？我明明已把牠的病治好啦！——」

新九郎把臉湊近，想用放大鏡檢查牛的眼睛，這時，牛突然伸出溫熱的舌頭，在新九郎的頰上舔了一舔。

「哇！原來牠還是母的呀！」

新九郎猛地喊叫道，却惹得衆人捧腹大笑，在爆笑聲中，牛兒仍是我行我素地舔着新九郎的臉。

「殺人者必償命」——母親所說的話，確實是合理！直至今日，我仍相信這句話是真理，可是，今日凌晨，我却毫無罪惡感，也毫無厭惡地，不……我甚至以一種快樂的心理，來觀看一場血腥的殺人場面，在這場殺戮中，只令人感到「裁決」的嚴厲，而無殺人的殘忍。

這究竟是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？

同是殺人，有正當的殺人，亦有違法的殺人——不！決非如此一分爲二地簡單！以往，我亦曾目睹捕快或同心跳殺兇惡的罪犯，當執法者擊斃罪犯時，姑且不論是非曲直，我只覺得生命被扼殺，那是個悲慘的場面！我當時曾經想過，縱使對方犯了滔天大罪，也未必需置他於死地呀！然而，今日却迥然不同，眼見大夫殺死那些劊子手，心中的快感竟油然而生，這種心理又該如何解釋呢？

我想，這樁命案最後可能是以松永爲殺死代官的兇手來結案，因為，掌櫃八兵衛在報告書是這麼寫着，而代官所的捕頭新見，因怕代官放高利貸的不法行爲暴露，牽連到己身，便將驛站所呈上的報告書，順手推舟地呈給勘定奉行所加以裁定啦！

自從梵天一家銷聲匿跡之後，這裏的人們個個額手稱慶，認為以後地方上將獲得安寧了。而大夫新九郎仍和昔時一樣，每天都替一些小魚、小鳥治病，安分地過日子。有趣的是，他治病的收費標準常因人而異，譬如，富家太太帶著寵物小狗或小鳥來看病，他會索取兩朱銀或一兩黃金作為醫藥費；然而，如前日按摩師助市的女兒抱著瀉肚子的小貓，來請他治療，他却分文未取，反而送給那個小姑娘三個飯糰。這是因為，大夫知道助市近因脚疾行動不便，已兩、三天未能外出工作，出自一片惻隱之心，他只能略盡棉薄之力，以這種方法幫助對方啦！

在他關愛別人的心底，究竟還隱藏著些什麼呢？……他那種殺人時所產生的恐怖力道，到底是湧自何處呢？……又，他殺人時，為何會令人產生快感呢？……我實在很想去探索這個謎底，認識這個謎樣的人物……。

第二章 以牙還牙

一

現距薄暮時分尚有一段時間，有兩頂大轎匆匆地通過四谷關卡的舊跡。

關卡被封閉是在寬政四年那年，直到天保初年，那兒就只剩下殘垣斷壁供人憑吊，發思古之幽情。

關卡被廢除的原因，雖說是因當時已是天下盛平，無需關卡才廢棄，然而，也是由於龐大的維護費用，由當地居民平均分担，造成擾民的因素，故才積極廢棄的。

當這兩頂大轎一進入客棧街，不久便在一家名叫「阿多子屋」的澡堂前停了下來。從後面那頂大轎內下來的，是一個胖得像汽油桶，行動極為困難，約五十開外的男子，他就是和官府訂有契約的油商，「時津屋」掌櫃清兵衛。

「大人，已經到啦！」清兵衛謙卑地喊著。

前面那頂轎子的竹簾被人掀開，出來的是一個紅光滿面，臉呈四方型的武士，他即是居於芝愛宕下，俸祿三千五百石的大旗本山名外記，也就是當今紅遍半邊天的若年寄永井肥前守，最得意的屬下。

「清兵衛，我可不是爲了泡澡堂，才特意跑到新宿來的喔！」外記一本正經地對清兵衛說。「暫時還是請您下轎吧！這家澡堂是新宿最著名、最好玩的地方哪！」清兵衛陪著笑臉說。外記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情，搖了搖頭，但是，他仍下了轎屋隨清兵衛走入澡堂。外記並沒有帶著隨從，不消說，這次他是微服外出啦！

「啊！時津屋的掌櫃來啦！失迎！失迎！」

「阿多子屋」的掌櫃一見清兵衛駕臨，立刻搓著雙手，笑嘻嘻地迎了出來。

在錢瓶橋一帶，直至天正十九年多才有澡堂的設立，而澡堂內的女侍却大多兼營賣笑的勾當。

因此，「阿多子屋」表面上雖是澡堂，但，裏面却暗藏春色，擁有三十餘名娼妓，暗營不法勾當，同時還備有各種趣味性的節目，供客人遊樂。

「那麼，衣物就託你保管啦！」

「阿多子屋」的掌櫃笑著對清兵衛點點頭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那麼，兩位大爺今天要以什麼取樂呢？」

「大人，您打算化妝成什麼呢？」

「化妝？」外記睜圓了兩隻原本細小的眼睛。

「這家妝堂替客人準備了許多衣服和面具，隨客人的喜好，選擇自己所要穿的衣服和面具，化妝成另一個人，可是，那娼妓却一眼就能識破客人的身分，您說，這遊戲是不是很有趣？」清兵衛解釋道。

「喔？原來是這麼好玩啊！那你說，要化妝成什麼樣身分比較刺激、好玩呢？……」

外記的四方臉上浮現了一抹微笑。

清兵衛也同他一絲耐人尋味的笑容。

於是，兩人便隨澡堂的掌櫃進入更衣堂。當時，在內藤新宿一帶，像這樣可將化妝用的衣物出借給客人的澡堂僅有兩家，「阿多子屋」即是其中一家，鄰近關卡舊跡。

片刻後，他們均頭纏頭巾、身穿黃色大褂，一副俳偕（日本古詩的一種）師徒的打扮。然後，信步來到「豐倉屋」前，不住地觀望著。

「武士郎，過來坐坐吧！」

站在屋前拉客的，就是「巨蟒」妙子。

「別胡說，妳睜大眼睛看個清楚吧！他明明是一副俳優大師的裝扮啊！怎麼會是武士呢？」清兵衛佯怒地質問著「巨蟒」妙子。

「哼！」妙子從鼻孔輕哼一聲，嗤笑道：

「哎！客倌！你看看自己吧！你的左肩顯然比右肩高嘛！因為平常佩慣了長刀，現在一旦解下，左肩很自然地就高聳上去啦！」

外記呆若木雞地張著大口，半晌後才慨歎道：

「哎！好厲害的眼光啊！這女人真不簡單！」

「嘻！她在床上的功夫也很厲害哩！」

當妙子扯著外記的衣袖，想拉他入「豐倉屋」內時，一抬眼，突然發現街上有個十七、八歲的姑娘，拉著一輛車子很吃力地走過。車上坐著一個像是她父親模樣的中年男子，臉龐瘦削而蒼白，身上緊緊裹著一條破棉被，在他的腳旁有隻小白鴨，露出好奇的眼光，滴溜溜地望著四周，還不時伸長頸子「呱呱」地叫著。

「噢！好可愛喔！」妙子甩掉外記的衣袖，趕忙跑近車旁，伸手撫摸著小白鴨的頭，愛憐地說著。

「叫什麼名字呀？」

「我？我叫染子。」小姑娘羞紅著臉答道。

「不！我不是問妳，是問這隻小白鴨！」

「喔——牠呀！牠叫五郎！」

小姑娘任由額上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淌下，並沒有伸手拭去，就連忙回答妙子的問話。她穿著一件樸素的棉布衣裳，頭髮鬆鬆地挽成一個髻，用簪子插住，雖然已滿佈汗水和塵沙，但她那黑白分明，靈活亮麗的雙眸、弧型優美的嘴唇，以及銀鈴般悅耳的聲音，都予人一種健美的印象。

「我們趕緊進去吧！」

清兵衛偏頭去，像是怕被人發現身分似地，很匆忙地拉著外記的衣袖，壓低嗓門催促道。

「噢？你怎麼啦？」外記滿心狐疑地問。

「他就是佐野屋的掌櫃呀！……」

清兵衛以眼神瞞向坐在車上的中年男子，向外記示意，同時，還悄聲地附在外記耳旁，說：

「拉著車子的就是他的女兒染子，坐在身上的是他本人佐野屋掌櫃正助。他可能是被官府驅逐出深川，現在要遷到新宿落籍吧？」

外記撇了一撇嘴角，陰險地笑道：

「喔！原來就是那個因失火罪而吃上官司的佐野屋啊！哎呀！蠻可憐的嘛！不過，嘿嘿……」

我們可是撈到好處了……」

「但是，看起來也是怪可憐的……」

清兵衛像是極力要縮小自己肥胖的身軀似的，躲在外記背後，從縫隙中斜瞷著那輛車子。

「哼！你真是不中用！現在我們都已經要到這兒來尋歡作樂了，你還耽心這些幹嘛？……我們雖然是賴債不還，但是，其他人也一樣呀！何況，也並不單是我們的關係，他的佐野屋才宣告破產的呀！」

「嗯，說的也是……」清兵衛魂不守舍地應道。

外記一眼瞥見清兵衛神色倉惶，不覺滿腹狐疑，便以犀利目光逼視對方，低聲問道。

「清兵衛！是不是其中另有隱情呢？」

清兵衛慌亂地搖動雙手，答道：

「不！不！這怎麼可能呢？我只是想到，像佐野屋這樣的大商賈，也有今日的窮途末路，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慄——僅是如此而已，哈哈……」

清兵衛像要掩飾自己的失態，乾笑數聲後，就急忙地催著外記閃入「豐倉屋」的布簾內。

二

「不要這麼兇悍嘛！就算我是來催房錢的，也不要對我不友善啊！哎呀！痛死我啦！請原諒我吧！」

在暖烘烘的陽光所灑佈的井邊，那些閭羅長巷內的婦人們，並排著她們圓胖的臀部，低著頭洗蘿蔔。而，治助亦如往常般，在她們的周圍穿梭著，躲閃吉兵衛的拳頭。

「哼！我肯住在這種長巷破屋子裏，你就該感到無上的光榮、無限的感激啦！竟還敢來收房錢？」

追打著治助的吉兵衛，也和平時一樣，還是重複著這句話。他望著躲躲閃閃的治助，大罵道：

「你這個膽小鬼，不要一直躲在女人背後說對不起，有膽，你也該回頭和我較量較量啊！」

當吉兵衛一把揪住治助的前襟，正想重重賞他一拳時，突聽得耳邊響起一陣打雷似的狗吠聲，吉兵衛冷不防手中一鬆，治助便如倒栽葱般地跌倒地面，痛得哇哇大叫。

吉兵衛扭頭一瞧，不覺看傻了眼，原來，出現在他面前的，竟是一隻壯如小牛般的洋犬。

「哇！這是什麼怪物啊！——」

那些婦女們嚇得紛紛拋掉手中的蘿蔔，乍然站起身來，直瞪著那隻來意不善的巨犬。這隻壯碩的洋犬原來就是聖伯納狗。

也難怪吉兵衛等人會如此大驚小怪，因為，當時一般人所豢養的愛犬，大多是中小體型的秋

田犬，雖然將軍府中有較大型的土佐犬或紀州犬，但，平常百姓却不易見到，因此，他們首次見到體型龐大的聖伯納狗，其驚嚇的程度是不難想見的。

「好傢伙，你想跟我打架嗎？好，來吧！」

吉兵衛睜著銅鈴般大的眼睛，緊握雙拳，怒視著不斷低吼的聖伯納狗，忿忿地罵著，替自己壯膽，然而，他的雙腿却不住地打顫，看來，他並不是那隻狗的對手。

就在人狗僵持之際，突見新九郎匆匆地從巷口走進來，大聲地喝止道：

「吉兵衛，你要敢欺負牠，我就叫你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「欺負?! 喂！到底是誰欺負誰？」

吉兵衛發出怯憐的聲音，有氣無力地說著，剛才追打治助的那股氣餒，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踪。

「這隻聖伯納狗是荷蘭商館長所豢養的愛犬，你可不能傷牠一根汗毛！……我先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惹牠生氣，牠一發怒就會把你的鼻子咬下來的！」

「噢?! 開什麼玩笑！鼻子怎麼可以……」

吉兵衛說著，連忙用手緊緊護住自己的鼻子，好像真深恐被那隻巨大一口咬下似的。

「因為，我的鼻子攏攏總總也只有這一個呀！」

「如果牠真把你的鼻子吃下去，恐怕就會消化不良囉！」新九郎笑著摸摸那隻聖伯納狗，只

見壯如小牛的巨犬，竟然馴良地坐了下來，舔舔新九郎的手臂。

「早啊！」衆人循聲望去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原來是女屋主阿金款擺柳腰地從巷口走了進來。今早，她的妝扮有些異樣，但見她雲髻高挽，淡抹胭脂，身著淡藍小花的外衫，和她的氣質非常相稱。

最近幾天，阿金似乎越變越婀娜多姿了——這是閭羅長巷內所有主婦的一致看法。有人說，她因與夫婿個性不合，已告仳離；而另一說法是，其夫婿已經過世了。究竟那個說法正確，並沒有人知悉，同時，她平常又不喜接近男人——事實上，也未傳出有關她的羅曼史，因此，其裝扮一向樸素，甚至有點不加修飾。然而，自從新九郎搬進長巷後，阿金的打扮顯著地改變了，這可能和新九郎有關吧？

跟在阿金身後的是染子，她一面注意著水溝上的蓋板，一面拉著車子進入長巷。

「這對父女從今天開始，就要搬進以前新九郎所住的那間屋子……」阿金環視衆人，指著染子父女大聲宣佈：

「以後，你們可得好好對待他們喔！染子的父親生病了，只有她一個女孩兒家能賺錢維持家計！」

「以後請各位多多照顧、多多指教！」

染子像男人般地抱拳向衆人打招呼。

「治助，你幫他們卸行李吧！」

吉兵衛斜溜著眼望著將行李卸下的染子，嚥了一口水說：「嗯！看起來蠻好吃的嘛！」

「你在胡扯些什麼！對你來說，她太年輕啦！」

新九郎用肘部狠狠地撞了撞吉兵衛。

「哎——我不是說那個小姑娘啦！我指的是那隻鴨子，大阪鴨是以色白、肉嫩出名的哪！」

「真是混帳！那個小姑娘把那隻小白鴨當作寶貝一樣地養著，你怎麼可以作這種非分之想？要是你再敢輕舉妄動，打那隻鴨子的主意，小心你的鼻子！」

吉兵衛聽到新九郎的警告後，下意識地用手掩住自己的鼻子，不懷好意地直瞪著腳旁那隻聖伯納狗。

x

x

x

第二天早晨，在驛站裏，十吾一手拿著帳簿，口中不斷地點著圍聚在他周圍的工人。

因，玉川河的隄防被上個月的傾盆大雨沖得有些鬆垮，爲修護長約四百公尺的石牆，十吾才召集五十名工人來工作。現在，他就是要將每個工人的特徵和年齡，一一記在帳簿上，以免收工後發工錢時發生錯誤。

「好，下一個……」

十吾一眼瞧見出現在面前的工人時，不覺怔了怔。這個工人和其他人的裝扮並無兩樣，也是身著短褂、緊身袴，頭紮布巾，外表看似一個男人，但，實際上，「他」却是昨日剛搬進閭羅長巷的染子。

「染子，妳不是姑娘家嗎？」

十吾沈吟半晌後，抬頭問道。

「是呀！我是女孩子呀！」染子挺著胸答道。

「姑娘家可是不能參與這個工作的喲！」

「咦？姑娘家就不准做工嗎？」

染子理直氣壯地反問道。

「當然並沒有這項規定，只是傳統上女孩子是不做這種粗活的，何況，一個姑娘家混在一羣粗暴的男人當中，遲早總會出問題的，妳還是回去吧！」

「但是……掌櫃的說可以呀！」

「掌櫃說的？」十吾皺了皺眉問。

染子望著眉心糾結在一起的十吾懇求道：

「真的啦！因為我父親生病，需要很多很多的錢，我到處打聽，在這一帶，惟有驛站的工人工錢最多，所以，我一大早就去拜託掌櫃，他已經答應讓我工作了……」

「工錢多就是表示工作很辛苦的意思，妳知道嗎？一個女人，尤其像妳身體這麼單薄，一定無法吃這種苦的。」

十吾苦口婆心地勸著染子，希望她能量力而為。

「我一定做得了，讓我試試看吧！……我實在是需要那些錢啊！」染子仍不死心地央求道。

十吾深深地歎口氣，很難過地望著孝心可嘉的染子，他想，兩人彼此這麼爭論，永無法獲得結果的，不如再去請示掌櫃，看他老人家的意思再予定奪吧！於是，他說：

「染子，妳在這兒稍等會兒吧……」

十吾說畢，連忙走到櫃枱，問道：

「掌櫃的，您是不是僱了個姑娘來工作？」

八兵衛仍將他的下顎抵在算盤上，閉著雙眼，像座雕像般，坐在櫃枱內假寐著，對十吾的問話毫不理會。

「那個姑娘不可能會做那種粗活的，而且，讓她混雜在裏面，也會影響其他人的工作情緒呀！我是不是可以叫她回去？」十吾小心翼翼地問道。

「不可以！」八兵衛突然發出一聲低吼。

「喂？」十吾被八兵衛這聲斷然的回答，嚇楞了眼只是急急地辯答道：「為什麼？她是個姑娘家呀！」

但，再也聽不見八兵衛的聲音了，似乎剛才那句突兀的答語是囁語。不久，八兵衛又發出沈沈的鼾聲睡著啦！

「嘻！真拿他沒辦法，每次一提到他不喜歡的事，就要假裝入睡，迴避答話——」

因此，十吾只好悻悻然地回到染子等候的地方，把她的名字登記在帳簿上，心中不住地頂撞著八兵衛：

（哼！老頑固！明知不可為之事，偏要勉強去做，真是莫名其妙！……還有，妳這個不自量力的小姑娘，我已經警告過妳啦！忠言逆耳，愛聽不聽，萬一不支倒了下來，那也不是我害妳的！好自為之吧！）

昨夜，當治助帶領染子挨家挨戶地去打招呼，來過十吾家後，十吾的母親佐和憐憫的口吻說：

「哎！真可憐！那個姑娘大概做夢也沒想到，有日她會落魄到住在這種長巷裏吧？」

「為什麼呢？母親……」十吾對母親無由的喟歎，感到不解，支著頤問道。

「噢？你注意到那個小姑娘的一雙纖纖玉手嗎？她的穿著雖然樸素，但一看那雙手，就可知道以前必是個富家千家，從來沒做過粗重的工作，是朵溫室的花朵呀！」

「我需要錢！」十吾的腦際突然閃過染子說這句話時，兩眼所露出毅然不移的眼神。

吃過午飯後，十吾便上堤防查看，堤岸兩旁所栽種的櫻花，有小鳥在枝頭上跳躍著，而成羣的蜻蜓亦無憂無慮地在萬里無雲的秋空中飛舞著。

當十吾走到這兒時，娼妓們的喧鬧聲、街上趕牛車的吆喝聲，都已聽不見了；暖洋洋的午後秋陽照射在運河的河面上，發出粼粼波光，閃耀在十吾的眼底。

玉川河是在承應二年，由玉川兄弟疏濬而成的。他們在羽村町導入多摩川的河水，流經小金井、井之頭、代田橋，直到四谷的關卡。總長約四十公里。

玉川河疏濬完成的翌年，因發生了著名的明曆大火，官方紀錄均付之一炬，所以，有關有河工事方面的正確紀錄並無人知曉。但，遠在四百年前，不借外國的工業技術，而能獨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實屬難能可貴！

玉川河自關卡以下，就導以石製或木製的地下水管，埋設在甲州街道的地下，如此，江戶的西南一帶，便可普獲飲水的配給，換言之，內藤新宿的所有居民，無人享受到此條水道的恩惠。同時，人們也在堤防上栽種兩排櫻花，每至開春時節，等於是提供了遊客們賞花的最佳去

處！

——喔！他們正在埋頭苦幹呢？——

十吾以手遮住耀眼的陽光，遠眺對岸的堤防上。他一眼便瞧見染子嬌小的身軀，她混在一羣粗壯的男人當中，肩挑笨重的石塊，吃力地行走的模樣，實在令人憐愛！

——她大概也只能支撐過今天吧？到了明天，她就會全身痠痛，無法起床啦！唉！雖然她是值得同情的，但是，我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！——

十吾想著，心裏好不悵然，便蹣跚行至驛站。

夕陽一西沈，堤岸上的工人就收工，魚貫回到驛站。他們有的一拿到工資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附近的娼館去尋樂，有的則飽以老酒，雖然行樂的方式不一，但，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學，却是頗耐人尋味的。

十吾看到最後露臉的染子，不覺浮現一絲苦笑。

染子佝僂著背脊，雙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小腿，那種姿勢猶如西洋木偶一般，她正以一種奇怪的步伐，跨過驛站的門檻，吃力地向十吾走過來。看她那痛苦萬分的神情，似乎若不用兩手去抬動她的腿，就無法向前邁進半步啦！

「……妳還好吧？」十吾關切地問。

「唔！還好！」染子一面接過十吾遞給她的四百五十文工資，一面有氣無力地答道。

「妳說說！那種工作就算是身強體健的男人，第一天也會直喊吃不消，妳只不過是個弱女子，怎麼捱得過呢？不要逞強啦！要是搞壞了身子，那可就糟啦！」

「我說沒問題就是沒問題，你不要在旁囉哩囉囉，我不想和你說話了……」染子吐了一口氣，不耐煩地說。

十吾聽了，只有衝著染子苦笑，不知該說些什麼好，看情形，染子可能是累得連答話的力量都沒啦！他暗忖道：回家後一定得請母親替他們父女做些吃的東西送過去，因為，看她這副可憐兮兮的模樣，根本就不可能動手燒飯給她父親吃啊！這樣他們豈不是要挨餓嗎？

十吾將染子送回長巷的住處，當他們行至巷口時，突然從空中飛來一隻男人的木屐，正不偏不倚地擊中染子的膝蓋，只聽得染子「哎呀」慘叫一聲，已倒在地上。

「哎！染子，妳怎麼啦？」十吾急忙彎腰查看。

「糟糕！糟糕！是不是傷到人了……」

隨著聲音的傳出，主水也慌慌張張地跑過來。

「對不起！平時很少有這種不幸事故發生的！……不要緊吧！小姑娘！」

因公儀膳部方（幕府內的膳房）又派人來詢問明日的天氣預測，所以，主水便依慣例，將木

屐甩至街心，詎料，這次竟會傷及路過的染子。

染子雖然搖了搖頭，但她却全身乏力，跌坐地上再也站不起來了。正蹲在井旁淘米的治助見狀，趕緊跑去通知新九郎。不久，新九郎也匆忙趕來了。

「有沒有什麼甜的東西？……」

新九郎用手扳了扳染子的下顎，審視她的臉色，然後，環顧眾人說：「餅乾、甜豆都可以，只要是甜的東西都可以救急，你們趕快去拿來吧！」

「甜麻薯可以嗎？……如果可以的話，剛才那個客人送來了一包，我可以去拿來……」

聽到這話，治助便三步併作兩步衝進主水的屋子，將放置在玄關處的那包用竹皮包裹的東西，拿來給新九郎。新九郎打開一看，裏面果然是甜麻薯，於是，他就拿了一塊放在染子的唇邊，說：

「吃吧！染子……」

「我沒辦法吃……」染子搖搖頭，輕輕吐出這句話。

「非吃不可！要消除疲勞，吃這個最有效！」

新九郎斬釘截鐵地說，染子不得已，只好勉強吞下一個麻薯。主水在旁拍拍胸脯，鬆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是疲勞過度，不是我的木屐害的呀？」
「那當然，你的木屐又不是鐵做的，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威力？」新九郎面露揶揄的笑容，答道。

這時，有個身著紫色外褂的武士，推開人牆，擠到主水身旁，陪著笑臉問道：「明日的天氣究竟如何？」

「刮強風，早晴，午後轉多雲！」

主水面無表情，像唸經般地回答。

「確實沒錯嗎？……因為，侍候大人食用喜愛的菜餚，是我們御膳房的責任，假使明日果真多雲的話，那……」

「少囉囉！不相信就不要來問我好啦！」

主水很不耐煩地揮一揮手，大聲吼道。

武士沒料到主水會這麼暴躁，連忙慌亂地哈腰道歉，然後自懷中掏出一兩黃金，塞入主水的袖中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主水望著他的背影，仍喃喃咒罵著。

「我已經好啦！謝謝你！大夫！」

染子這時已恢復體力，她向新九郎道謝後，便站起身來，搖搖擺擺地走向自己的屋內。

「咳！剛才真嚇我一跳！因為，我不喜歡那個來詢問天氣預測的傢伙，所以，一怒之下便忘形地踢出木屐……我還以為是我的木屐闖禍了呢！」

「看起來好像不是一般疲倦嘛！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治助滿心疑惑地問呆在一旁的十吾。

「她今天一整天都在挑石子呀！」

這下，主水不禁呆住了，他訝異地問道：

「做工？她那種身體承受得了嗎？」

「我也一直勸阻她，可是，她非常倔強……」

「不是倔強，是因為她不得不如此做……」

新九郎以低沉的嗓音，從旁解釋道。

「不得不？你怎麼知道？……」

「一個沒有挨過餓，受過凍的人，是無法瞭解的……」

十吾猛地抬起了臉，直視著新九郎。這句話聽起來雖是如此平靜，但却在十吾的心湖激起了無數的漣漪。

「一個女人只要出賣肉體，就可很輕鬆地賺進大把大把的銀子，尤其是在這樣的一條街上，

更是易受影響，但是，她若抵死也不肯出賣自己的靈魂，而且又亟需一大筆銀子時，就只有出賣勞力，去賺血汗錢啦！……爲了侍奉生病的老父，不辭辛勞地賣命，她真是個好女孩！」

新九郎邊說邊搖著頭，無限慨嘆道。

在這剎那間，十吾終於頓悟了。

——掌櫃的一定也是這麼想——

十吾突然覺得自己就像不知人間憂愁的頑童，頓時羞愧滿面，簡直是無地自容。就在略透寒意的晚風中，十吾聳著肩，勾著脖子，悄然地回到自己的家。

三

詎料，十吾的預想錯啦！翌日清晨，染子又開始起來打點，準備到驛站上工了。聽到窸窣的聲音，正助直起上半身，以沙啞的聲音，無限心疼地問道：

「妳還要去上工嗎？」正助望著染子瘦削的背影，很痛苦地說：「昨晚，我聽到妳在床上輾轉了一整夜，還不斷地呻吟著，這樣，妳今天還可以支持嗎？……」

「不要緊的，他們都說，只要三天就習慣了。」

染子一面做著飯糰，一面笑著回答。昨夜，佐和送了一些飯菜給他們，所以，她現在正利用

昨晚沒吃完的菜，做些飯糰，當作自己和父親的中飯。

事實上，染子現在只要稍微一動，全身的骨頭就會發出聲響般地痛徹心扉，而就算輕輕吸一口氣，背部也會痠痛不已，這種情形就像全身背負著重石，連抬起一根手指頭，都覺得力不從心，痛苦萬分。

僅僅一個月前，她還是深川最著名的油類批發商「佐野屋」的掌上明珠。當時，她天天均以習練常盤津（日本古典舞蹈之一）和中國國畫打發日子，可說是不知人世憂愁的溫室花朵。就在一月前，有個刮強風的夜晚裏，祝融肆虐却成了她生命的轉捩點……

那晚，「佐野屋」的儲油倉庫突莫名其妙地燃燒了起來，由於強勁的風力所致，火勢頓時變得熾烈而不可收拾，在轉眼間，已波及隔鄰的雜貨商店和民宅，成了一片火海。雖然鄰人並無傷亡，但，「佐野屋」的獨子，也就是染子唯一的哥哥久太郎却葬身火窟——在火勢被撲滅之後，救火員在起火的儲油倉庫內，發現了他已被燒焦的屍體。

因爲「佐野屋」是火首，而且，他還使附近鄰居蒙受其害，並燒死自己的獨子，依照當時的法律，是要被判離開原來居住之地的，換句話說，「佐野屋」全家需離開江戶，不可在品川、板橋、千住、本所、深川、四谷等地居住。

「染子，都是爹不好，如果以前借給別人的錢，可以要回一半……不！只要追回十分之一的

話，就不必讓妳去吃這種苦，而可過著舒服的日子啦！」

染子對著滿懷歉疚的父親，露出開朗的笑容，說：

「爹，您不要老是對我感到抱歉，女兒怎麼消受得起呢？……我們家本來就不是專營高利貸的，追不回來的債款也就算了，何況，所有的借據也都在那場大火中，統統燒毀了，所以，您還是看開點，不要再想了吧！」

說著，染子用飯盆盛些飯菜，上罩一塊潔淨的紗布，放在正助的枕旁，笑瞇瞇地安慰道：

「爹，這是您的中飯，我給您擱在這兒吧！……哎！不要再想那些無用的事了，只要您的身體能早日康復，也就謝天謝地囉！……對啦！爹，小心看著五郎，不要讓他溜到外面去喔！因為，隔壁那個木匠，每次望著五郎時，眼神總是有點怪異……那，我走啦！」

染子吩咐完畢，便跛著腳，一拐一拐地走出家門，正助望著女兒逐漸遠去的背影，不禁老淚縱橫，喃喃道：

「一千兩！……只要有一千兩！……不！有一百兩也就够了，一百兩也就够了……」

正助抬頭看了看滿佈污點的天花板，自言自語著，他的眼神突閃過一抹光芒，像是在想什麼心事似的。

「伯伯！……伯伯！……」

？

隨著童音傳來，紙門也被推開了，進來的是住在斜對面，一個年約七歲，名叫三太的孩童。

「伯伯，五郎借給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鴨子？你要借鴨子幹嘛？」

「我要帶牠到河裏去游水，牠一定會高興得呱呱叫！伯伯，讓我帶五郎去玩玩水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過，這隻鴨子是姊姊的寶貝……」

「喔——不行啊？」三太童稚的臉上透出一絲失望。

「三太，實在很抱歉！」

「我從來沒有看過鴨子游水，所以，才想來跟伯伯借五郎，如果伯伯肯把五郎借給我，我什麼都願意做！」

三太背後跟著三個小遊伴，每張小臉都露出渴望的表情，熱切的眼神不斷地注視著正助。

「你真的什麼事都願意幫我做嗎？」

正助的嘴角抽了一下，急急地問三太。

「是的！伯伯，只要您肯讓我帶五郎去河邊玩！」

「三太，你會不會拉車？」

「當然會囉！你們說，是不是？」

「那麼，伯伯就坐在屋簷下的那輛車子上，麻煩你幫伯伯拉到堀留，好嗎？不過，不能告訴姊姊喔！」

「好啊！」三太很興奮地點頭答應。

於是，正助拄著拐杖，吃力地站起來。他是因中風以致半身不遂，雖然走動時不會有什麼疼痛感，但，行動異常不便，每每心裏乾著急，四肢却不聽使喚。

那幾個孩童像發現了有趣的遊戲似的，七手八腳地把車子拉到門口，扶著正助坐上車，然後將車子拉到堀留。

「就是這裏，可以讓我下車了！」

當車子走到掛著「官方特約油商時津屋」招牌的店舖前時，正助低聲地跟三太說道。

三太順從地停下了車，讓正助一手扶著他的肩膀，一手拄著拐杖，移動著不聽使喚的身體，緩慢地走進店內。

正坐在櫃檯內撥弄算盤的清兵衛，一抬眼瞧見正助來訪，不覺臉色大變。在那瞬間，他像是要拔腿遁逃般地匆匆起身，但，一會兒後，他又恢復鎮靜，扮著一副不自然的笑臉，向正助迎了上去……。

「嗨！原來是佐野屋的掌櫃來啦！失迎！失迎！」

清兵衛招呼著，扭頭叫店裏的小夥計拿來一張坐墊，讓正助坐在櫃檯旁，兩人好交談。

「唉！真是飛來的橫禍啊！我本來很早就想去探望您的，可是，實在是忙得無法分身……」

清兵衛先聲奪人般地滔滔解釋道，然而，正助却揮揮手，示意清兵衛不必再繼續說明理由了。

「時津屋！今日我來訪，不為別的，只是希望你能將以前的借款還我……我要不是遭此變故，迫不得已，實在是拉不下這張臉，登門向你求債……」

正助訕訕地說著，不覺低下了頭。

「要債？——要什麼債啊？」

清兵衛佯裝不知情，瞪大眼睛反問。

「總共是三千兩黃金，你若不願一次還，分期還也可以……一次要五百兩，或一百兩都可以……」

清兵衛的嘴角突掠過一絲狡猾的笑意。

「哎呀！你這個佐野屋的老掌櫃啊！怎麼這樣貴人多忘事呢？是不是年紀太大，腦筋不管用啦！那三千兩黃金明明早就還你了，怎麼會再來向我要債呢？」

「胡說！你什麼時候還我債款了？」

「那，你把借據拿出來我看看吧！」

正助瘦削的臉龐，因過度憤怒，而變得一陣青，一陣白，握住拐杖的手也不斷地顫抖著。

「時津屋！你當然也知道，由於那場天災，使得我家破人亡，那些借據也隨著大火變成一堆灰燼了……」

「你的兒子葬身火窟，固然值得人一掬同情之淚，但是，沒能及時將借據搶出來，對一個生意人而言，實在是莫大的錯誤！你總不能把自己的錯誤，加諸別人身上啊！這種作風實在要不得呀！」

「不！有證人！當我要把三千兩黃金借給你時，你們時津屋的帳房也在場，不然可找他來對質！」

正助像發現一線曙光般，興奮得叫起來。

「可是，很不湊巧地，我還債時帳房並不在場呀！」

清兵衛眼中閃過一抹詭譎的笑意。

正助猶如五雷轟頂般，頓時楞在原地，半晌都說不出話來。當他回過神時，眼睛像要噴出怒火似地直瞪著清兵衛，身子不停地顫慄著。

「哎呀！不要生氣嘛！會氣壞身子的！如果你缺零錢花，那不成問題的啦！我可以……」

清兵衛說著，便從錢袋裏掏出一朱銀，丟在櫃檯上。

「三千兩黃金只換得一朱銀？」

正助氣吁吁地一拍櫃檯，把那錠銀子震得「碰碰」亂跳，指著清兵衛的鼻子低吼著。

「你不要？嘿！那就算啦！我還可省下這一朱銀子哪！……對了，前些日子，山名大人一見你那位俏麗的女兒，驚為天人，想收她為偏房，要我問問你的意思如何——怎樣？關於這問題，你不要考慮考慮？」

正助再也無法忍下這口氣了，他氣沖沖地站起身來，舉杖就想照著清兵衛的臉打下，一來踉蹌，身子便歪扭了兩下，著著實實地跌坐地上。

「伯伯，您不要緊吧？……」

三太和三個遊伴在外見到正助跌坐地面，嚇一大跳，連忙衝進屋內將正助扶起。正助因過分激動，牙齒不住地打顫，身體也不停地抖著，被這些孩童扶出「時津屋」外。

「我想要休息一會兒，讓我下來吧！」

當車子行至玉川河畔時，正助喚著長太，這麼說。

「三太，你帶鴨子去游水吧！」

孩子們一聽要讓小白鴨到河裏去游水，都高興得手舞足蹈，大聲地嚷叫著，然後，一羣人呼嘯而去，只留下正助一人獨自待在河畔。正助見孩子們的背影消失後，便歪歪倒倒地走上堤岸，但，一個不注意，他的腳却被底下的石塊絆倒，整個人都摔在堤岸上，於是，他就匍匐著，緩緩爬向河水滾滾的玉川河畔。

——染子，爹真對不起妳！爲了不使爹成爲妳的包袱，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！——
正助在心裏默默地向染子惜別後，就像倒栽葱般，「撲通」一聲，直墜河中。
「啊——糟糕！有人掉進河裏啦！」

這時，恰巧治助替阿金外出辦事，路經此地，一眼瞟見正助墜入河裏，不由得驚呼一聲。治助無論做什麼事，總是搞砸，唯獨游水最拿手，因爲，他是在千葉鴨川土生土長的，所以，其游水技術相當高明，閭羅長巷裏幾無人望其項背。

治助迅速地脫下衣衫，也跟做「撲通」一聲跳進河裏，抓住正要沉入河底的正助的後衣領，將他拖上了岸。

「還好天氣這麼暖和，要是河水稍冷些，他早就凍僵啦！他的心臟非常衰弱，實在好險……」

新九郎檢查被抬進家裏已奄奄一息的正助後，這麼說。

清醒後的正助，不勝唏噓地說：

「哎！救我幹嘛呢！像我這種一無是處的老頭，如果死了倒可省點麻煩，就不會成爲染子的累贅啦……」

對著兩眼茫然望著天花板的正助，新九郎啞道：

「就是這樣，我才不喜歡替人看病！就連小牲畜都有求生的意志，何況是人呢？你怎可說出這麼喪氣的話！」

「我並不是說喪氣話，我是真有這個打算……」

正助收回茫然的眼神，囁嚅道。

聽了正助的話，新九郎不由得怒火中燒，便破口大罵：

「您知道嗎？您的命可不是能由自己隨意擺佈的……」

治助在旁聽到新九郎的咆哮，像是自己挨了罵似的，嚇得跳起來，離地約有一尺之高。

「如果沒有染子，您的命就完蛋了，就因有染子的悉心照顧，您才能活到今日，您說對不對？……所以，您的命是染子賜給您的，您們心自問，如果沒有得到主人的允許，是不是可以隨便把命送掉呢？」

從正助無神的眼睛裏，撲簌簌地淌下無數滴清淚。

「染子爲了奉養您這個唯一的親人，不惜在外拋頭露面，和一羣粗暴的男人並肩工作，每天挑著幾乎可把脊椎骨壓斷的石頭，就爲賺那幾百文工錢，您不覺得染子很可愛、很孝順嗎？……她是因重視您的生命，才肯那樣犧牲自己呀！而您這個不明事理的老頭，竟然會做出這種傻事，您不覺得可恥嗎？……」

就在新太郎一語甫畢時，紙門「唰」地被人用力推開，但見十吾和染子一前一後，匆匆地衝了進來——這是治助打發三太去通知十吾的。

「爹——您怎會做出這種傻事呢？好傻，好傻喔！」

染子「碰」地猛然趴在正助的身上，兩手像鼓棒般，不停地捶打著他的胸膛。

「染子妳就原諒爹吧！是爹不好！」

染子看到父親滿臉淚痕，陡地扭過頭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便衝著新九郎嚷叫起來：

「大夫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……」

新九郎被她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嚇了一跳，呆愣愣地不知自己究竟是得罪她什麼，只有不解地望著她。

「一個大夫應克盡己職，替人看病，你怎麼反倒跑來這裏胡言亂語，欺負我爹呢？」

染子氣勢洶洶地質問新九郎。

治助急忙挺身爲新九郎抱不平，說：

「染子，妳錯啦！剛才大夫才救了妳爹一命呢！」

「救他的命，却傷他的心，這又有什麼用？……在不久之前，我父親還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大油商，在深川一帶擁有八間儲油庫，傭僕少說也有五十人，那時，他就像是天之驕子，可是，就在那一夜之間，由於無情的祝融來襲，把我父親一生辛苦的血汗統統焚毀，連我哥哥久太郎也送掉了一條寶貴的生命……」

染子哽咽著說，說到傷心處，不由得聲淚俱下。

「你無法瞭解父親突然遭到此種變故的心情，你這樣責罵他，等於是在揭他心靈上的瘡疤，你這麼做還算是妙手回春，普濟世人的大夫嗎？」

她並不在意從外褂下擺所露出的雪白膝蓋，呈現在睜睜衆目之下，只是圓睜杏眼瞪著新九郎。

「染子，妳怎麼可以這樣說大夫……」

「爹，您的身體還很虛弱，最好不要說話……大夫，請你回去！那些貓啊！狗啊，用你的方法或許可以治癒，但是，却會置人於死地的，我討厭你，回去吧！」

正助正想開口阻止，可是染子却似發瘋般地吼叫道：

「回去！回去！」

新九郎像隻鬪敗的公雞，垂頭喪氣地望著怒不可抑的染子，眨了眨眼，提起藥箱便默默地離去。

「大夫！……大夫！……」

新九郎以平靜的口吻，對從後面跟出來的十吾說：

「染子太傷心，僅是如此而已！」

他朝十吾眨一眨眼，像是示意十吾不必耽心似的。

「在這廣闊的世上，實有太多的傷心事，只是你我不知道而已。哎！我們不談這些了……我屋裏熬著一壺糖水，過去我那兒坐坐、聊聊吧！」

十吾略寬下心，便點頭應好，隨新九郎來到他的屋子。當紙門被推開的那一瞬間，十吾不由得驚呼一聲。

以木板鋪成的大統間，即是住院患者的病房。在那擁擠的病房內，有一隻前腿裹著紗布的小狗、一隻耳朵脫了皮的小白兔、一隻即將臨盆的狐狸、還有一隻折斷翅膀的斑鳩，牠們都很安靜地各枕一個小枕頭，沉沉睡著。

牠們之所以能和平共處，不相互爭鬭，打得雞飛狗跳的，大概是那隻聖伯納狗在旁監視的原因吧？

「哇——真是天下奇觀！」

十吾一面跨過玄關，一面嘖嘖讚歎道。

「你如果認為人和動物彼此無法溝通意志，那就錯啦！這些小傢伙只要耐著性子，慢慢勸說，牠們都很溫馴的……我常對牠們說：『小乖乖，你們要安靜，不要吵架，我很快就會把你們治好的！』牠們通常都很聽話的！」

新九郎從爐上提起茶壺，笑着對十吾說。

十吾在狐狸和斑鳩的病床間，找出一處空位，落了座後接過新九郎遞給他的茶杯。

「啊——」糖水的甜味在嘴裏緩緩地擴散，十吾舒適地深深吐出一口氣。

「三田大爺說的不錯，雲量已經漸漸多起來了……」

新九郎從窗口探頭出去，抬眼觀望蒼穹。

「大夫——」十吾換了另一種口氣，問：「我記得昨日，大夫知道染子的遭遇後，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訴我，沒有挨餓受凍的經驗，是無法體會她的心境和立場的，恍似大夫對此種境況有相當深刻的瞭解，那麼，我要冒昧地請問你，在你落腳這個小鎮之前，究竟住在什麼地方？做過什

麼事？爲何要遷到此地定居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新九郎低聲笑了起來。

「爲混口飯吃，啥事都幹過啦！」

「你這麼含糊其詞，我……」

十吾滿頭霧水地望著新九郎。他對新九郎如此避重就輕的答語，感到非常困擾，因爲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新九郎是個深不可測且令人仰慕的人物。

據聞，新九郎出身於貧苦的旗本（江戸時代武士的一個階級）之家，排行第三。及長，曾至長崎隨荷蘭人學醫，爾後，又到某藩當獸醫，但因與目付（江戸時代的官續，負責監督武士行爲者）發生衝突，無法在那兒立足，從此便浪跡天涯，四處行醫了。也有人傳言，謂新九郎是某御醫與妾所生之子。

自從新九郎搬進閭羅長巷，迄今已逾兩月，由於他的醫術高明，猶如華陀再世，其聲名已不脛而走，許多人都慕名遠從目黑、高井戶一帶求醫。長巷裏的每個居民，對這個桀驁不馴的異鄉人皆感到很好奇，因而對他的一舉一動，以至生活習慣，平時嗜好都瞭若指掌，譬如，新九郎平日好喝兩杯，對姑娘有憐香惜玉之情，喜歡吃麻薯、餛飩；沒有患者時，喜閱讀荷蘭書籍。但，有件事所有人却都矇在鼓裏，那就是，一旦需拔刀相助時，新九郎即會搖身一變，從仁心仁術的

大夫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劍術高手，這個秘密唯有十吾和主水知悉。

至於新九郎謎樣的過去，則一直都是十吾極力想探知的答案，因此，他仍不死心地繼續追問。

「至少得請你告訴我，你是在那兒出生的？」

當十吾剛問出口，紙門上突有一黑影映了上來。

「大夫在家嗎？」門外響起了嘹亮的銀鈴聲。

「喔——請進來吧！」

染子抱著小白鴨的身影出現在門口。她可能在井邊淨了臉，在她的前額還沾有數滴水珠。染子單手按在木板上，向新九郎鞠了個躬：

「大夫，剛才實在非常抱歉——」

「沒關係，妳不必放在心上……妳把心中的悶氣發洩出來後，是不是覺得舒暢些啦？」

「嗯，是好多了。」染子羞慚地答道。

新九郎和十吾見狀，不覺相視而笑，染子也靦腆地笑了起來，她懷中的白鴨不明究竟裏也跟著「呱呱」叫個不停。

「……後來我被父親責罵了一頓，父親說，他是因心頭鬱悶，一時想不開才……」

「喔——原來是這樣啊！」新九郎恍然大悟。

「如果我們的店舖沒有被燒毀、哥哥沒有葬身火窟，所有的借據沒有被燒成灰燼……哎！這些都已是明日黃花，想它又有什麼用？但，我父親却仍念念不忘，還是一味追尋著過去的夢……他說，這就是心病的癥結。」

「喔！像這種病在任何一本醫書上都沒有記載哪！這倒真是難得一聞的疑難雜症，哈哈……」

新九郎故作輕鬆狀，灑落地仰天大笑。

「父親還說，剛才被大夫曉以大義，狠狠地訓誡一頓之後，心情頓時豁然開朗，心病已不藥而癒了。」

「嘿！我的話竟然也會發揮如此大的效用啊！」

「父親卸下心頭的重擔後，打算重整旗鼓，東山再起呢！他說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等他身體康健之後，就要開始挑油出去賣，直到在新宿開一家油舖為止，否則絕不罷休！」

「那太好啦！這樣，你的努力也就有代價囉！」

「剛才實在很抱歉，我真該好好謝謝你才是！」

「哎呀！何必這麼婆婆媽媽的……你也要喝嗎？」

新九郎說著，倒了一杯糖水餵五郎。

「咳！這隻小白鴨養多久啦？」

「五郎本來是我哥哥飼養的……原是一個專為我們送菜籽油的農人，要送給我們吃的，可是哥哥不忍心吃……」

「你哥哥一定是個心地善良的青年……」

「大火撲滅之後，父親站在已被燒成灰燼的廢墟中，傷心垂淚。望着他老人家佝僂的背脊，和一夜之間頓成風燭殘年的蒼老形貌，我真想把父親給殺了，然後自殺謝罪，免得我們父女留在這世上，飽嘗人間疾苦……但，就在這轉念之間，突然看到這隻鴨子灰頭灰腦地，從角落裏『呱呱』地跑出來，在這剎那，我覺得像是哥哥顯靈，回來鼓勵我，要我勇敢地活下去，接受生活的挑戰！」

染子無限感慨似地，緊摀一下懷中的小白鴨。

「我認為牠就是我哥哥的化身！」

說這句話時的染子，神情是那麼的清純、神聖。

四

同在此際——時津屋清兵衛正跪伏在愛宕下山名外記的宅第內，聆聽着外記得意忘形的炫耀。

「清兵衛，我已經被任命爲長崎奉行，長崎奉行了嘿！」

外記那張本是油光滿面的臉，此時顯得更爲油亮，只見他手舞足蹈地向跪伏在面前的清兵衛說着。

「今日，若年寄永井肥前守大人下了一道任命，指派我去當長崎奉行，你說，這豈不是天大的好消息？」

「真的呀！那真是太恭喜您啦！大人！」

「嘿，這下子，出人頭地的時刻果真來臨啦！當上長崎奉行之後，只要我稍使點法子，便可平步青雲，直上江戶町奉行、勘定奉行、若年寄，如此一來，老中的寶座就在我的眼前囉！清兵衛，你說，這不是很值得大事慶賀的事嗎？」

見外記得意地撥着如意算盤，清兵衛的眼中突掠過一抹曖昧的神色，但見他涎着笑臉，卑恭屈膝地說：

「大人彰顯的日子，也就是我出頭的日子，現在聽到這大好的消息，我當然也按捺不住興奮之情，但……」

「怎麼？有什麼問題嗎？……」

「是的，可能會有人來阻礙大人的前途……」

「是誰膽大包天，敢來破壞我的好事？」

清兵衛鬼崇地掃了四周一眼，然後，緩慢地膝行至外記身旁，悄聲說道：「是佐野屋的正助！」

「佐野屋？你不要危言聳聽啦！那個糟老頭會有啥能耐？」外記雙眉一揚，繼而嘴角一撇，不屑地說。

「他今天到我那兒去要債了！」

「噢？要債？他不是沒有借據嗎？」

「是呀！但，他那種落魄的模樣，可能會引起別人的同情，這對我們非常不利的呀！」

「嗯！」外記頗爲贊同地點點頭。

清兵衛清清喉嚨，以老奸巨滑的語氣分析道：

「您想想看，如果佐野屋天天都以那副可憐的姿態，到這兒來找您，您該如何應付？假使您讓他吃閉門羹，他很可能就在屋外叫嚷，擾得你無法安寧，同時，這樣也會引起各種不利於我們的流言……」

外記一聽清兵衛的剖析，不覺着慌了。

「哇！這才糟糕咧！倘若這種醜事傳到永井大人的耳裏，我們也甭想出人頭地啦！說不定還會陰溝裏翻船，招來殺身之禍哪！」

清兵衛爲趁此煽搖，就壓低嗓門，強調道：

「現在的佐野屋想錢都快想瘋了，要是他想豁出老命和我們放手一搏，那麼，可能會鬧得滿城風雨，而不可收拾啦！萬一別人懷疑我們的行徑，那……所以，我們必須有所行動，而且是刻不容緩——」

「嗯！」外記雙臂環抱胸前，重重地點了下頭，他的眼睛突然閃爍着狡獪的光芒，嘴角也漾出得意的笑紋。

x

x

x

吉兵衛蹲在染子家屋簷下的陰影處，不知是在對誰說話，只見他嘴裏低聲地喃喃道——吉兵衛這個莽撞的漢子，從未曾如此悄聲和人交談過，更何況，他似有所畏懼地緊捏住自己的鼻子，以低姿勢跟對方說話。

「嘿！吃吧！這個荷蘭肉丸味道可是很棒喔！」

原來吉兵衛說話的對象，就是那隻他平時視爲剋星的聖伯納狗力庫，後者正以詭異的眼神，

擺出防衛的架勢，目光炯炯地直望着一改常態的吉兵衛。

「哎呀！沒什麼啦！裏面真的沒有毒藥或安眠藥啦！你放心地吃吧！……哪！這個比較大……」

吉兵衛日日垂涎着那隻白白胖胖的鴨子，前些日子，他處心積慮地設下陷阱，想引那隻鴨子上鉤，但是，不幸得很，却被新九郎撞見，這麼一來，不僅鬼計沒有得逞，反被新九郎臭罵一頓。自此以後，新九郎便派遣吉兵衛的剋星——力庫，日夜看守染子屋前，使吉兵衛心生膽怯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力庫把鼻子貼在地面上，使勁地嗅了嗅荷蘭肉丸的味道，像在鑑定肉丸是否即是欲誘牠上當的餌似的。

「哎！吃啦！這是我特定做來孝敬你的哪！」

力庫抬眼望了望不斷獻殷勤的吉兵衛，終忍不住肉丸香味的誘惑，搖搖尾巴之後，便狼吞虎嚥地把肉丸一口吃進肚子裏啦！吉兵衛見狀，喜孜孜地低喊道：

「對！對！就是這樣！再吃一個吧……」

難怪吉兵衛會喜形於色，因爲，他確實在肉丸裏摻了安眠藥——這是昔日他和一位江湖郎中，因細故大打出手，吉兵衛將對方打得落花流水後所得的戰利品——眼見力庫即將解除警備，肥

鴨就可得手，他怎會不雀躍呢？

力庫仍不知情地吃着吉兵衛拱手孝敬牠的肉丸，待牠吃下五個肉丸後，便很滿足地伸出扇葉般大的舌頭，舔舔沾滿肉屑和洋溢肉香的嘴巴四周。

「哼！終於下肚了吧！嘿！這下好戲在後頭囉！」

這時，吉兵衛的腦中不禁浮現一隻烤得香噴噴的肥鴨，他不由得伸出舌頭舔了舔嘴唇。

力庫吃飽後，站起來往前走兩、三步，突一個踉蹌，只聽得「碰」一聲，力庫已倒在地上，未幾，就發出沉沉的鼾聲，進入夢鄉了。

「嘿！我終於可得遂心願啦！」

吉兵衛樂得心花怒放，得意忘形地跳了起來，然，旋即，他又急忙掩住自己的嘴巴，環顧漆黑的四周，然後蹣手蹣腳地溜到門口，探頭張望了一下。

「糟糕！他們還沒有入睡……」

屋內的燈火雖然熄了，但仍可聽到染子的說話聲：

「五郎，今晚爹早就上床了，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太疲累了，哎！好可憐喔！可是，這樣反倒好，他現在忙得再也沒心思去想傷心事，也不會一直念着過去啦！……從今以後，我們的生計就可逐漸改善了！……所以啊！人家說，好死不如賴活，這句話還真有道理哪！看到我們能這

麼平安地過日子，哥哥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。」

那隻鴨子像是聽懂主人的話似的，不斷地「呱呱」回應着，這時，吉兵衛突覺得自己的眼眶似有點異樣。

「咳！真不湊巧，怎會聽到這種話呢？」粗魯的吉兵衛喜歡滋事，也很好吃，但另一面，當他聽到或見到感人的話語與場面，就會像個軟心腸的婦人，被感動得涕泗縱橫，這是吉兵衛的天性。

他儘量壓低聲音，用手臂擦擦鼻子，然後眨眨眼睛。

「這個小姑娘爲什麼要對鴨子說這種無聊話呢？真是莫名其妙！尤其是對那隻令人垂涎三尺的肥鴨……唉！算了，今晚還是鳴金收兵，改日再下手吧！」

思及此，吉兵衛使用他那粗壯的手臂，揉揉眼睛，再捏捏鼻涕，當他正想站起來時——

吉兵衛一瞟眼，瞧見三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幪面武士，摸黑從長巷口閃了進來。這三人並未發現躲在木材堆後的吉兵衛，但見他們互使一個眼色後，便紛紛拔出長刀，無聲無息地逼進染子家前。其中一個幪面武士用刀柄插進木板門縫內，想將大門撬開。

吉兵衛見大事不妙，立即如飛矢般衝出來，手持粗木柴，一棒便朝那個企圖撬開大門的幪面武士打了下去，打着他眼冒金星，踉蹌數步，「碰」地跌坐地面。

另兩個蒙面武士見狀，倏地轉身，舉刀便向吉兵衛劈過來，吉兵衛身形一移，然後扯開喉嚨嚷叫起來：

「你們想幹什麼？……大家快出來呀！大夫！三田大爺！快來喔！……有強盜！殺人哪！……」

……

長巷裏每家住戶的紙門，「唰」地齊響一聲，全都打開來。新九郎一馬當先，旋風般地衝出家門，其他壯丁也都各執掃帚、竹竿、木棒當作武器，氣咻咻地隨後衝出。

「大夫！快點！是染子家！……」

染子驚恐的叫聲劃破寂夜夜空，觸目驚心的慘慘刀光，在一片闇黑中，顯得特別令人心寒。只聽得裏面一陣騷動，不久，這三個蒙面武士已被鄰人七手八腳地捆綁起來，安置在井旁。他們均約莫三十來歲，面貌強悍，可見是來意不善。

「正助他不要緊吧？」佐和很耽心地問。

「不要緊的，只是受了點驚嚇而已！——他的棉被被利刃劃成兩半，要是那傢伙功力再深點的話，早就沒命啦！」

聽新九郎這麼一說，衆人均以燭光映照那三名惡徒的臉，再以仇視的眼光定定地瞪着他們。

「噢？奇怪——」主水偏着頭思忖了半刻，不解地問，「瞧他們的裝扮是相當不錯，而且他

們所佩戴的兵器也相當名貴，應不是宵小之流，那，他們爲什麼要到這條如此貧困的閭羅長巷來搶劫呢？」

「大夫！他們一來就顯得殺氣騰騰，而且，也是看準目標下手的，可見他們是來殺人，不是來搶劫啦！」

吉兵衛急急地在旁說明道。

「喔！他們的動機是爲尋仇，而非錢財呀！」

有個斜眼像是首領模樣的武士，忽然向地面吐了一口飛痰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「你們趕快把我們送去代官所法辦吧！待在這兒臭氣沖天，我們都快被熏昏啦！」

「你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！」

吉兵衛聽到這種侮蔑的話，實忍無可忍，便忿忿地向斜眼的傢伙揮了一拳，並破口大罵。

「哼！你少威風，以後你就會後悔！」

斜眼的傢伙咬牙切齒地警告吉兵衛。

「喂？三更半夜摸着黑來殺人的兇手，還敢這麼氣勢凌人？你別欺人太甚，看我修不修理你！」

說着，吉兵衛又握緊拳頭，準備對怒目以視的入侵者飽以老拳，但，新九郎突挺身擋住，

說：

「慢着！吉兵衛，你單是揍他也無濟於事……喂！你們爲什麼要來暗殺正助？從實招來！」但是，那些入侵者却一齊撇過頭去，不予理會，只是氣勢洶洶地吼道：「把代官叫來吧！」

「喔？你們不喜歡我的質問，是不是？」

新九郎突「嘩」地一聲吹了下口哨。

「快！力庫！過來！……」

但見那隻聖伯納狗搖搖擺擺地從人牆中擠出來。

「奇怪？你怎麼啦？是不是吃了安眠藥啦！」

新九郎並未瞥見吉兵衛愀然色變的神情，就轉身對那些仍呲牙裂嘴的惡漢冷笑道：

「哼！這麼一來，我明白啦！你們必定是事先均已調查得一清二楚，知悉這兒尚有一隻巨大看守着……那麼，我就更想知道你們殺人的動機爲何啦！」

三個被捆綁在井邊的蒙面武士，已被衆人揭去黑色蒙面巾。當他們瞧見兇猛壯碩有如小牛般的力庫時，本是目露兇光，滿臉不在乎的神色，頓時變得大汗淋漓，忐忑不安，可是，爲了逞強，他們仍是虛張聲勢地叫道：

「……那隻怪物是什麼？……不管你叫什麼來，使什麼法寶，我們都不在乎，反正只有一句

話，不知道！」

「力庫！他們罵你是怪物，你能忍受這種侮辱嗎？……去！去咬掉他們的鼻子，吞吃下肚，待會兒我再給你一些胃藥吃，以免消化不良！」

聽到新九郎的命令，那三個歹徒霎時嚇呆了，他們爲躲閃那隻巨大聖伯納狗即將湊近來的鼻尖，都不斷地扭動着身子掙扎、後退。

「哎！力庫，甭對他們客氣啦！他們不但讓你安眠藥，使你英雄無用武之地，而且，還罵你是怪物，所以啊！你就該狠狠地咬他們一口！」

力庫先對新九郎搖搖尾巴，表示領命，然後再衝着那三個已嚇破膽的蒙面武士，粗暴地咆哮數聲。

「慢着，慢着！我說——我們是來試斬的！」

其中一個武士臉色驟變，一面顫抖着，一面這麼喊道。

（鑄好一口刀後，爲斷其刀鋒之快鈍，需行試斬。）

「哼！胡扯，那有千挑萬選地闖進良民屋裏試斬的？你當我新九郎是何等人物？……力庫！上吧！」

力庫一聽新九郎的命令，低吼了一聲後，忽地將兩隻粗壯的前脚踏上那個武士的雙肩。

「好！我說，我說，我什麼都說——」

那個武士因過度驚恐，便將真相一五一十全抖了出來。原來，他們是受愛宕下旗本山名外記所雇，前來刺殺正助的，然而，真正的背後唆使人，則是時津屋的掌櫃清兵衛，同時他們還供出，外記和清兵衛曾一再告誡，無論如何必得完成使命，否則不准回去覆命。

五

天色微明時，新九郎、主水、十吾、吉兵衛等人，皆齊聚在染子家，圍坐在正助的枕房。

「喔！原來他們是受山名大人指使的呀！……不錯！我的確曾借給他二千兩黃金，至今尚未要回哪！」

正助恍然大悟後，再以肯定的口氣說道。坐在一旁的染子却氣得滿臉漲紅，忿忿罵道。

「我們已決心不再向他們追問那筆債了，為何他們還不肯放過我們這對無依無靠的父女？這天下還有公理嗎？」

「越是有財勢的人，越是膽小、卑鄙，這似乎是不變的道理，不過，時津屋的作法也實在太過分了。」

新九郎說着，主水亦領首附和道：

「我也是這麼想，這並非單純的債務問題……」

「嗯！他們可能害怕正助老爹揭發他們的瘡疤吧？因為，心存恐懼的人才會做出不合理的事

啊！」

十吾偏頭思忖一會兒後，很慎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「這會是什麼事呢？……比三千兩債款還重要的事，究竟是什麼呢？——」新九郎喃喃自語

道。

大夥兒一時都沉默了下來。這本是一樁已失去借據的債務，且時日已久，債主又是身體有殘障、無錢無勢的老頭，按常理而言，對方應可高枕無憂，放心地賴帳才對，為何還需雇用殺手來殺人滅口？這其中的因由何在呢？

「比黃金更重要的就是生命……譬如，爲了要逃避死罪，這好像也不太可能吧？像時津屋那的生意人，不可能犯下滔天大罪，需被判死罪的呀！……」

新九郎聽到吉兵衛低聲的自言自語，眼睛不禁亮了起來，他急急問道：

「染子，妳家油庫發生大火時，有無可疑之處？」

「嗯！大有可疑……」染子急忙答道：「因爲我家是油行，所以對火燭都特別小心、敏感，而且，我和哥哥自幼就一直被叮嚀，該如何小心處理火燭，因此，我哥哥是不可能拿着火燭到油

庫去的，那豈不是自尋死路嗎？」

「嘎？油庫？」大夥兒都瞪大了眼睛。

「是的！哥哥的屍體就是在油庫裏被發現的！」

「有沒有人目擊妳哥哥進入油庫？」

「沒有！他當時是代爹外出辦事，至於他是什麼時候回來也沒人知道，所以，並無人見他進入油庫！」

「他當時是到什麼地方去辦事？」

「嗯……是到時津屋去催討債款——啊！」

染子突若有所悟地驚叫一聲，衆人似也有所感地叫起來，而，正助亦猛地直起了上半身。

「對！一定是時津屋惱羞成怒，失手將他殺掉了……對，一定是這樣，大夫，你認為如何？」

十吾興奮地推論着，主水接言道：

「然後將屍體移至油庫，再點上一把火……」

吉兵衛緊握拳頭，用力捶打一下自己的大腿，大聲說：

「喔——原來他們是爲避免奉行所調查債務問題時，牽扯出這樁命案，才派人來殺人滅口呀

！

「殺人犯和縱火者，都需遊街示衆，再處以極刑，這並非普通的死刑，難怪他會不擇手段置你於死地啦！」

新九郎說了這句話後，大夥兒皆目露憐憫的眼光，直楞楞地凝視着正助。但見正助很激動地將已有蟻蟠白髮的頭，深深地埋入棉被裏，雙肩不住地顫慄着，似很痛苦地強忍着滿腹辛酸和怨氣，暗自飲泣。

「哼！這種氣叫人怎嚙得下肚呢？你們看，剛才我們送到代官所法辦的那三個傢伙，要是真有三千五百名的旗本替他們撐腰的話，那，代官也奈何不了他們啊！在強權的壓迫下，勢必得開釋他們的。呸！我若不搞他個天翻地覆，心裏這股鳥氣怎能消下去？」

吉兵衛張牙舞爪地怒罵道。他將兩手的指頭關節扳得「劈哩啪啦」響，還不停地跳腳、咆哮。

新九郎默默地起身，以眼神暗示吉兵衛到屋外去。

「大夫，怎麼啦？看你神色這麼凝重！」

一到巷口，吉兵衛便迫不及待地問。

「嘿！傻瓜！這還用擺明嗎？」

主水壓低嗓門，嘲笑着尚未頓悟的吉兵衛。

「那麼，我們當如何行動呢？」

十吾也神秘兮兮，單手遮臉，唯恐洩露風聲似地說着。

「哼！這還用說嗎？……」

三人似乎都沒料到新九郎竟會下此決心，不覺瞠目結舌地望着他，但見後者從牙縫中，一字地迸出：

「以火攻火！一命抵一命！」

十吾不由得抖了一下，雖然新九郎只吐出這麼簡單的一句話，並未作任何說明，但從他的神情和話語，却可深深地感覺出，其中充滿了無比的殺氣。

主水抬頭望了望天空，說：「今夜最適宜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十吾和吉兵衛異口同聲問道。

「過了午後就會開始下毛毛雨，而且無風，這樣，我們就可不必耽心火勢會蔓延到隔鄰，傷及無辜啦！」

三人聽了皆面露喜色，不住地點頭稱是。

「好，吉兵衛，今夜你扮演個賣水的小販！」

新九郎拍拍吉兵衛的肩膀，如此吩咐道。

「什麼？賣水的小販？」吉兵衛大惑不解地問。

「對！在水裏你必須放進大量給力庫吃的那種安眠藥！」新九郎以似笑非笑的眼神直盯着吉

兵衛。

「開……開什麼玩笑……我爲什麼要給力庫吃……安眠藥……」吉兵衛立即漲紅了臉，結巴地辯駁道。

「噢？給力庫吃安眠藥的不是那三個壞蛋嗎？」

十吾看了看新九郎和吉兵衛，急忙問道。

「如果是歹徒的話，絕會下毒藥，讓力庫立刻斃命的！就是這個貪吃的傢伙，日夜覬覦着染子養的那隻大白鴨，挑個黃道吉日所幹出來的好事呀！」

「不！不！不……」

吉兵衛窘得說不出話，只能一疊聲地說「不」。

「要不要我帶力庫來指證一下？」

新九郎說着，打算吹口哨召力庫來。吉兵衛見狀不妙，只好舉白旗投降，坦認不諱。

「哎呀！不要這麼慎重其事嘛！我承認是我幹的，這總可以了吧？反正我聽你的話，到時候

把安眠藥摻進水裏就是了……萬一真把我這麼俊挺的鼻子咬掉，那我這個美男子不就完蛋了嗎？……」

吉兵衛愁眉苦臉地說完後，又急急地以手護住鼻子。

大夥兒看到吉兵衛這股滑稽相，不覺哄堂大笑。然後，四人再竊語一番，便各自回家睡覺。薄暮時分，吉兵衛挑着水桶行至堀留。

「賣水！賣水呀！有人要買水嗎？」

走至時津屋的膳房後門時，吉兵衛故意扯着喉嚨吆喝數聲，並探頭向內觀望一番。

「哎呀！水還有啦！……不要噲囉了！」

裏面一個年輕的女僕很不耐煩地揮手答道。

膳房內的竈火正旺，有三、四個女僕手忙腳亂地準備晚飯，陣陣的菜香撲鼻，吉兵衛不禁嚥下一口口水。

「這水很清涼、甘甜哩！——」

吉兵衛仍不死心地向那個女僕推銷。

「說不要就不要，你還在這兒死纏着嘛！不信你到水缸那裏去看看，剛才有人挑好了，可以吃到後天中午。」

女僕頭也不抬地用手指指角落裏的水缸。

「喔！原來水缸的水已經滿啦？」

吉兵衛佯揭開水缸蓋查看，他一溜眼發覺並無人注意他的行動，便迅速地將懷中的安眠藥粉末取出，全部灑入水缸內，然後再若無其事地向女僕道聲叨擾，掉頭走出去。

同在此時、新九郎、主水和十吾一行三人到「山多子屋」去，和他們相商借三套救火服。不久，很順利地獲得對方首肯，三人連忙換上小褂，外罩皮製的大褂，然後再纏上頭巾，手持救火用的長柄大鐵鈎，如此便儼似一副救火員的裝扮了。

「嘿！怎樣？如果我們這副打扮衝進娼館裏，料必那些粉頭們必會嚇得雞貓子喊叫的！」

吉兵衛拍拍胸脯，戲謔地說道。三人笑着離開救火隊，在一片煙霧般的小雨中，他們快步地走向堀留。

「咦？大夫，今天你好像沒有佩刀？」

走到行人坡時，主水突然開口問新九郎。

「我今天又不是要去和對方廝殺，只不過想讓時津屋重寫一張借條，承認向正助借過款子而已，爲什麼要佩刀呢？」新九郎微微一笑地答道。

「我們快走走吧！要是關卡關起來了，那就麻煩囉！」

十吾舉踵眺望前方，不安地催促道。

江戶每條街道均設有關卡，以晚間西時的鐘聲為訊號，看守關卡的守衛立即將柵門放下，禁止通行。像新九郎他們三個作如此奇異的裝扮，若想通過已關閉的關卡，必會受到守衛的盤問，故十吾方有此慮。

「臨出門時，你怎麼對你娘說？」

新九郎知佐和若曉得十吾此次真正目的，必不會輕易讓他出門，因此才這麼問道。

「我向母親稟報，今夜掌櫃家有重要的集會，我需列席參加，母親不疑有他，便讓我出門啦！——三田大爺，您今晚也是來看熱鬧的嗎？」

「嘿！小孩子怎可開大人的玩笑？」

主水佯怒，低聲地罵著十吾，三人不禁又笑了起來。

剛過尾張町時，一輪紅艷的夕陽已完全隱入黑色的羣山懷抱裏了。可能是因他們三人皆著救火服的緣故，所以，途中並未遭到捕快的詢問，一路通行無阻來到堀留。

「大夫！」吉兵衛從時津屋放置救火用的大水桶旁閃了出來，低聲埋怨道：「你們來得太慢啦！」

「你的任務完成了嗎？」新九郎問。

「大概沒問題，從用過晚膳後，屋內就靜悄悄的，毫無聲響，我想，可能已經產生藥效了吧？」

那隻壯碩無比的聖伯納狗只吃了五個荷蘭肉丸，就倒地不起，那麼，食用摻有藥效如此強烈的安眠藥的水之後，當然也會睡得不省人事啦！

「救火鐘那邊，你安排得怎樣了？」

「都已經安排妥當了，那個膽小如鼠的傢伙，花了我不少時間哪！」吉兵衛得意洋洋道。

原來，吉兵衛是聽新九郎的吩咐，將治助帶到附近裝有救火鐘的瞭望臺，要他爬上高達數丈的臺上，權充守望員。要將站在二樓窗口都會嚇得昏過去的治助推上瞭望臺，確實需費九牛二虎之力方能達到目的。

「我也告訴治助了，過一炷香的時刻後，就得敲響救火鐘來配合我們的行動。」

新九郎聽著，默默地點頭，然後手一揮，主水、十吾和吉兵衛便尾隨其後，溜到了時津屋的側門。新九郎命吉兵衛撬開側門，四人悄悄地潛入宅第內。

「啊——這是啥玩意兒？」

吉兵衛腳下一個踉蹌，差點向前仆倒，待他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踢到躺在門檻內睡著的小夥計。

在偌大的店舖內，四處都擺滿一桶桶的油。已經用草包捆好的，可能是要運到外地去銷售；而塗上黑漆的油桶，則可能即是要送到官府的。

在膳房的門檻上、櫃檯上、地面……到處都橫七豎八地躺著人，每人均呼呼地打著鼾，睡得相當沈。

「全屋子都搜索一遍！大家快點動手將所有的人和牲畜抬到外面的庭院去！」

新九郎一聲令下，十吾、主水等人默默地點頭，各自將帳房、夥計、女僕等扛在肩上，抬到庭院安置妥當。

在後進的屋內，躺著一個衣著華麗，神容肅然，看似不易親近的中年女子——這可能是清兵衛的髮妻，她的身旁還倒著三個胖嘟嘟，面貌酷似清兵衛的少女。

「嘿！我們要找的人都在這兒——」

主水站在房門口，向大夥兒招了招手。

清兵衛本人則坐在飯桌前，身子靠在床柱上睡著了。新九郎見狀，嘴角泛出一絲冷笑後，便對衆人說：

「好，各位辛苦了，剩下的事就由我來辦吧！」

主水三人點點頭，轉身邁出屋外，守自己的崗位去了。

！
新九郎將清兵衛牢牢地捆在柱子上，然後左右開弓地賞他幾記耳光，說道：「喂！醒來吧

清兵衛頹然驚醒過來，問道：

「喂？怎麼回事——」

當他發覺自己被捆綁在柱子上時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問：

「你們是盜賊嗎？……我的妻兒怎麼啦？」

「不必窮緊張，她們都安然無事，已被我扛出屋外啦！現在留在屋內的只有我和你兩人！」

「扛出屋外？為什麼？……」

清兵衛心中疑雲大起，睜大細小的眼睛問道。

「待會兒救火鐘大作，這裏就要發生大火囉！」

「喂？火？……你的意思是什麼？」

清兵衛扭動著身軀，想掙脫繩索站起來。

「雖然事情發生的過程有些本末倒置，但這也無傷大雅，因為，這麼做比較不會波及隔鄰，傷到無辜，而我們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要將你的店舖和你本人燒毀而已！」

「不！不！你要多少銀子我都可以給你，但是，你不能這麼殘忍……」清兵衛嚇得臉色發青

，直嚷道。

「什麼殘忍？我只不過是將你加諸佐野屋身上的事，同樣地在你這兒重演一次罷了！」
清兵衛多肉的臉頓時扭曲了。

「喔！原來你是被佐野屋買通的喇！」

「不！」新九郎緩緩地搖了搖頭。

「不是？那你是受誰的指使？」

「是大公無私的閻羅王派遣我來的！他一向不喜歡不公平的事，因此，要我代他到這兒向你討回公道！」

清兵衛不斷地掙扎，想掙脫繩子，但捆在他肥胖肚皮上的繩索却越勒越緊。

「如果你不願在這兒像烤豬般地被活活燒死，那麼，我們可以來談條件——只要你肯招出以往所犯的過錯，坦認殺人、放火，並重新寫下一張借條，我就放你一條生路……怎樣？這樣公平吧？」

「混帳！我時津屋豈是能受你威脅的？」

「我並不是恐嚇你，你仔細聽聽，那是什麼聲音？」

清兵衛側耳傾聽，果然，清脆的鐘聲劃破冷雨霏霏的夜空，清晰地傳入他的耳中。新九郎突

舉起右腿，踢倒在他身旁的一桶油，然後，拿起飯桌上的一盞油燈，丟到漫得滿地皆是油的地面。只聽得「轟」地一聲，屋內已陷入一片火海。

「啊——」清兵衛驚恐得眼珠都快暴出來了。

屋內被熊熊的火焰照得如同白晝般地亮。這時，火舌已吞噬了一扇扇的紙門，眼見就將蔓延到天天花板了。屏風上一隻用金泥描繪而成的展翼白鶴，像是萬分痛苦地掙扎著，不久，整座屏風亦燃燒起來，碰然倒下。

「救命啊！——我給你一千兩黃金！不！三千！……不！五千！五千兩黃金……」

清兵衛嚇得魂魄出竅，高聲地哀叫著。

「你就拜託你的黃金來救你出險吧！」

「你——你也同樣會葬身火海啊！」

「沒關係，人遲早總是要到陰曹地府去報到的呀！」

清兵衛望著坦然而自在的新九郎，心中不禁暗暗叫苦，他相當明白，這仗自己是輸了，而且還輸得很慘！

「愛死人啦！救命喔——」

「佐野屋的失火事件，你願招出真相嗎？」

「願意！願意！久太郎的確是我殺的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在拉拉扯扯中，我不經心地推他一把，他跌倒在地，頭撞到了後院的大石頭，就……」

「然後你就將他的屍體移到佐野屋的油庫裏，點上一把火，想來個移花接木，殺人毀屍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清兵衛嚇得忙不迭地點頭承認。

在滿屋的濃煙中，新九郎切斷捆住清兵衛的繩子，從懷裏取出紙筆，遞給清兵衛說：

「寫下來吧！就像剛才你所說的那樣，一字不漏地全寫下來，寫完後再翻押……」

這時，熊熊烈火像春風野火般，很迅速地蔓延到床柱，火焰不斷發出「轟轟」的燃燒聲，令人聽了不覺心驚肉跳，而熱浪亦不斷襲來，使人呼吸困難。

「我們到外面再寫吧！逃命要緊哪！」

清兵衛喘著氣說。

「先寫好，然後再逃命！」

新九郎不爲所動，鎮靜地催促著。

「我給你黃金五千兩，就放在這屋裏……」

清兵衛說著，急忙轉身推開在他背後，一尊瓷器做成，咧開大嘴笑嘻嘻的彌勒佛像，然後翻

開下面的木板。清兵衛蹲下身，吃力地搬出一箱箱的千兩箱（可裝一千塊一兩黃金的木箱）。

「喂？一千兩……」

當新九郎被眼前黃澄澄的千兩黃金分了神之際，清兵衛趁機探手伸進床下，待他伸出手時，手中已握住一把精巧的外國手槍。清兵衛急忙扣下扳機，但見新九郎身形一矮，已避開那一槍；新九郎移動身形的同時，也自懷中抽出一把短刀，「咻！」地射向正想扣第二下扳機的清兵衛。只聽得「啊」慘叫一聲，清兵衛雙手壓住胸部，搖晃了數下，便「碰」地倒在熾烈的火焰中。

新九郎以憐憫的眼神望著倒臥火海中的清兵衛，知道已無法搶救，便轉身大跨步地走出屋外。

六

「時津屋」那場大火實在是個謎！

當時由於救火鐘「噹噹」地響個不停，雖然看不見有冒煙的跡象，救火隊的人員仍是十萬火急地趕出去。待他們至屋外一瞧，始見時津屋油舖冒出了濃濃的黑煙，那時，幸好無風，同時亦下著濛濛細雨，因此，火勢並沒有擴大，而且，不久就被控制住，只燒毀了時津屋油舖一間屋子。

清兵衛的家族以及夥計們，無人知道究竟是如何發生大火，而自己又是如何逃出火場的？大家均安然無恙，連毛髮也沒燒到一根，唯有主人清兵衛未能及時逃出，身陷火窟，被活活地燒死——據衆人的臆測，清兵衛極可能是過度肥胖，行動不易，才未能及時逃命的。

x

x

x

翌日清晨。山名外記騎馬經過芝愛宕下的一條小徑，往增上寺的方向奔馳而去。昨夜那場雨雖已停歇，但，晨霧仍然很濃，丈外的景物就已朦朧不清了。

增上寺雄偉的建築亦籠在乳色的濃霧中。

外記後面隨著十名侍衛，緩緩而行。他是因已正式奉命出任長崎奉行，今日要送禮至若年寄永井肥前守府邸去致謝的，因而見他滿臉掩不住的喜意，昂首前進。

突然，外記的坐騎昂首長嘶一聲，止步不前，外記大驚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，在濛濛的霧中，有隻小牛般壯碩的洋犬擋住去路。外記長鞭一揮，怒罵道：

「哼！你這可惡的畜牲，人家說好狗不擋路……」

隨在那隻巨犬身後出現的，是全身救火員裝束的新九郎。

外記一看對方來意不善，不覺怒火中燒，破口罵道：

「何方來的野小子，竟敢擋住本大人的去路？快快滾到一邊去，否則甭怪本大人手下無情

「！

新九郎面無懼色，雙手左右平舉，鏗然話語落地：

「此路不通！」

「胡說，你是何人，快報上名來！」

「我是閻羅王的使者，特來拘你回地府的！」

新九郎今日手中提著一把白鞘的長刀。

隨在外記後面的侍從，見狀紛紛下馬，立即將新九郎團團圍住，並抽出腰際的長刀，頓時寒光閃閃。

「像你這種人渣，怎能存留人世？」

新九郎暴喝一聲，用手刀劈向率先攻來的侍從，只聽得「啊」一聲哀叫，對方已應聲倒地，接著，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……不一會兒的功夫，已是屍陳遍地了。

外記嚇得面無血色，立刻調轉馬頭，想溜之大吉；但，他胯下的坐騎却被力庫兇悍的吠聲嚇呆，定定地待在原地，動也不敢動。外記無奈，只好下馬，拔出長刀，與新九郎對峙。外記氣咻咻地怒吼一聲：

「混帳傢伙！竟敢來破壞我的好事！」

外記這時已是孤注一擲，全部豁出去了。他想，今日好不容易鑽得一條門路，獲得升官的大好機會，却被這個來歷不明的男子擋住去路，這實在是太晦氣啦！

就在新九郎全神貫注地凝視外記時，有個尚未斷氣的侍從，搖搖擺擺地舉刀，從背後劈向新九郎的右肩。

——嘿！這是大好時機！——

外記不由得大喜過望，迅速地提刀往新九郎的腹部橫向砍去，然而，他萬萬也沒料到，新九郎却以迅雷疾風的手法，先反握長刀，往後一刺，將那個偷襲的侍從擊斃後，再舉刀向空中劃出一個半圓的弧線，在外記的刀鋒尚未觸及新九郎之前，已一刀將外記的首級砍了下來。

「怎麼？大功告成了嗎？……」

主水的聲音從增上寺的牆角傳了出來，而，十吾和吉兵衛的身影也在霧中出現了，他們都是清一色的救火員裝扮。吉兵衛無限欽佩地讚歎道：

「哎！真是嚇人！大夫，原本我以為你需要幫手，所以才躲在一旁觀看，打算適時助你一臂之力的，沒料到你的功夫如此高明，我們簡直插不上手嘛！」

新九郎望著手握鐵鎚的吉兵衛，露齒一笑。他的呼吸仍是那麼調和、均勻，只見他若無其事地擦拭著刀鋒上的斑斑血跡，然後，以平穩的語調說：

「我的肚子餓了，我們快點回去吧！而且，這身救火服也實在是熱得令人難受！」
留下遍地的累累死屍和難聞的血腥味，他們四人的背影就像融化般地消失在晨霧中。

七

「你不能這樣不聞不問的呀！」

在只能旋身的驛站櫃檯前，北町奉行所的同心平岡左平次的聲音顯得特別地洪亮。

這是「時津屋」失火四日後，傍晚所發生的事。

「據說，闖入時津屋以及刺殺山名大人的幾個男人，都是一身救火員的裝束，還用防火頭巾包住了整個臉部……在這一帶專門出借救火服裝的，只有新宿這家澡堂而已，由此研判，就可知道兇手必定是置身在內藤新宿！」

正在記帳的十吾，偷偷地斜睨了掌櫃八兵衛一眼。後者仍和平常一樣，以讓人猜不透是睡著還是醒著的神情，將下巴擱在算盤上，如尊木雕般，動也不動地坐在櫃檯內。至於平岡的雷吼聲，對他而言可能只如蚊蚋的叫聲吧？

「還好，這場火由於天助，才沒有波及隔鄰，也未造成慘重的損失。但是，時津屋油舖已全毀，掌櫃清兵衛葬身火海，而且，山名大人和他的侍從也全部被刺殺身亡，這可說是兩樁驚天動

地的殺人案呀！」

路人、轎伏和驛站一些年輕的差役，都圍擠在門口看熱鬧——這都由於平岡的吼聲所招引過來的。

「你明知兇手就藏匿在這兒，為何還袖手不管，故意讓兇手逍遙法外，你這還配算是維持治安的人嗎？」

八兵衛的眼睛突瞪得滾圓，衝著平岡大吼一聲：

「誰說我袖手不管？是證據不足！」

平岡楞了半晌，似乎不知該以什麼適當的話語接腔，只是骨碌碌地轉動眼珠子。

十吾的嘴邊不禁浮現一朵笑意，他暗自思忖：

（嘿！這老掌櫃果真有一手哪！）

圍擠在門外的人羣見到這突變的一幕，好像也都強忍著笑意，個個將嘴唇撇成一線，更是興致盎然地繼續觀看這齣活生生的戲，因為，好奇的人們都想知道結局為何。

八兵衛又回復原來的姿勢，閉上眼睛，不理會怒目以視的平岡，這時，平岡才發覺對這個高深莫測的老頭兒大聲吼叫，於己只是徒增不利而已。於是，他便找下臺階，說：

「我的工作非常繁忙，不能在此窮磨蹭，我現要回奉行所——不過，我要叮嚀你一句，你必

須立刻逮住兇手，否則我還會再來的！」

說畢，便率領部屬匆忙地轉回奉行所了。

「白晝似乎越來越短了……」

十吾明知不會得到回答，仍自言自語道：

「怎樣？是不是該點燈啦？……」

人羣逐漸散去後，從門檻的一個角落處，響起蟋蟀聒噪的鳴叫聲。街上搭坐著遊客的大轎漸漸多起來，而行人亦摩肩接踵而過，拉客的粉頭却顯得異常熱絡。

在暮色蒼茫中，拂面的寒風也不由得要叫人打哆嗦。十吾一手拿起火石，一手攏了攏衣襟，他轉臉凝望著一直坐著不動的八兵衛的背影，突然想起已去世的父親。

當父親還在世時，也經常以這種姿勢看書，每當寒意侵入時，母親總要拿出外衣從後爲他披上。

——您冷嗎？——

因八兵衛的影是如此慈祥、親切，十吾在心中不禁這麼問道。他實在很想拿件外衣披在八兵衛瘦削的肩上，但，八兵衛平日冷峻的面容陡然浮在十吾的腦海中……

「以火攻火，一命抵一命！」這是多麼令人心顫的一句話，如果這僅是口頭上的一句話倒也無妨，但是，大夫他這個人言出必行，此話就具有無限的撼人力量啦！

那些三步併作兩步，急忙跑到火災現場的救火人員，面露的驚異神情，猶如被狡猾的狐狸所騙似的，這種可笑的表情，落入我們的眼裏，著實有些不忍，不過，我們也是情非得已呀！而他們這種訝異的反應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等他們抵達現場的那一瞬間，火舌才開始自時津屋油舖的後進屋子吐了出來；而且，時津屋裏所有的人，不！連掌櫃夫人最喜愛的那隻小貓，以及小夥計瞞著主人偷偷飼養的野狗，也都安然無恙地躺在後院睡大覺，燒毀的僅是油舖和掌櫃清兵衛而已，難怪他們要如此大驚失色囉！

後來，雖然眾說紛紜，但，總括一個結論，那就是：由於佐野屋一案是清兵衛所為，故清兵衛可能是畏罪自殺！因除此解釋較合理外，實無法解釋這樁奇異案件了。

而，山名外記的離奇死亡，也被認為是綠林大盜所為，這真是天大的笑話！朗朗乾坤，那有強盜敢明目張膽，截殺十名騎馬的武士和大官呢？

這個世界大概就是這麼不可思議吧？人們經常將思維範圍裏所無法解答的難題，強按上一個既知的答案，如果這樣還是行不通的話，就把這燙手的山芋交給老天，以各種迷信來解釋啦！

他——新九郎就經常輕易地做出常理無法解釋的事情來，令人百思不解。而他身處危境時，

則因反常理而行，故常能化險為夷，這種獨具的能力，在這次時津屋事件裏亦可證明。當然，我們無法瞭解大夫要下手做某件事情時，是否已胸有成竹？但是，你如果問他，他却會坦然地笑笑，說：「我要是不掃蕩羣魔，放手去幹這件事，我會覺得渾身不舒服！」而一筆帶過我們想知道的答案。

我並不喜歡「降魔寶劍」或「閻羅王的使者」這類話語，因為，在這些字眼裏，總給人一種邪氣的感覺，而大夫他却如此的磊落光明，無一絲一毫的邪氣可言，他的行為舉止就像流水般自然。至於他為何能如此自然地置人於死地，這個問題我也無法瞭解。

第三章 地獄之門

一

刺骨的寒風已連續刮了兩天，過一個下著冷雨的夜晚後，街道似乎已進入真正的冬季啦！

大宗寺的庭院裏，那棵柿樹的綠葉已全部脫離枝桠，墜下地面休憩；然紅色的山茶花仍盛開著，在業已掉光樹葉的銀杏樹梢上，每日清晨仍可聽見小鳥婉轉的啼唱。

很不尋常地，力庫一大清早便在長巷裏狂吠不停。一般而言，家犬吠叫都帶有示警之意，或心存恐懼，換言之，也就是將自己無法處理的情況通知主人的意思。因此，像力庫這麼雄健的聖伯納狗是很少狂吠不已的，然今早牠却一反常態，如發瘋般地以前腳猛抓新九郎屋前的門板，並大聲吠叫，就像已臨世界末日般的可怕。

「哎！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吵死人啦！」

新九郎滿臉不悅地從吊床上翻身跳下，一面嘀咕著。昨夜十二社的農人送來一隻難產的母山

羊，新九郎權充接生婆忙碌了一整夜，剛才閉上眼想好好休息一番，沒想到却被力庫的吠聲驚擾，難怪他要咒罵不已啦！

「如果不讓那隻山羊好好地靜養，可能會影響到產後的健康哪！……力庫真該修理修理，怎麼可以擾人清夢呢？」新九郎一面望著正在酣睡的山羊母子，一面推開紙門。

「早啊！大夫！」

在他的屋前，吉兵衛、治助、主水，以及長巷裏數個婦人向他打招呼，然後又扭頭看著井上的小屋簷。

「到底怎麼回事呀？」

新九郎抬頭望去，發現井上的小屋簷有隻小猴子——可能是懼怕力庫的吠聲吧？正蹲在那兒不住地抖著。牠本來是可以很輕易地躍下溜走的，但因脖子上拴著一條鐵鍊，使牠失去行動的自由，只有無助地在屋簷上顫慄著。

「這隻猴子是誰帶來的？」新九郎問道。

「是十吾家一個客人帶來的，他還在裏頭說話呢！」

治助比手劃腳地解釋著，新九郎一聽，便跳著腳，大聲地斥罵正在猛吠不已的力庫：

「閉嘴！那隻小猴子那麼瘦小，而你卻這麼強壯，你還這樣狂吠，嚇唬小猴子，不覺得慚愧

嗎？」

力庫被新九郎這麼一罵，似頗為羞慚地夾著尾巴，低吼一聲，便躲進新九郎的屋內。

當新九郎想伸手撫慰那隻被嚇壞的小猴子時，突然從十吾家傳來佐和異常的叫嚷聲。

「回去！你給我回去！我不歡迎你這種客人！」

站在井旁的人們不禁面面相覷，因為，佐和平素不僅不會如此大聲說話，就連她的舉止也顯得優雅有致，今日聽她這麼憤怒地吼叫，當然是頗不尋常，且事出有因囉！此時，十吾已至驛站工作，佐和的喊聲必是針對那位來訪的客人而發的，究竟那位客人是什麼人呀？為何會惹佐和發這麼大的脾氣，連平日的素養也棄之不顧地大罵呢？

「你殺了我的丈夫，現在還要來陷害我的兒子嗎？」

佐和聲色俱厲地指控著來客。

「不！不是這個意思！十吾雖然已經辭去見習同心的職位，但，他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，我想，父子連心，在他的心裏必然很想替他父親報仇——」

「十吾現在已不是武士，而是個安分守己的小市民了，我就是因為厭惡武士所謂的義理，才將同心的權利出售，搬到這條與世無爭的長巷裏！」

佐和的聲音高亢而尖銳，她似想藉此蓋過對方的聲浪，讓來者知難而退，不再打擾她們母子

的平靜。

「但是……」來客躊躇了半晌，像在找藉口。

「我說什麼也不能答應你，總歸一句話，我絕不能眼睜睜地見十吾去送死……現在請你回去吧！」

十吾家中恢復了短暫的寂靜，可能是那位訪客正低聲地向佐和道歉吧？爾後，就在衆人眼睛羣聚的焦點中，十吾家的紙門被人用力地推了開來。

踏出門外的是一個四十開外的矮小男人，但見他微微駝著背，斜著肩，一眼望去便可知他是個辦事細心，但却不果決的人。他對著新九郎衆人露出個無奈的笑容，說：

「很抱歉！打擾你們啦！……」

說著，又移動蹣跚的脚步走到井旁，說：

「讓你久等啦！弁慶！乖乖到我這兒來！」

聽到主人這麼招呼，小猴子吱吱地跳著。男人將猴子頭上的鐵鍊解開，然後將牠放在自己的肩上，轉身向衆人輕輕點個頭，便拖著沈重的脚步走出巷口。

「哼！原來是南町那個膽小的傢伙！呸！」

吉兵衛忿忿地朝地面吐了一口水，很不屑地說道。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新九郎好奇地問。

「他叫加屋正太郎，現在是高積巡迴。」

治助在旁答腔：「十吾的爹也太可憐了，他就是因為這個膽小鬼的連累，才白白送掉一條寶貴的性命呀！」

「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啊？」

「在這裏不方便談，大夫，我家正燒著一鍋海鮮粥，到我那兒去，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吧！」吉兵衛見新九郎興致頗濃，便這麼說道。

「不會耽擱你的工作嗎？」

「昨晚下了一場雨，所有的木材都濕透了，不管如何，總要等到午後才能開始工作的！」新九郎瞥了佐和家一眼，就尾隨吉兵衛之後走去。

微弱的冬陽，懶洋洋地將光芒投射在走過長巷口賣火柴的小販身上。

佐和送走加屋後，仍然沒有改變剛才的姿勢，端正地跪坐在榻榻米上。經過這段時間的緩衝，她的怒火已稍稍平息些，現心裏正懊悔著，方才似不該如此失態，無論如何，對方總是客人，怎可吼著趕走客人呢？

——這樣也好，反正我絕不能讓他再將我唯一的兒子十吾，誘去送命，否則我將來要依靠誰

呢？——

佐和自言自語地說著。這時，她又想起六年前，在一個夏夜裏，她的丈夫全身血淋淋地躺在一張門板上，被人抬進家門的情景，那是多麼令人難忘、傷心的一夜呵！

——哼！都是那個加屋害的！要不是他用花言巧言來拐騙責任感重、工作認真的丈夫，今日我怎會成爲寡婦，十吾怎會成爲一個沒爹的孩子呢？——

就在那天早上，加屋一面拭著額頭上的汗水，一面跳進十右衛門的屋裏。十右衛門和加屋是中條流劍道道館裏，時常併肩練劍的舊友，兩人皆承襲父職，成爲定町的巡迴同心，因而又是同事。

巡迴此一職位在同心的範疇裏，是屬工作較爲繁重的一環，但報酬也因此較爲豐厚。十右衛門爲人處世，態度十分懇切，同時也稍具才氣，所以，在同僚之間處得相當不錯；然而，加屋却因個性優柔寡斷，逢事退却不前，因此，同僚對他的風評不佳，均以爲他是個怕事的傢伙。

「喂！看吧！正太郎，這是你送我的種子種出來的牽牛花，開得還蠻不錯的吧？」

十右衛門指著庭院裏攀附在花架上的牽牛花，笑著想請加屋入內，加屋却搖搖手，氣急敗壞地說：

「我現在那有心情欣賞牽牛花……」

他喘口氣，略頓了頓，又接著說：

「我已經查出仁藏今晚下手之處了！」

「噢？真的？在什麼地方……」

十右衛門不覺站起來，急急說道：

「糟糕！若不立刻著手部署，仁藏又要成漏網之魚……」

「等等，別急，我應該說，根據我的研判，這應是八九不離十的事，雖然我本人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，在尚未掌握到充分的證據之前，奉行所是否肯……」

加屋一如往常，仍很懦弱地阻止了十右衛門。

自從開春以來，江戶城內無聲無息地出現了一個名叫仁藏的盜匪，他如同一股強勁旋風般地襲捲各處商舖。這夥盜匪以仁藏爲首，共五名，他們的行蹤詭異，出沒無常，官府對他亦感束手無策。

仁藏一夥的做案手法細膩而大膽，當他們選中下手的商家後，必派一名手下扮成老實人，至那商家應徵傭工臥底；經過一番仔細的調查，查明此商家置款之處、家中人數、宅第結構等，爾後再等適當時機下手搶劫。

他們做案殘忍，每次均將所有被害人予以滅口，因而迄今，仍無人見過他們的廬山真面目。

雖然奉行所集中全力加以追緝，同時亦加強夜間巡邏，但，這夥盜匪極有默契，武功亦頗為高強，所以，常成為漏網之魚，再逃至他處重起爐灶，使得奉行所亦對之無可奈何。

加屋很想緝捕仁藏歸案，立下大功以誇示朋儕，因此，他首先在心底盤算好，在他所負責的區域範圍內，究竟有那幾家最可能成為仁藏襲擊的目標，然後日夜加緊監視。

現在他發覺麻布市兵衛町內，有家老字招牌的批發米舖「米平」，最近經由「專門介紹傭工所」的介紹，僱進一位新傭工，名叫梅吉。梅吉此人工作賣力、頭腦靈活，同時，又因他會算帳、寫字，因此頗得掌櫃器重，時常幫忙掌櫃記帳。然，加屋從梅吉的一舉一動中，可感覺出他並非泛泛之輩，於是，加屋便向介紹所調閱有關梅吉的資料，想從中查出端倪。根據資料上的記載，梅吉是川越在人，因性不喜莊稼生活，故至江戶來打天下。

「昨日，那個梅吉奉掌櫃之命到牛遷去辦事，途中，當他經過掘割時，却和一個賣麻薯湯的小販，躲在隱蔽處竊竊私語了老半天，你說他行跡豈不是可疑？」

「可是，單是這樣，怎足以判斷……」

「起先我也是不敢妄加推斷，但是，那個小販我從未見過，很像外地人，我心裏就覺得可疑，經過一盞茶的功夫，那個小販就像一陣煙似地消失了……我向附近的居民打聽，他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從來沒見過那人……既然如此，他們必然都是仁藏的手下，約定昨日交換信息的！」

「嗯……」十右衛門略沈吟了一會兒，點點頭表示同意加屋的看法，因為，此事果真有蹊蹺。

「我們還是趕緊先通知筆頭同心（負責管理同心之職）大人吧！」十右衛門突然開口說道。

「……可是，萬一我的研判錯誤，那豈不弄巧成拙？對你宗方而言，當然沒什麼打緊，但是，我一向表現平平，筆頭同心大人不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才怪呢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十右衛門心裏相當明白，加屋心中這層顧慮是其來有自的，因，加屋本身並無什麼才能，只是承襲父職，方能任同心之位，而如今，加屋外殼所殼的那層金粉，也開始逐漸斑斑剝落了，換言之，加屋不能再犯絲毫的錯誤，否則他的職位就足堪虞慮啦！

「我們還是先不要向奉行所報告，由我們兩人暫時打頭陣，監視『米平』的動靜吧！你看如何？」

「可是，我今日並沒有值勤哪！」

「什麼？沒值勤就不能抓盜賊嗎？」

「哎！話不是這麼說，我必須遵守規定……」

「那你就跟我來吧！……仁藏那夥無法無天的盜匪，在這半年來，已殘殺無辜達數十人，所有江戶的商家及其家族、夥計，日日提心吊膽，徹夜難眠……」

由於十右衛門深信加屋會在背後掩護他，因而僅是注意前方的來敵，而無暇顧及背後。就在他解決掉兩名盜匪，戒心較為鬆懈之際，梅吉竟悄悄溜至他的背後，予以偷襲。

「啊——」梅吉的短刀無情地插入十右衛門的背部，當他想回身反擊時，仁藏的長刀又照面劈向他的肩膀，只見一股鮮血從傷處迸出，噴得到處都是觸目的斑斑血花，十右衛門無力地抽搐數下，便軟綿綿地倒下了。

松助的手腕亦被仁藏砍傷，一個踉蹌，倒栽葱似地跌進運河裏，在那兒載沈載浮。就在他們廝殺成一團的時候，加屋却臨陣退怯，一直躲在水桶裏打哆嗦，他並非刻意想保護自己的生命，而是，由於天性膽怯，當他看到一片刀光劍影，血肉橫飛的情景時，早就全身發軟、無法動彈了。

加屋之所以劍術遲滯不進，在其崗位上一直無良好表現，也均是他這種天生不喜血腥和暴力

結果，十右衛門的心被說動了，他想，如果監視的結果，發現梅吉僅是一名普通傭工，那於己也無任何損失啊！反之，要是梅吉果是仁藏派在「米平」臥底的手下，那就可趁機將這夥盜匪一網打盡，既可立功又可幫助同僚舊友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但，加屋的推斷不幸屬實——

當晚，十右衛門、加屋和加屋一名手下松助，藏身在「米平」放置天水桶（按，日本一地皆是木造房屋，易遭祝融侵襲，故，當時幕府規定，每戶人家均需備置數個以至數十個盛滿水的水桶，以為不時之需，此稱為天水桶）的陰暗處。到夜深人靜時，仁藏那夥盜匪果真乘著小舟，搖著櫓，靜悄悄地沿著堀割的小運河溯水而上。

十右衛門本想鳴警笛，召來援兵，但又怕打草驚蛇，因此，只好與加屋、松助暗中監視對方的行動，待摸清對方的實力之後，再決定如何採取行動。

當仁藏一夥魚貫行至「米平」大門時，十右衛門暗中一數，對方共是四人，而已方則有三人，雙方實力相當，要一舉擒獲對方，應不致有太大的問題。

「上！」十右衛門反身對加屋、松助打聲暗號，不待他們兩人的反應，便率先衝出。

「仁藏！放下武器！乖乖束手就縛吧！」

十右衛門高舉長刀，正氣凜然地怒喝道。

剛才加屋來訪時，神情頗爲懇摯地說：

「佐和嫂！這六年來，我的良心一直遭受苛責，我爲彌補自己所犯的過錯，日夜都在打聽仁藏的下落，一直想爲宗方兄復仇！因此，我託大阪西町奉行所時時留意，一旦有仁藏一黨的任何消息，就立刻通知我。就在昨夜，大阪西町奉行所派人來告訴我，仁藏又在京都消失了……我想，仁藏必定還會捲土重來，回到江戶作案，妳說，這豈不是讓十吾替父報仇，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？」

——我再也不會上你的當了！——

佐和內心思潮澎湃，這麼反駁著加屋。

（我和十吾在這條長巷裏，過著相依爲命的平靜生活已有數載了，雖然十吾當個驛站的小帳房，將來不會有什麼出人頭地的機會，也不能得到顯赫的地位，只是庸庸碌碌地過一生，但，也不致惹來殺身之禍，有日血淋淋地被人用門板抬進來啊！……而且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還可替十吾娶房溫柔嫺靜的媳婦，購置較大的屋宇，然後，媳婦再替宗方家添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娃，我就可過著含飴弄孫、三代同堂的恬靜、幸福生活了，這是多麼美好啊！這才是我和十吾應該尋求的，你想想，縱然是報了仇，又當如何呢？死者已矣，來者不可追啊！）

——不！我絕不願再爲那些事牽腸掛肚，提心吊膽了！丈夫已離我遠去，我怎能再讓唯一的

行爲的個性所使然。

每人都有弱點，譬如，一個劍術高超的武士，可能會懼怕一隻微不足道的青蛙；或一名柔道高手，見到小狗時，也會嚇得兩腳發軟。同樣地，加屋最懼怕的即是殺戮和血腥，當他看到鮮血時，就會嚇得面無血色、全身打顫，頓時喪失所有的判斷力與思考力。

整個事情的全部經過，後來經由差點喪命的松助口中說出，他非常憤慨地指責加屋見死不救，因此才使自己掛彩、十右衛門喪生、仁藏得逞。三日後，加屋即被撤去定町巡迴之職，轉調高積巡迴。

所謂高積巡迴之職，即是負責看守堆積在河岸的木材，防其崩塌之職。對於專賴河川運輸作爲交通大動脈的江戶而言，此一職務是必要的，然而，對負責此一工作的同心來說，却有點學非所用之感，換言之，即是個閒職。

自從那日後，仁藏的形踪頓時銷聲匿跡，不久，據說他又在京都一帶復出，重施故技騷擾良民。

佐和對加屋真是恨之入骨，因，事發當天，她躲在裏邊的屋裏，隔著一層紙門，將加屋和十右衛門之間的談話，一字不漏地全偷聽了去，所以，她覺得丈夫的冤死，宛如加屋以花言巧語將他的生命出賣給仁藏似的。

道。

「喔！已經到了進補的時令啊？」

原來，在江戶時代，人們管吃鹿肉叫「吃藥」。每到寒風凜冽的季節，鹿肉就特別鮮美可口

兒子去送命呢？——

佐和不由得打了個寒顫，她抬眼望了望身旁神龕上的神主牌位，然後站起來，開始準備午飯。

二

新九郎將十二社的農人夫婦送到了街上。

「如果出乳量發生問題，隨時帶來給我看喔！」

新九郎摸摸山羊的背部，這麼對農人叮嚀道。山羊溫馴地朝新九郎「呬」地叫了一聲。

「大夫，這次多虧你幫忙，要不然我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？」農人敦厚、多皺紋的臉上，綻出了懇切的笑容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這是我們做大夫的職責呀！」

農人把山羊背起來，而他的妻子則將剛出生的小山羊摟在懷裏，兩夫婦又彎腰又點頭地向新九郎道謝，然後，彎過嬌聲喧嘩的娼館屋角，不久就消失了。

從四谷關卡舊跡，作一直線延伸的甲州街道上，有座理性寺和水番所（相當今日之水利局）對峙，再走幾步，就是所謂的下町、中町、上町等地的娼館。

新九郎一面斟酒，一面笑著說。

「因為我娘生性不喜歡暴力，所以，當她要下嫁給任職同心的爹時，著實考慮得相當久。她想，這份職務是以維持治安為職責，一般而言，同心們皆會守望相助，因此，罕有同心身喪盜賊手中，如此一轉念，她便答應宗方家的求親了……可是，自從爹慘死後，娘的這份信念就逐漸動搖，甚至不准我任見習同心之職！」

十吾悲傷的眼神眺望著渺不可及的遠方，這時，他的腦海中又浮起，六年前，母親如失去理智般地撲在父親滿是鮮血的屍體上，呼天搶地的那一幕。

「可能這樁慘劇對她的打擊太大，心靈受創過深，因此，待辦完爹的後事，立刻就將同心的權利出售，同時搬到閭羅長巷居住，還不准我佩刀哪！」

「這種心情我能體會，一個人只要能平安無事地活在這世上，就是無限的幸福。」

蕃薯片已經上桌了，蔥和柚片的濃濃香味，很暖和她將新九郎和十吾的心圍繞住。

「大夫，我實在得想替父親報仇，每當我想起仁藏還在逍遙法外，為非作歹時，就覺心中有股怒火要燃燒起來……你說，我怎能過得安逸、平靜？」

十吾憂憤地說著，又猛灌了一大口酒，以衣袖擦擦滿是酒漬的嘴角，逼視著新九郎。

「你這種為人的心情，我也能瞭解，不過，你若是單為父仇，我奉勸你還是不要插手的好

，同時又可進補，因此，才稱為「吃藥」——然，亦可能因人們對食用四腳動物感到愧疚，因而才以此名稱避諱吧？——久而久之，連食用豬肉、牛肉、兔肉也一概稱為「吃藥」。

「不過，我還是想吃蕃薯片哪！由於工作上的關係，我總覺得吃那些動物的肉，實有點不忍心！」

老頭兒一聽新九郎的解釋，頓時張大嘴巴，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著他，然後才忙不迭地向新九郎表示歉意，羞紅滿臉，扭頭走向屋後。

所謂的蕃薯片，即是蕎麥中摻入野生蕃薯，拌成一道家常下酒菜。江戶人喜吃蕎麥，在享保中葉，街上販賣蕎麥的店舖，有如雨後春筍般林立，這也是因蕎麥價廉物美之故。通常，一碗蒸蕎麥約賣六、七文，而新九郎所點的蕃薯片，一盤則賣二十文左右。

「我完全向母親屈服了……母親她……知道我的弱點……她還……數落了我一頓……」

新九郎醉眼惺忪、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她是不是禁止你插手管盜匪的事？」

「噢？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怎會不知道？平素那麼典雅嫻靜的婦人，竟然如此失態地尖聲吼叫，大夥兒早就知道啦！」

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十吾的酒意頓時醒了一大半。

「俗語說，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那些無法無天的盜匪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！」

「可是，這樣——」

十吾一急，剛想開口辯駁時，竹之助從外走進來。

「大夫，怎麼你也在這兒？」

竹之助滿臉盎然笑意地向新九郎打招呼。

「那有夥計對客信說『你也在這兒』的？」

竹之助不好意思地搔搔頭，只好直衝著新九郎傻笑。雖然竹之助已扮成男裝，但，十八歲少女雪白豐腴的肌膚，還是無法隱住；換言之，儘管她的舉止已儘量男性化，然而，她那以白紗布緊緊纏住的胸部，和短袴下所露出的圓嫩小腿，著實會引人遐思。

「剛才我路過長巷，看到有患者上門找你，是番衆町那家當舖的老掌櫃，所飼養的文鳥拉壯子啦！」

「喔！那我該回去啦！」

新九郎將碗裏所殘餘的蕎麥一掃而空，然後抹抹嘴，起身走向櫃檯，笑著對掌櫃說：

「嘿！掌櫃的，真不好意思，又要跟你除帳囉！」

掌櫃哈著腰，疊聲說：「說那兒的話，說那兒的話。」

「哼！怎麼又要除帳嘛——」

竹之助揀著腰，噘起嘴說：

「該收的治療費，你也甭客氣，收下來吧！同樣的，我這兒該還的帳，你也不能再拖了！」

「知道啦！知道啦！這麼婆婆媽媽的！」

新九郎回頭瞟了瞟已酩酊大醉的十吾一眼，然後，大跨步地走出「龜屋」，往閭羅長巷邁去。

翌晨，空氣似乎更加地凍寒。新九郎不住地搓著雙手，放在嘴邊哈著熱氣，往南町奉行所的方向，一路迤邐而去。當他行至業平橋畔時，和扮作販賣金盞花的加屋擦身而過。這個滿臉老態，微駝著背的中年男子，以扁擔挑著數盆含苞待放的金盞花，蹣跚地走向街上。

「弁慶，一年容易，又即將是新春了。」

加屋喃喃地對蹲在肩上的小猴兒這麼說著。

不久，賣鮮花的小販也出現了，遠遠還可聽見小販叫賣風箏的吆喝聲；待會兒還會有小販叫賣，新春時掛在屋簷下以稻草編結而成的裝飾品。

「就算仁藏會潛回江戶，也不一定會去偷襲『米平』啊？你怎能如此肯定……」

「『米平』是仁藏在江戶最後的目標，所以……」

在那個無星的夜晚，殺死同心十右衛門的仁藏一黨，可能覺得自身岌岌可危，因此，才趁官方向亂成一團時，離開江戶，逃匿無踪，當然，梅吉也從「米平」消失啦！

「……你現在又不是定町巡迴，也不是受人重託的密探，這麼做豈不是有些僭越職分了嗎？……」

「這我當然知道，可是……」

「沒什麼可是不可是啦！你只要每日都到河邊去看守堆積的木材，就已算是盡忠職守囉！……你最好不要多管閒事，要不然，可能又會像六年前一樣，平白叫別人為你送掉老命，使得我們南町的面子掃地，如果真是如此，今後你可是自身難保囉！……」

涉川丟下這句話後，不待加屋有何辯解，便自顧自地扭頭走出奉行所，獨留加屋一人怔在原地。

半晌後，加屋才滿懷著失望離開奉行所。

自從六年前發生那椿慘劇後，他的糟糠妻不屑他的作為，一氣之下便下堂求去了，而那些同僚亦皆對他敬而遠之。如今他是孑然一身，無親無故，這隻小猴子弁慶就是他唯一傾訴心聲的

加屋深深地歎口氣，心想，一晃眼，六年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溜過去了，無論如何，這次必得替十右衛門復仇，以慰好友在天之靈，也才對得起他的遺族。

——但願這次能順利地將仁藏逮捕歸案，否則不知他又要濫殺多少無辜？騷擾良民至何時？

加屋多紋的臉上浮現一絲堅毅的神色。

當他經過奉行所的時候，略略躊躇一會後，便提起脚步走進筆頭同心涉川傳兵衛的屋裏去。

「嘿！加屋，你啥時候會算八卦啦？」

當涉川聆聽過加屋的推論，認為仁藏極可能已潛回江戶，而且，還可能會再度襲擊「米平」後，露出揶揄的笑容，如此取笑一向優柔寡斷的加屋。

涉川是個未及四十歲即當上筆頭同心之職，顯得幹練而精明的人，他的體格非常強壯，一張油紅紅的臉，令人覺得他是個嗜酒如命，並喜好漁色之人。

「大阪西町奉行所的通知我已經看過了，上面說仁藏的行踪已在京都消失了，可是，它並未載明他會潛回江戶啊？」涉川炯炯的眼神直射向加屋。

「可是……像仁藏這般盜匪，他如果不是挑大阪，就是選像江戶這種大地方作案……」

加屋仍然一味強調自己的觀點。

對象，當時眼睜睜地看著好友被殺，而不敢挺身助一臂之力的事實，對他而言，可說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，換句話說，等於是扭轉他生命歷程的轉捩點。

對目前的加屋來說，要他放棄弁慶這隻小猴子，不啻是將他推下孤獨的無底深淵般地痛苦。

x

x

x

加屋的腳很自然地便朝四谷的方向邁去。

現雖是晌午時分，但濃密的烏雲罩住極力想掙脫出來的太陽，天色顯得黯然、灰澀。

驛站在午後有段休息時間，因此，驛站裏擠滿照顧馬匹的馬夫、牛郎，以及來往的商旅，使得驛站人潮洶湧，熱鬧非常。加屋瞪大眼睛，直望著擠在人潮中，一面扯著嗓門將所有駐足驛站的人作各種妥善的安排，一面又低頭記帳的青年，心中突興無限慨歎……

——哎！太像了……簡直就像同一模子印出來似的——

六年前還留著瀏海的十吾，現已長大成人的英挺煥發，面貌酷似十右衛門，頗有乃父之風。

加屋一直站在屋簷下，凝望著十吾的側臉。

可能簽收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了，當這羣人散去後，加屋才開腔和十吾打招呼。

「嗨！十吾，工作很忙碌嗎？」

「喔！加屋大人！那裏，現在可清閒一陣子啦！」

「你長大囉！看起來就像是個大男人。」

「那裏，那裏。」十吾白晰的臉龐霎時抹上一片紅暈。

「你知道我的來意是什麼嗎？」

方才還浮現在十吾臉上的笑意，頓然消失得無影無踪，換上的是驚愕和激動的神情。

「大盜仁藏又捲土重來，潛回江戶啦！他這次必定還會再度搶劫『米平』，一定的！」

「您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」

「那傢伙非常聰明、狡猾，俗語常說，雷電不會劈同地兩次，他就是利用這種常理，趁警戒鬆懈時，再度復擊『米平』，人們定會措手不及，這樣他便得逞啦！」

「你握有什麼線索嗎？……聽說，以前他是派一名叫做梅吉的手下，到『米平』去當內線……」

「不！這次還沒有新夥計加入『米平』……」

加屋將身子靠過來，低聲對十吾說：

「『米平』裏有個老婦人名叫久子，她一直都在『米平』裏幫傭。前些日子，她常常跟一個小厮去賭錢，賭得上癮了，竟將所有的私房錢都輸光，還到處舉債，說也奇怪，她最近却將所有債務還清了……」

「您的意思是？——」

「必定是仁藏以重金買通她，要她在約好的時刻裏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後門門栓打開，一定是如此！」

「……加屋大人！……」十吾欲言又止。

加屋繼續說：「只要我們日以繼夜地監視『米平』！仁藏不久就會原形畢露，乖乖落網的！」

「不要說了，加屋大人，您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爲什麼不到奉行所去報告呢？……」

「我早就去報告啦！可是，他們都不肯置信！」

加屋的眼睛閃過一抹痛苦的眼神，說著，他又激動地搖晃著十吾的雙肩，無助地說：

「我現在已是勢單力孤，所以才來找你——」

「加屋大人，憑什麼別人不肯相信的事，一定要我相信呢？難道我有這個義務背叛慈愛的母親，來聽您的話嗎？——是不是？」

抓住十吾雙肩的手，無力地垂了下來。

「……當然不是，有義務的人是我！雖然我想彌補已鑄成大錯，但，我總得先要使別人相信我的話呀！」



可能有些貨物即將運進驛站，因此，這時有四、五個牽著馬的旅人湧進了驛站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再打擾了！」

加屋黯然的臉色寫滿失望的情懷，他道聲叨擾，便轉身離去，在他肩上的小猴子亦慶回頭望著十吾，牠那悲傷、無助的眼神，就如同牠的主人，那麼令人心酸，十吾不由得向前追了兩、三步，凝神地目送加屋的背影逐漸遠去。

「十吾！」蒼勁的聲音從十吾背後傳來。

十吾轉身一看，原是掌櫃八兵衛從代官所回來了。

「那是南町的加屋吧？」八兵衛亦盯著加屋的背影，不經意地問道。

「是呀！」十吾隨口答道。

「他來這兒幹什麼？」八兵衛的雙眉打了個結。

「他來告訴我，仁藏潛回江戶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仁藏？……仁藏潛回江戶？」

由於八兵衛震驚的表情過於誇張，因而十吾也被嚇一跳，因為，一向都是垂搭著眼皮的八兵衛，乍聽仁藏之名時，竟眦目而視，張口結舌，此幅景象非比尋常。

「掌櫃的，您和仁藏有什麼瓜葛嗎？」

十吾感到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便怯怯地問。

「混帳東西！你在胡說些什麼？」

八兵衛狠狠地瞪了十吾一眼，然後匆忙轉身入內，空留十吾滿腹疑雲，待在原地支頭暗忖：

（這究竟怎麼回事？掌櫃和仁藏……）

十吾一面想著，一面拿起帳簿開始工作。

x

x

x

一入夜，冷飈刺骨的寒風便在淒清落寞的街道，孤寂地刮了起來。番町的藥種批發店「相模屋」內，帳房和夥計們圍著掌櫃，將今日營業所收的帳目登記好後，便一齊數著銀子。一個小廝雖然又在火爐上添加一塊木炭，但，在這空曠的屋裏，似有無限的寒意。

「這是什麼鬼天氣，手都快凍僵啦！」

掌櫃多平哈著氣，不斷搓著手這麼說。

「叫代子再提一壺茶來吧！」

這時，街上突傳來熟悉的吆喝聲。

「烏龍麵……烏龍麵……」

夥計們不約而同地齊轉臉望著多平，臉上露出祈望的表情，多平搖著頭，苦笑一下，說：

「嘿！這老頭來得真湊巧！與助，你替他們每人叫一碗烏龍麵來吃吧！」

「是的！」與助興奮地應著，立刻起身將大門打開，但，在這瞬間，他却像迎面碰到一股強勁旋風似的，又被捲了進來，大夥兒定睛一看，原來他被一蒙面武士反扭著手，押了進來。與助痛苦得不斷呻吟著。

多平和其他四個夥計見狀，全嚇得突地站了起來，他們不住地打哆嗦，舌頭就像打結般，一句話也吐不出來。

那股黑旋風，原來是一羣臉罩黑色蒙面巾，全身黑色勁裝打扮，手提長刀的盜匪。

「不要出聲，我們不會傷害無辜的！」

為首的仁藏低喝一聲，警告著眾人。

「你的親人是不是只有一位夫人和兩個女兒？」

多平嚇得噤若寒蟬，只是忙不迭地點頭。

兩個蒙面人手脚俐落地將所有打寒顫的夥計，以及多平，五花大綁似地捆起來，另兩個蒙面人則從後進屋裏，押出三個身著睡袍，嚇得臉色發青的女人。

「今日收到的銀子只有這些？其餘的放在那裏？」

「全部……全部只有這些……」

去一脚，可憐的母親便在地上滾了滾，暈死過去。

「首領，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搜出來啦！」

一個蒙面手下搬完最後一箱銀子後，向仁藏報告。

「好！」說著，仁藏把腰際的長刀拔出，毫不猶豫地，一刀便朝躺在他腳邊的少女的心窩刺去，「撲」，鮮血如泉湧般迸出，少女還未及發出任何呻吟，已香消玉殞了。接著，仁藏又揮刀，如電光石火般，將掌櫃、帳房、夥計們一一斬殺——這一連串動作，是如此地迅速，就像在一眨眼間，而且未發出任何聲響。

同時，他的刀法非常準確，刀刀均命中要害，一刀斃命，胸前所噴出的鮮血，絲毫也沒濺到他身上——這一切顯得如此乾淨俐落，由此可知他們是多麼熟練。

地面遍佈了數具屍體，血流幾可漂杵，但，揮動著長刀的仁藏和手下，眼光却是那麼淡漠，無情。

入靜夜更深，遠處響起寅時的鐘聲——

加屋的身影在「米平」附近出現了。

雖然涉川警告他不要插手的話聲，至今尚迴盪在耳旁，但，熬不住良知的驅使，他一直是食不下嚥，夜不安寢，總覺想若不將仁藏逮捕歸案，簡直比殺了他還難受，因此，他想，摸著黑去

多平一面抖著，一面搖搖頭答道。

「真的嗎？」——仁藏隱在蒙面裏的眼睛，突閃出狡獪的光芒，他邊問道，邊探手伸向多平十五歲大的女兒胸前。「啊」一聲，同時伴著一聲驚叫，她的前襟頓時被撕成兩片，雪白的胸部全坦露在衆目睽睽之下。

「我求求你，把銀子給他們吧！」

多平的妻子嚇得魂不附體，以近乎嘶喊的聲音向多平求道，多平咬咬牙，嚥了一口水後，說：

「銀子……銀子就在藥草房裏，最角落的櫥櫃內——我求你行行好，放了我女兒吧！……」仁藏的手下在首領眼色的示意下，立刻到藥草房將一箱箱的銀子搬出，像座小山似地堆在前廳。

「雖然只是一顆尚未成熟的青杏，不過……嘿嘿嘿……江戶的女人還真是够味呢！」

仁藏又以色眯眯的眼光，緊盯著半裸的少女，涎著臉這麼調戲道。旋即，他一手推倒像秋風中的落葉那般無助的少女後，便迫不及待地用力扳開她的雙腿。

「娘——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……」

多平的妻子猛地撲向仁藏，想解救自己的女兒，仁藏却毫不客氣地向她揮去一拳，並順勢踢

監視「米平」，碰碰運氣也好。

——只要能發現久子與仁藏一夥所約定碰頭的地方，我就可馬上去通知奉行所，將他們一網打盡，這樣，我不僅可不必參加血鬥，還能將功折罪哪！

——在凜冽的寒風中，加屋縮著脖子，在「米平」四周逛了一圈。已經緊緊關上大門的店舖，人聲已息，毫無動靜。樺木做成的大招牌上面的金字，在夜色中仍閃爍著耀眼的光芒，似在嘲笑著孤獨的加屋。

加屋打算鎮夜守在那兒監視「米平」，所以，就將凍得直發抖的小猴兒揣在懷裏，然後坐在屋簷下的陰暗處，眼睛一霎不霎地瞪著「米平」四周。

就在這時，屋宇旁的一個側門突被人從裏邊打開，肩上扛着千兩箱的黑影，不聲不響地一個個閃了出來。

加屋懊惱不已，自己來遲一步，仁藏已得逞了！

——如果現在有只哨子，那該多好！——

高積巡迴的聽位不似一般捕快有哨子，但，縱使他有哨子，是否膽敢鳴哨示警，他倒沒這份自信。

「辛苦妳囉！」最後閃出的黑影回頭說道。

接着，門邊露出一個女人的臉，她就是內應的久子。

「首領，按我們以前的約定——」

久子以顫抖的聲音，望著仁藏，畏縮地說。

她的臉上皺紋縱橫，黑斑遍佈，看來已垂垂老矣。剛才，她眼睜睜地看着主人、家族以及夥計們慘死刀下，那幕至死也難以忘懷的影像，仍浮現在她眼前。這時她的顫抖，不僅因刺骨寒風的拂面，也因過度驚懼所致。

「放心吧！我不會虧待妳的——」

仁藏示意身旁一名手下，那名蒙面人右手探入懷中，但，拿出來的却非財寶，而是一把白晃晃的匕首，在久子尚未看清究竟是怎回事之前，那柄匕首已從久子的耳下，劃至胸前，頓時鮮血四濺，久子應聲倒下。

「走吧！」仁藏低聲喝令道，四名蒙面人均默默點頭。不久，五條黑影一閃，就消失在轉角處了。

前些時候，他們覺得在「相模屋」所洗劫的財物過少，很不滿足，故在稍事休憩片刻後，又再度洗劫「米平」。

待那些黑影消失後，加屋才像狗一般，悄悄地從屋簷下爬到側門，當他看到久子的死狀時，

不覺倒抽一口冷氣，但見久子睜大一雙微凸的眼睛，無言地瞪著夜空，倒在血泊中，似乎死得頗不瞑目。加屋的兩腳直發軟，怎樣也站不起來，他對如此不中用的自己，實在無法原諒。六年前好友慘死在他面前，他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，今日，他又眼見盜匪肆虐，同樣地見死不救，這樣的膽小鬼苟活至今又有何意義呢？——他趴在地面，不停地捶打地面，還低聲地嚶嚶啜泣着。

三

翌晨，「相模屋」和「米平」全家大小被殺的慘案，已傳得滿城風雨。這兩樁血案猶如五雷轟頂，震得人們日日杯弓蛇影，夜夜無法安眠，每人的笑容如春陽中的溶雪，已消失得無影無踪，掛上的則是驚懼、恐怖的表情。

那日午後，十吾到驛站後才聽到這則消息，竹之助還拿一張行旅送她的快報給十吾過目。

傍晚，十吾又進「龜屋」喝悶酒。

「哇！十吾，難得呀！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喝悶酒。」

主水和治助經過「龜屋」，發現十吾一人坐在桌前，仰起脖子猛灌酒，覺得很納悶，便在他面前落座，打趣道。

「你這樣牛飲，你母親看了不嚇破膽才怪呢！……停停吧！不要這樣喝啦！會傷身體的！」

「我娘那兒我自己會去說，你們不要攔我！」

治助一邊吃著餡餅，一邊啜着酒，一副自得其樂的神情。治助這人有個小小的嗜好，那就是，當他喝酒時，總喜歡佐以餡餅和羊羹。

這時，不知新九郎和吉兵衛從何處冒了出來，也走過來湊熱鬧，新九郎在主水面前落座，吉兵衛則坐在旁邊。

「你不要管他，隨他去吧！一個身長七尺的男子漢，有時也會借酒澆愁，喝他個爛醉如泥的！」

新九郎對主水使個眼色，豪邁地說道。

吉兵衛則輕輕扯着主水的衣袖，悄聲說：

「他是因仁藏那個盜匪的事，感到心頭鬱悶，才到這兒借酒澆愁的，大爺，您不記得嗎？就是那個——」

「喔！原來是為殺父的仇人心煩啊！」

主水輕聲地點頭道，又無限同情地望著十吾。

就在此時，身旁突響起劈哩啪啦，紙門傾倒的聲音，待大夥兒仔細一瞧，原來是有個醉得東倒西歪的醉漢，撞倒紙門，整個人像要摔倒般地跌撞進來。

「快……快把酒……酒拿來！……」
醉漢口齒不清地吆喝著。

「喔……原來……是加屋……大人哪！」

十吾拾起惺忪的醉眼，亦含糊不清地招呼道。

一旁的治助連忙伸手扶著加屋坐穩。

「這隻小猴兒還真像牠的主人哪！」

那隻小猴子被大夥兒直拿著眼睛瞧，心覺害怕，死命地纏著加屋的脖子，吉兵衛見狀，頗感好笑，便這麼說道。

「你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！……」

突然，加屋很清楚地一字一字答道。雖然他已經醉得無法坐穩，但，他的思路却仍有條不紊，異常清晰。

「因為他缺乏勇氣，所以才會眼睜睜地看著無辜者喪命在惡徒手中，而無法動彈一步，是個名副其實的膽小鬼。」

加屋說著，將放置他面前的酒盅拿起，一口飲盡，然後趴在桌上，開始低低啜泣著。

「我實在沒辦法……只要一聞到血腥味，我的腦子就會突然變得混亂，而失去所有思考和判

斷的能力，同時，全身肌肉也會變得僵硬而無法動彈……我真想一死了之，免得繼續丟人現眼，就像這隻小猴子……」

大夥兒均屏息凝視著激動自剖的加屋。

「就由於我的不中用，現已變成衆叛親離，孑然一身了，只有這隻小猴子是我唯一的伴侶，所以，我想，最起碼這隻猴子也該比我有膽量才行，為此，我才替牠取名字弁慶（日本童話故事中頗具神威的大力士），但——」

弁慶從剛才就一直模倣著主人，不斷地垂淚。

「我並不是想立什麼功，只是想到，如果不遏阻即將發生的慘劇，於心何忍呀！……我一心一意只想將那羣無惡不作的殺人兇手繩之以法，如此罷了……涉川大人，您竟和這隻猴子一樣……我不是說得很明白嗎？『米平』危在旦夕……結果，不是被我言中了嗎？但，我……我還是無法加以阻止，慘劇仍然發生啦！」

加屋抬起枯瘦的手臂，緊握拳頭，用力地捶打桌面。

「我並不打緊，猴子也沒啥關係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，不管別人怎麼說……有人要枉死刀下，是無辜的人們要被殺，你們知道嗎？……你們怎麼可以袖手不管？怎麼可以不聞不問？你們這樣對嗎？……」

十吾霍地站了起來，在他蒼白的臉上，凹陷的大眼閃爍着異樣的光芒。

「對！我們不能再坐以待斃，應有積極的行動才對！」

新九郎無言地瞟了瞟十吾一眼。

「不錯！這麼做是違反人道的，可是，我也愛莫能助啊——」加屋說到激動處，索性趴在桌上嚎啕大哭，片刻後即轉為低低的抽泣聲，不久就趨於平靜了——大概是剛才灌下的烈酒已經發生效用了吧？

「大夫！」十吾沉聲喊道——或許是加屋剛才那席話的影響吧？十吾的醉酒似已醒一大半。

「看情形還真不能放手不管咧！」

新九郎很平靜地望着十吾答道。

「但，要幫個膽小鬼，實在不想幹！」

吉兵衛似極不情願地端起酒杯，瑟瑟已經變冷的酒。

「他並不是個膽小鬼！」新九郎正色道。

「咦？此話怎說？」吉兵衛不解地問道。

「你想想，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敢去監視『米平』嗎？」

新九郎望着吉兵衛，後者無言地點點頭，新九郎又接着說：「同時，一個膽小如鼠的人，能

將自己嚇得無法動彈的醜事，以及本身的弱點，皆一字不漏地剖析給別人聽嗎？這都需要極大的勇氣才能做到的呀！」

「可是，我也是不想插手，因為，幫助他就等於是幫助奉行所哪！這我就不想幹！」

看情形，主水似乎也不熱中。

「好吧！這種事情是勉強不得的，凡是心甘情願插手此事的人，再跟我一起行動吧！——不過，十吾，我再叮嚀一句，你必須明白，這絕不是代父報仇的私人行動，而是為維護天理，伸張正義之舉，懂麼？」

新九郎鄭重地對十吾強調道。

「是的，我明白！」十吾神情凝重地領首答道。

「那從明天起，我們就開始着手進行吧！爲了避免別人起疑，今晚就談到此，我們各自離去吧！」

說畢，新九郎彎腰，一把扛起已經爛醉如泥的加屋，率先大跨步地走出「龜屋」。

「十吾，回來啦？」佐和推開紙門，扶着酩酊大醉的十吾，一面跨入屋內，一面憂心如焚地問道：

「孩子，怎麼喝得醉醺醺的呢？」

翌日清晨，新九郎踩着碎霜，意態悠閑地出現在玉川河畔，那隻猛犬力庫，就在新九郎的腳邊竄來竄去，還有小花貓、小白兔、斑鳩，顯得熱鬧非常。

「嗨！早！」新九郎精神抖擻地招呼着。

「嗨！早！」十吾亦點頭招呼道。

兩人口中吐出來的氣，在晨曦中形成一片白霧。

「怎麼無精打采的？昨晚沒睡好？」

「嗯！昨晚一踏進家門，娘已經在等着我了……」

「哦！是不是鼓起極大的勇氣，瞞了你娘？」

新九郎滿懷關切，壓低著嗓門問道。

「是的，雖然我不願撒謊，傷娘的心，可是……」

她慈愛地輕撫十吾的面頰，然後幫他解開外褂的衣帶，擰了一條濕毛巾遞給他，柔聲問道：

「到底是什麼事讓你心頭鬱悶，非藉酒澆愁不可呢？難道……難道是仁藏的事嗎？」

十吾抬眼瞧見母親憂焚的神情，一陣心酸，實不忍啓齒，只有怔怔地望着母親清澈如水的雙眸。

「孩子，我很瞭解你的心情，雖說父仇是不共戴天，但是，你也應體諒爲娘的立場，我完全是爲你好啊！……孩子，我求求你，就依我這一次吧！」

「娘，我求您不要這麼說……」

十吾的眸子閃過一抹痛苦的神色，低喃著。

「人是不可信賴的，因爲你涉世不深，本性純良，很容易受騙，所以，我寧可你不要相信別人的話，也不願見你插手管閒事，惹禍上身，讓我們平靜地度過一生，好嗎？」

——眼睜睜地看着無辜者走上死亡之路，而坐視不管，這豈不是違反人道嗎？——

十吾剛想脫口說出這句話，可是，轉念一想，又嚥了回去，因爲，他料想得到，母親必然會反駁，這是奉行所的職責，無需市井小民僭越插手——是的，母親必定會這麼回答的。十吾緊緊抿著嘴唇，凝望着佐和。

「孩子，你現在就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，好嗎？」

十吾瞧見母親滿臉淚痕，在黯淡的燭光中益形憔悴的神情，心中無限痛楚，只有啞啞着嗓音答道：

「娘，我答應您就是了……」

四

十吾咬着下唇，幽幽答道。

「撒謊真是那麼困難嗎？哈……」

新九郎朗聲笑道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将懷中的貓放下。

「嗯？」十吾靈靈眼，以疑惑的目光注視着新九郎。

「你必須瞭解一事，善意的撒謊可是具有關懷的涵意喔！這和損人利己的撒謊是全然不同的。」

新九郎清清喉嚨，一本正經地解釋道：

「照實敘說詳情是何其容易的事，不坦白說話，而故意撒謊，這其中必有緣故，就因為我們不願傷到對方，所以寧可撒謊來掩飾實情，這種謊就挺有價值哩！」

十吾睜大滾圓而清澈的雙眸，定定地凝視着新九郎，待他思忖片刻後，臉上陰霾的神情一掃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，輕鬆而愉悅的笑容。

「嗨！大夫，我們來遲了！」

加屋、吉兵衛、治助也同樣嘴裏哈着白色的煙，從河的那端結伴踱過來，齊聲向新九郎打招呼。

「昨晚真是抱歉，我實在是醉得不省人事了……」

「咳！都是自己人，何需這麼客套呢？」

新九郎打斷加屋的話，環視衆人後，繼續說：

「我昨晚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一直在思索仁藏為何作惡多端，橫行許久，還能逍遙法外的原因。」

「嗯……我只能說，仁藏那黨每次都能很巧妙地突破奉行所防備最薄弱之處，恣意橫行——」

加屋略略沉吟後，說出了他的看法。

「喔！原來如此——換句話說，在奉行所裏也有匪徒在那兒臥底囉！」新九郎恍然大悟。

「噯？——衆人皆失聲驚叫，面面相覷。」

「怎……怎麼可能呢？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……不管怎麼說，奉行所的官爺們也不該和匪徒勾結啊！」

十吾瞪大雙眼，訝異得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嘿！這就是仁藏精明的地方，他利用人們這種心理，與官爺狼狽爲奸，以利脫身，別人怎麼想也不會想到這點——首先最值得懷疑的，就是那個筆頭同心！」

「噯？你說的是那個涉川大人？」

「你們想想，加屋屢次建議他派人到『米平』去埋伏，監視那兒的動靜，他却不予理會，反而訓斥加屋多管閒事，並警告加屋不可蠢動，單是這點，他的行徑就頗爲可疑啦！——吉兵衛，你和治助兩人，從現在起嚴密監視涉川的動靜，看是不是能查出線索。」

新九郎解析一番後，轉身吩咐着吉兵衛和治助。

「對了，還有一件事——」加屋說着，探手懷中取出一張地圖，將地圖展開鋪在草地上。

「我把江戶內被仁藏一黨洗劫過的商家，按照先後日期一一圈出來，你們知道我發現了什麼寶貴的線索？——那些商家有個共同的特徵，那就是，不是位在運河河畔，就是小河畔……」加屋興奮地指着。

「有着圈圈印記的就是那些曾被洗劫過的商家，你們看，市谷淨瑠璃坡的『不倒翁屋』、深川土地廟旁的『濟洲屋』、芝末廣町的『備前屋』、麻布市兵衛町的『米平』、番町的『相模屋』、外櫻田那家專營高利貸的『里見屋』……」

「那，這中間的圈圈是什麼？」

新九郎指着地圖上最中央部位的圓圈，問道。「哦！這是位在日本橋畔，一家專賣衣服的店舖『吉田屋』，大約在十七、八年前，也曾經被仁藏襲擊過，但是，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是，一般被洗劫的商家，總是未留活口，全慘死刀下，而這次却只有一名學徒和夥計被殺。」

加屋面露疑惑之色，掃視着衆人，像等待着答案似的。

「嗯！的確是有蹊蹺！」新九郎臉色凝重地附和道。

「而且，你們看，就像這樣，『吉田屋』是位於中心點，正好和其他商家等距離……」加屋說到這兒，略頓了頓，嘴角隱隱浮起一絲笑意。

「要是我們設定這家『吉田屋』就是匪徒的巢穴，那麼，對於他們將來打家劫舍的行動，不是挺方便的嗎？」

衆人一聽這個大膽的假設，不覺互望了一眼。

「『吉田屋』的店東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本是一個叫做德造的——他是被『吉田屋』的千金小姐招贅爲夫，後繼承岳家的事業，才成爲『吉田屋』的店東的——可是，約在十五年前，有日却在回家的路上，被一批土匪刺殺身亡，現在的店務是由寡婦峯子掌理。」

「嗯！這事倒值得深入探究一番，那，這就交給我負責吧！——加屋，你佯裝無事到奉行所去覘視，十吾，你也一樣，千萬不要露出痕跡！」

這五個男人均有所悟地互點了個頭。

吉兵衛和治助悄悄地盯涉川的梢，已有大半天的時辰了，可是，這趟跟踪可說是毫無斬獲。晌午時分，涉川和往常一樣，踏出奉行所大門後，便至各分所巡迴一周，路經車坡的湯糰小舖時，還進去吃了兩串圓子。吉兵衛和治助亦步亦趨地尾隨於後，嘴饞的吉兵衛見了熱騰騰的圓子，竟禁不住地淌下口水呢！

當他們緊隨着涉川來到四谷左門町的古寺一帶時，一個不留神，涉川竟似空氣般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「混蛋！虧你眼睛睜得那麼大，怎麼會讓一個那麼大的人在你眼前消失，真是不中用！」

吉兵衛先聲奪人地敲了治助頭上一記，忿忿地罵道，但，這也於事無補，還是不見涉川人影啊！於是他倆便悻悻然地竄回去，路經關卡附近，經不起煮蛋芳香的吸引，兩人又各吃四個蛋，喝些飲料後，才打道回驛站。

當兩人莽莽撞撞地想衝入驛站大門時，不覺愕然後退一步，然後腳就像生根似地直釘在那兒，原來，涉川正如座山般地擋在門口，怒目瞪視他們兩人。

「你們叫什麼名字？」

涉川將懷中的十手露給吉兵衛和治助看，以證明自己的身分，同時向前跨出一步，喝問道。

「我是木匠，叫做吉兵衛！」

吉兵衛毫不畏懼地挺胸高聲答道。

「我、我、我叫治助……」

治助顫着聲音，閃在吉兵衛身後回答。

「你們爲什麼鬼鬼祟祟地跟踪我？」

「跟踪？沒有呀！我們只不過正好跟你同路罷了！」

吉兵衛吊兒郎當地跟涉川打哈哈。

「你少在那兒跟我打馬虎眼！要是不肯說出實情，我就讓你們吃不了兜着走，說不說？」

涉川滿臉橫肉地揮揮手中的十手，警告着吉兵衛。

「這裏是內藤新宿，可不是南町的管轄地區哩！」

治助躲在吉兵衛背後，探出頭來振振有詞地說着，當他的眼光和涉川眼中所射出的兇光不期而遇時，嚇了一跳，又立刻縮回去，不住地顫慄着。

「想治你們這兩個小子，還管得了這些嗎？」

涉川邪氣地嗤笑一聲，又再度作勢揮揮十手。

「怎麼？你想幹？好，那你就上吧！」

吉兵衛一氣惱，根本不管對方是官爺，揶揄捋袖地就想放手一搏；治助則嚇得縮成一團，躲

到一旁。

但見吉兵衛雙手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，涉川亦擺好架勢，兩人虎視眈眈地對峙着——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十吾突像隻箭矢般地從驛站內衝了出來。

「哎！涉川大人，等等……」

「咦？你不是宗方嗎？……哦——」

涉川似已瞭解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，恍然大悟。

「原來是你在背後唆使他們這兩個二楞子跟踪我呀！好吧！你們從實招來，爲什麼要跟踪我？」

十吾突靈機一動，面不改色地胡謔着：

「哎！涉川大人，您誤會啦！我是要他們兩人去打聽仁藏的消息，可能他們被奉行所森嚴的氣氛所震懾，不敢貿然進去，所以才跟在您後面想打聽打聽吧！」

治助見狀，亦一迭聲地附和道：

「對、對，我們以爲您是定町大人，所以才……」

「嗯……這話說得還蠻有道理的……宗方，你還想替你父親報仇嗎？」

「那裏，我怎敢違背我娘的心意？她一直都是不准我插手管這件事的，我只是想知道仁藏的

消息罷了！因爲，我想，雖然自己無法將歹徒正法，可是，至少我可以提供線索，協助奉行所將仁藏逮捕歸案啊！」

涉川不疑有他，滿意地點點頭說：

「嗯！孝心可嘉！以後你要想知道消息的話，自個兒到奉行所來問我吧！還有，吉兵衛和治助，你們兩個仔細給我聽着，以後如果還偷偷摸摸地跟在我後面，小心我打斷你們的狗腿！」

涉川狠狠地瞪他倆一眼，扭頭正想跨過門檻，離開驛站時，迎面剛巧走來笑容可掬，肩扛着數個，疊得像山一般高的蒸籠的竹之助。他不覺停下腳步，上下打量着竹之助，心中頗爲狐疑，暗自忖道：

——這個小伙子怎麼似曾相識？他到底是誰？——

「嗨！讓你們久等啦！八兵衛大人在裏面嗎？」

竹之助神情愉悅地和衆人打招呼。

「他是誰？」涉川指着正要走近櫃枱的竹之助問。

「他呀！他是『龜屋』的夥計。」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涉川邊問，邊盯着和八兵衛說話的竹之助，神色肅然。十吾心覺有異，嘴裏雖答着，但却以不解的眼光，直在涉川和竹之助兩人身上打轉。

「他叫竹之助。」

「竹之助？是男的吗？」

「當然啦！怎麼？涉川大人，有什麼疑問嗎？」

涉川低頭思忖片刻，面露懷疑的神色，低聲回答：

「不！……是『龜屋』的竹之助……幾歲啦？」

在十吾尚未開口之前，治助搶先答道：

「我、我記得好像是十八歲吧！」

涉川一聽，突露出黃黃的大板牙，得意地笑道：

「哈……原來是『龜屋』的竹之助，哈……」

說着，並不理會十吾等人的愕然相視，逕自轉身大跨步離去，不久，背影便消失在關卡的方門口。

十吾却覺疑雲重重，偏着頭暗自冥想。

x

x

x

大約是薄暮時分，絢爛的五彩雲霞滿佈西邊的天際，涉川赫然出現在日本橋畔的「吉田屋」門口。

這家商舖似已年代久遠，檣枱的木材紋理經過多年的磨擦，顯得烏黑亮麗，裏面的陳設也顯得古舊。

寬潤的廳堂裏，已有數位客人在座，彼此寒暄着。

「當家的在不在？」

涉川一副熟客的姿態，俯身問着帳房。

「哦！涉川大人，當家的在，請裏面坐！」

帳房躬身延請涉川入內。涉川隨在帳房之後，經過有水池、假山、滿種奇花異草的花園，來到後院的房間。

帳房畢恭畢敬地請涉川上坐後，便轉身離去；涉川安閒地拿出煙管，呼嚕呼嚕地抽了起來。

「嗨！涉川大人光臨寒舍呀！真是失敬！失敬！」

隨着紙門「刷」地被推開，一陣銀鈴的聲音也跟着傳了進來。門口出現的就是女當家峯子。她雖然已是三十五、六歲的半老徐娘，但肌膚仍白晰、豐腴，風韻猶存。只見其穿着樸實，與一般賣衣服的店家無異，身披一件淡黃色的絲絹外衣。

「咳！常來打擾妳，實在不好意思！」

涉川輕咳一聲，話中有話地說着。

峯子兩道柳眉頓然深鎖，很不悅地問：

「這個月分我記得已經給您啦！怎麼……是不是您還有其他的花用？或是……」

「不、不！我這邊是沒什麼問題啦！我是想……妳這兒不知會有什麼事情？」

涉川的嘴角浮起一絲狡獪的笑意，睨着眼瞧峯子。

「您……您這話是什麼用意？」

峯子見涉川露出狐狸本色，有些緊張，忙追問道。

「我記得妳有個孩子，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，我那苦命的孩子早在四歲那年就死了——涉川大人，您的記性還真不錯哩

！

峯子以嘲諷的語氣，笑着對涉川說。

「嗯，我還記得那小女孩長得就跟洋囡囡一樣可愛！」

「過去的事您幹嘛要重提呢？」

「妳說奇怪不奇怪？我今天在某個地方，看到一個年輕小伙子，長得跟妳的孩子一模一樣哪

！

「涉川大人，您不要胡說啦！我的孩子是女兒身呀！」

「可是，女扮男裝的事不少見呀！」

這時，峯子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涉川雖看在眼裏，但仍自顧自地繼續說：

「我是在內藤新宿撞見的，聽說他在一家叫做『龜屋』的麵店裏當夥計，名叫竹之助。」

峯子聽着，不覺低垂粉頸——大概是為掩飾臉上激動的表情吧？隨即，她又抬頭以平靜的語氣說道：

「大人，您大概是老眼昏花，看錯人了吧？」

「哦？是嗎？」涉川眯起雙眼，嘴裏緩緩吐出一口煙霧，把峯子那張驚惶的臉籠罩住，然後

微微一笑，說：

「那也是只消略調查一下，便可真相大白的事——」

「涉川大人，坦白說吧，您究竟要多少？」

峯子終吁一口氣，無奈地問道。這種態度像是已屈服在涉川的威脅下，却又像是寧可花錢消災，避免涉川的糾纏似的。涉州拿着長煙管在茶几上「喀、喀」地敲兩下，然後露出陰險的笑容，伸出三個手指頭，說：

「嘿嘿……只要有三百兩黃金就可以解決啦！」

「……唉！好吧！」峯子無奈地吐出長長的一口氣，站起身往屋內走去，可能是進去準備銀

兩吧？

當涉川將三百兩黃金揣在懷裏，得意洋洋地步出「吉田屋」大門時，竟和帶着力庫迎面而來的新九郎撞個滿懷。涉川搖搖墜墜地向後倒退了數步。

「這隻狗是你的嗎？」

涉川一面怒視着力庫，一面裝作威嚴十足地喝問道。

「是一個荷蘭人寄養在我那兒的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外國種，難怪看起來就像一隻怪物，那麼不順人眼，喂，該不會咬人吧？」

涉川不懷好意地緊盯着力庫瞧。

「牠吃東西還挺挑嘴的呢！像人這種味道奇差的食物，牠是不屑一顧的，所以，放心吧！不會咬您的！」

「雖然如此，不過，你也不能帶着這龐然怪物到處亂逛啊！是會把小孩子嚇壞的！」

涉川官腔十足地訓誡道，然後，瞟了新九郎一眼，便匆匆離去了；新九郎目送弓着身子，背影消失在街角的涉川，喃喃自語道：

「哼！看來這趟油水撈的還真不少呢！大概有二百兩！不！至少也有三百兩黃金！」

說着，新九郎便踏着悠哉的步子，進入「吉田屋」。女僕將新九郎引進大廳後，遞給了他一



張坐墊，新九郎將坐墊放在牆壁前，然後靠牆跪坐。因為，這麼一來，萬一有人想暗算他，至少可免去背後受敵這層顧慮。

新九郎以銳利如鷹的雙眼，迅速地掃視一周，發覺此座宅第內，出入的人相當混雜。根據加屋的調查，此屋內除女店東、大帳房、兩個二帳房等人外，還有男僕兩人、女僕兩人、小學徒三人，以及煮飯的老婆子共十二人。但是，根據他剛才經過迴廊的感覺，他知道，除這些人之外，至少還有五個人是在這屋內的。

——或許是來訪的客人吧？如果加屋的調查沒錯的話——新九郎暗自忖道。

當新九郎正在臆測時，峯子已出現在門口、她屈膝向前，兩手平放榻榻米上，向新九郎請安道：

「我是『吉田屋』的女店家。」

「人們都稱我是拚命新九郎，請多多指教！」

在庭院裏的力庫，突然仰空「汪」地吠了一聲。

「那就是力庫嗎？」

峯子向力庫一指，露齒笑問道。

「嗯！真可愛！」

「看不出女店家裏竟是如此豪情萬丈！」

新九郎訝然睜大雙眼，無限讚佩道：

「直至目前爲止，還沒有人乍見這隻狗時，能神態自若，談笑風生，可見妳的膽識必然過人。」

「不！沒那回事，您過獎了！」

「這種膽識要是運用不當，爲歹徒所利用，那麼，後果就不堪設想囉！比如說，把殺人的盜匪當作姘夫啦……」

新九郎的話音甫落，峯子置於膝上的雙手雖微顫了一下，但她旋即露出平穩、鎮靜的笑容，答道：

「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爽朗、豪邁的女中豪傑，而是一般情感脆弱、依賴心強、容易落淚的弱女子。」

「真是如此嗎？」新九郎意味深長地反問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所以，希望大爺能多多愛護。」

「好吧！既然妳這麼說，我也不好再多說些什麼了，那今天就到此打住，打擾啦，我得回去囉！」

新九郎意態闌珊地站起身來，步出房門，對着在庭院裏悠哉地溜騷的力庫，吹聲口哨：「走吧！力庫。」

峯子望着新九郎逐漸遠去的背影，百思不解地想道：

——奇怪？他究竟是什麼來意？既然知道那麼多內幕，爲什麼沒向我勒索？那麼，他會不會到奉行所去密告？不過，他手上並未握有任何證據啊！——

「唸」一聲，紙門赫然被推開，出現在門口的是仁藏——他約莫五十歲上下，體型魁梧，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臉上，從右眼下方順着嘴角，延至頸項部位，有着灼傷之後的一大片瘢痕。但見他身着和服，而從和服的前襟中，却隱露匕首的刀柄，映着亮光，閃爍耀眼。

就是這難看的瘢痕，成了仁藏一生的轉捩點。

當仁藏十六歲那年，即受僱在家酒館當夥計，他吃苦耐劳，安守本分地工作，日子就如此平安無事地度過三年。有一天，他從外頭收回來的帳目，經點算後，竟有一兩二分不翼而飛。掌櫃獲悉此事後，不覺怒火中燒，當着衆人的面，就大聲斥責仁藏監守自盜，恩將仇報，然後命人把仁藏捆成五花大綁，不由分說地便他毒打一頓，根本不理會仁藏的辯解和哀求，最後，還將他的頭按入熊熊的炭火中，以資懲罰，他臉上的瘢痕即是如此烙下的。

可是，事實上這筆錢是帳房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偷去的，而可憐的仁藏只不過是代罪羔羊罷

了。

從此以後，仁藏即離開那家酒館，至別處謀生活。但，由於他臉上那難看的瘢痕，使得許多人均感退避三舍，不願錄用他，仁藏因而走投無路，生活困頓。

這種挫折對年輕的仁藏，不啻是記無情的打擊，因此，他對買賣人便產生一股難以消弭的怨懟和仇恨。

在他二十二歲那年，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，和一名人稱「毒蛇半兵衛」的綠林大盜邂逅，便投效在他旗下，同幹打家劫舍的勾當。不久，因仁藏稍具膽識，很快地就從眾嘍囉中脫穎而出，成了名噪一時的綠林大盜。

仁藏因仇視生意人，爲了洩恨，每當他去搶劫商家時，必將店內所有的無辜者全部殺死，絕不留任何活口。就因仁藏這種慘絕人寰的做法，使得官府無任何蛛絲馬跡可尋，故迄今仍未能將他繩之以法。

「那個傢伙是誰？」仁藏望向迴廊，問峯子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是頭次見面的。」

「嗯——」仁藏眨眨細長的小眼，思忖半晌後，說：

「去把涉川叫來，我一定要查明那個人的底細。」

峯子無言地點頭答應。

這漫長的十八年來，峯子一直都對仁藏言聽計從，不敢拗他，因爲，她心裏非常明白，假若她不任仁藏擺佈，想輕舉妄動，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。

有次，仁藏離開江戶，一去就是六年，在這段期間內，峯子終可舒口氣，爲所欲爲，不必成處處受人牽制的傀儡。對峯子而言，那種日子可真恍如天堂般快活，她還痴心妄想著：假使他從此一去不回，那該有多好？可是，這個願望永遠是夢想，因爲，仁藏東飄西蕩了六年後，又陰魂不散似地出現在「吉田屋」啦！

日落之後，「吉田屋」關上大門，不久，涉川迤邐而來。他似乎已經忘却剛才以卑鄙的手段，向峯子強索三百兩黃金的事了，但見他神態自若，面對着仁藏說：

「那個男子我也見過，剛剛我派遣差役去調查他的身分，原來他是住在內藤新宿閭羅長巷裏的大夫。」

「那他真正的底細是什麼？看他那種精明幹練的模樣，絕非外行人，說不定是官府派來的。」

在搖晃不定的微弱燭光中，仁藏臉上那塊灼傷的疤痕，發出令人心寒的光芒。

「從他的外貌看來，不像是個官府中人，我猜，十之八九必是宗方的兒子所僱用的保鏢！」

涉川眯着眼，一副老謀深算的德性，直望着仁藏。

「奉行所的人會不會起疑，到這兒來調查？」

「這我也沒啥把握，最令我百思不解的是，為何南北兩個奉行所都沒有接到任何通告？難道他們沒有去密告？如果是這樣，我想，對方的最終目的必是在錢財——爲萬一着想，我認爲你還是暫時離開這兒，避避風頭吧！等風聲稍息之後，再想辦法把他們解決掉！」

「假使奉行所接獲消息，一開始調查內幕，峯子必然會被逮捕，我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乾脆……」

仁藏的細眼閃着騰騰的殺氣，低聲說道。

「沒有必要做得這麼絕吧？只要你不在這兒，官府就沒有證據定峯子的罪名啦！」

涉川慌亂地搖搖手，替峯子求情道。

仁藏撇撇嘴角，臉上浮起一絲奸詐詭譎的笑容。

「怎麼？捨不得？或者是怕財源斷啦？」

「噢？你說什麼？……」涉川心頭一震，忙問道。

「不要裝蒜啦！在我離開江戶的六年之間，你千方百計地想說服峯子與你遠走高飛，却屢遭她的拒絕，爾後，你只好按月跟她收取固定的保護費，除此之外，還不時來『吉田屋』，向她勒索銀子……」

索銀子……

涉川原本就是滿面的紅光，現經仁藏如此一揭底，更是漲得通紅，待他張口想辯解時，仁藏却繼續說道：

「所以，峯子這女人並不可靠，說不定，她心一橫，哈也不顧，就跑去官府投案啦！」

「那當然囉！一個大店鋪的掌上明珠，在花樣年華之際，即被無惡不作的盜匪霸王硬上弓，迫爲押寨夫人，同時，自己溫暖的家，也被盜賊霸佔，成了巢穴，難怪她會懷恨在心，時時想報復呀！」

「所以，我想先下手爲強，免成後患！」

涉川似又恢復先前的鎮靜，笑言道：

「這點你放心吧！我已經找到峯子的致命傷啦！」

「致命傷？」仁藏不解地望着涉川。

「是呀！就是足以使她唯命是從的人質！」

「什麼？人質？！什麼樣的人質？」

「就是那個孩子嘛！」

「孩子？你是說峯子的女兒？她不是在四歲——」

「她沒死，那個女孩不是叫做里子嗎？」

在這瞬間，仁藏臉上的肌肉頓時扭曲，臉色乍變，在他那細長的眼睛內，閃爍着令人心顫的寒光。只見他俯身向前挪動一步，逼視着涉川喝問道：

「哼！峯子這臭女人竟敢欺騙我？看我不好收拾她才怪！你說，里子現在在那裏？」

「很抱歉，我無法透露，對我來說，她是個相當重要的人質——」涉川緩緩搖頭道。

仁藏倏地將手探入懷中，緊握匕首的刀柄，狠狠地盯着涉川，但，涉川並無懼色，只是不屑地說：

「你還是少耍狠吧！要不是我掩護，你早就鋸鎗入獄、斬首示衆囉！怎還能如此逍遙自在？」

「可是，你的人頭也會落地呀！」

「不錯！就因如此，我倆才能相安共處，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狼狽爲奸，相互利用吧！」

仁藏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，只見他牽動了一下嘴角，低着頭陷入沉思……。

五

他真是料事如神，神機妙算啊！

在「龜屋」的小房間裏，新九郎和吉兵衛、治助、主水、十吾面對而坐，似無限佩服地讚歎道。

「大夫，你說的是加屋大人吧？」

十吾帶着莫名其妙的眼光問道。

「當然是指他囉！他的推測半點也沒錯，『吉田屋』確實是仁藏的巢穴！不管是監視『米平』之舉，抑或研判案情，這些事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辦到的。」

「哎！只可惜膽小如鼠……」

吉兵衛剛這麼說出口，就被主水忿聲打斷：

「怎可這麼說？世上絕沒有十全十美的人！」

十吾似頗爲憂急，喃喃說道：

「不過，有些事情是加屋大人所不了解的……」

「對，我想他的頂頭上司涉川也插了一腳！」

治助睜着滾圓的眼睛，結巴着插嘴道。

「那、那、那該怎麼辦？」

「這件事就由十吾全權處理吧！十吾，你看怎樣？」

十吾聽新九郎這麼說，不覺怔了怔，不知該如何接腔是好，只有保持緘默。吉兵衛見狀，急急說道：

「如果要由我們自個兒動手，就得趁早，否則打草驚蛇，就前功盡棄囉！」

「別耽心，我已經命令力庫監視着他們的動靜，只要一有風吹草動，我們都可獲得消息，諒必他們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！十吾，你現在得立刻做個決定，我們全看你的啦！你到底是要爲父報仇，或是……」

十吾猛然抬起頭來，很堅決地說：

「我先和加屋大人商量，再決定如何行事吧！」

「假使跟他說了，那這功勞豈不就記在奉行所的頭上了嗎？……哎！縱使跟他說，也是無多大用處的。」

吉兵衛不以爲然道，但，十吾却搖頭道：

「這原本就是加屋大人的計劃呀！況且，我們可以叮嚀他不要讓涉川大人知悉，直接轉報上席與力（江戶時代，隸屬於奉行，統管指揮同心者之職），這樣，或許還可取得信任……哎！加屋大人爲了這案子，吃那麼多苦，我們應給他一個復職的機會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呀！」

大夥兒默默地望着新九郎，似在期盼他下定論。但見新九郎以極爲讚賞的眼光看着十吾，很

驚喜的口氣說：

「十吾，不錯，你真的長大了！」

他說着，還用力地拍了拍十吾的肩膀，然後向衆人宣告：「你們不要多說了，就依十吾的意見行事吧！」

「哼！真是沒趣！我還以爲多熱鬧、刺激呢！」

吉兵衛噙起嘴，低聲叨唸着，而主水和治助却都拊掌附和新九郎的決定。

「哦？怎麼都坐到房間裏來啦？」

這時，竹之助突然在門口露了露臉，訝異地說道：

「大夫，掌櫃的找您呢！快去吧！」

「掌櫃要找我？那個掌櫃？」

「就是八兵衛大人嘛！他好像很生氣哩！」

竹之助說着，還吐了吐舌頭，似頗害怕地說。

「奇怪？我什麼時候得罪他啦？」

新九郎自言自語道，然後對着衆人露齒一笑，懶洋洋地站起來，步出房間，往驛站方向走去。

在驛站內最後邊的房間裏，八兵衛微駝着背，俯首坐在爐火旁邊，撥着爐內的炭火，眼睛半睜半閉，仍是往常那副不知是睡是醒的神情。但是，今晚的他，却給人一種蒼涼、寂寞的感覺，似在一夜間，又平添了幾分老態。

新九郎來到門口，清清喉嚨，問道：

「嗯……掌櫃的，您找我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八兵衛頭也不抬，簡潔有力地問道。

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」

「什麼知道多少？」新九郎滿頭霧水，怔怔地反問。

「噢？就是仁藏那夥盜賊的事啊！」

「喔！您說的是他們呀……」新九郎恍然大悟地直點頭。他提起腳伸進蓋在火爐上的棉被炕

內，繼續說：

「日本橋畔那家叫做『吉田屋』的衣服批發店，就是仁藏那夥盜匪的賊窩，而女店主峯子竟是他的女人。最令人吃驚的是，南奉行所裏一個叫做涉川的傢伙已被他們收買，處處庇護他們，難怪官府老是逮不到他們。」

「哼！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」

八兵衛面無表情，只聽得鏗鏘話聲落地。

「嗯？」新九郎的濃眉往上一揚，瞪着八兵衛問道。

「如果僅是這麼單純，那他們早就落網啦！」

「哦？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內幕嗎？」

八兵衛沒有答腔，「啪啪」擊掌兩聲，旁邊的紙門被人推開，出現在門口的竟然是峯子。

「喂？女店主！」新九郎愕然驚呼一聲。

峯子似乎曾經哭過，眼睛浮腫，精神頹喪。

「掌櫃的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八兵衛慢條斯理地起身，漫聲道：

「你直接問她吧！我要去喝酒囉！」

峯子隨着新九郎的句句詢問，把她這十八年的滄桑史，一字不漏地全訴說了出來。

x

x

x

在峯子剛滿十八歲那年春天，仁藏那夥盜匪猶如一股旋風般，襲捲了「吉田屋」。

峯子的雙親由於前年那場可怕的疫病，不幸相繼去世，因此，「吉田屋」的店務，暫時就由在店裏服務已逾二十年的老帳房佐太郎代理。案發當天，因為附近有座寺廟舉行法會，店內五個

來？」

「是的，八兵衛大人把我從河裏救起來，當他知道我的遭遇後，很慈祥地安慰我：『已經造成的悲劇既無法挽回，那麼，我們就該痛定思痛，計劃如何爲將來奮鬥才對，再沉溺於痛苦的往事中，也是於事無補的！』這話是那麼有力地敲在我的胸膛上，我終於清醒了，爲了腹中的孩子，我必須堅強地活下去……不久，仁藏那個喪盡天良的魔鬼就離開江戶，好久好久都沒有回來，

死了之……不，我終於對這個灰黯而痛苦的人生絕望了，於是，我就帶着一身的創傷，跳進玉川河與世訣別……」

新九郎憐憫地望着淚流滿面的峯子，搖頭道：

「哎——太不人道啦！那妳就是這時和掌櫃認識的嗎？是不是他適時把妳從死亡邊緣救了回

來？」

兩個月後，有天，峯子發現自己已有身孕了——

「……當時，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，又遭逢如此慘痛的際遇，在走投無路之下，實在想一

死了之……不，我終於對這個灰黯而痛苦的人生絕望了，於是，我就帶着一身的創傷，跳進玉川

河與世訣別……」

被摧殘了……。

兩個月後，有天，峯子發現自己已有身孕了——

「……當時，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，又遭逢如此慘痛的際遇，在走投無路之下，實在想一

死了之……不，我終於對這個灰黯而痛苦的人生絕望了，於是，我就帶着一身的創傷，跳進玉川

河與世訣別……」

新九郎憐憫地望着淚流滿面的峯子，搖頭道：

「哎——太不人道啦！那妳就是這時和掌櫃認識的嗎？是不是他適時把妳從死亡邊緣救了回

來？」

夥計、小學徒、以及女僕們，都趕去那兒看熱鬧，屋裏只剩佐太郎和峯子兩人。

到夜闌人靜時，佐太郎被一陣急急的拍門聲驚醒，他以為是夥計們回來，便睡眼惺忪地起床，走至前門將門栓抽起。當他正想把門打開時，突有羣人潮如海水般湧了進來，在他尚未看清是怎麼回事之前，已被人迎頭劈下一刀，連氣也沒吭一聲，頓時即氣絕倒地。而當場目擊一切的小學徒，也無法逃過這災厄，只聽慘叫一聲，便屍首異處，倒臥血泊中啦！

當時，峯子是在房內睡覺，經過這陣騷動後，她也被盜匪從房內押出來，雙手反綁，嘴裏還被塞了一團破布，並被他們用布條緊緊綑住。盜匪逼她指出藏金之處，她想，反正是死路一條，錢財已是身外之物了，因此，反顯得鎮靜，就帶領他們到藏着金櫃的倉庫內。

在盜匪將所有金銀財寶搬完之後，其中一人即抽出匕首，霍地便要往峯子的喉嚨猛刺時，仁藏突出聲喝止道：

「等等，我有一個妙計……這家店鋪現只剩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姑娘，而這兒既靠近運河，又是衣服批發店，對我們將來的行動大有幫助，無論是易裝改扮，或爲藏身之所，都是有利無弊，那，我們何不利用此地作爲總舵呢？」

「但，首領，問題是這個娘兒是不是肯聽我們的？替我們辦事，而不洩密？這些你敢擔保嗎？」

在，我已經六神無主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？……我的生命和店務都不重要啦！目前，我最就憂的就是孩子的安危……求求您，大爺，希望您能幫助我，在暗中保護里子，好嗎？」

八兵衛唯恐涉川和仁藏爲奉行所逮捕後，問及口供時，就會揭開這樁驚人的秘密，如此一來，峯子不但安危難卜，連改扮成竹之助的里子也會受到牽累，因此，才遲遲不敢對涉川和仁藏下手，以致演變成今日的局面。

「剛才我在店內，發現涉川大人和仁藏躲在房間裏，低聲地討論事情，心覺可疑，便悄悄地躲在門邊偷聽，結果，原來是，涉川大人打算以里子的生命來威脅我繼續爲他們賣命，同時，他們還計劃殺死大夫您哪！……後來，我一個不留神，撞出了聲響，被他們發覺我的行動……所以，我很害怕地逃到這兒向八兵衛大人求救……」

峯子豐腴的臉頰頓時凹陷了下去，那張本來顯得極有豐采的面龐，也因而益發憔悴、蒼老。

峯子本是一家大店舖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，却不幸在少女時代遭到此種比死還悽慘的際遇，當她下定決心，要爲可愛的孩子，從痛苦的深淵掙扎出來，背負十字架，以笑臉面對世人，而苟且偷生時，即會產生無比的勇氣，接受現實的考驗——但，現在峯子却面臨危機，因里子身世的秘密即將被揭穿，她體內那股母性的力量，則促使她奮不顧身地想以自己的生命來維護孩子，這就是母性的光輝！

所以，我就和一個明知我已非處子之身，却願意接納我的男人結婚……一晃眼，孩子也順利落地了……一直到孩子四歲那年，都平安無事地過去，那個可怕的夜晚就如一場噩夢般，在幸福光輝的驅逐下，它已經漸褪色……」

「但是，就在妳已重拾幸福的日子時，仁藏却又無聲無息地出現，把妳的丈夫殺死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……我又從天堂墮入地獄啦！不得已，我只好聽命於那個魔鬼……可是，我在心裏盤算着，自己反正已是敗葉殘花，這種非人的生活還可忍受，不過，我不能讓孩子受到任何傷害啊！因爲，仁藏將來一定不會放過她，而且，這件事情萬一被官府獲悉，我可能會被指控是藏匿盜匪的從犯，而鋌鐐入獄，這麼一來，不僅我的店完了，孩子也會受到連累，所以……」

峯子浮腫的眼睛重新淌下辛酸的淚水，繼續說：

「我就和八兵衛大人商量……趁仁藏不在家的時候，將里子托付給八兵衛大人，騙仁藏說，里子發高熱不治身亡，然後，由八兵衛大人將里子扮成男裝，送到『龜屋』……」

聆聽至此，新九郎不覺大吃一驚。

「噢？原來那個竹之助就是……」

「是的，可是那個涉川大人不知道從那裏打聽出這個秘密，竟拿里子的生命來威脅我……現

「妳不要再哭了！」新九郎緩緩站起來，面露堅毅的神色，只聽得他深沉而有力地說：「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！」

新九郎回到「龜屋」將剛才在驛站所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地縷述一遍。主水等人聽了之後，才恍然大悟：

「哦！原來那個竹之助就是……真是沒想到！」

「那，事情會演變成怎樣呢？」

吉兵衛和治助壓低嗓音，異口同聲問道。

「嗯……看來，我們必須取消原計劃，不能將仁藏那夥盜交給奉行所了，就連那個叫做涉川的同心也是一樣，要不然，他們若一一招供，揭穿這個秘密，那就不可收拾啦！雖然對加屋不利，可是，這是情非得已，他就該體諒我們呀……十吾，你看怎樣？」

十吾的兩道濃眉糾結成一團，沉思半晌後，終開口道：

「哎——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呀！就由我們親自來解決他們吧！仁藏、涉川、以及那羣無法無天的盜匪，都殺得他們片甲不留吧！」

十吾就像要擺脫掉總是縈繞在他耳際，母親那令人肝腸寸斷的哀求聲似地，斷然地搖頭說：「走！我們現在就出發吧！」

當他們一行人起身，推開紙門的剎那間，突有團黑影驚地跳進屋內，待他們定睛一看，不由得低呼一聲：

「啊！這不是加屋大人那隻猴子弁慶嗎？」

「咦？弁慶？到底發生什麼事啦！」

衆人莫名其妙地紛紛互問，這時，那隻小猴子突撲到新九郎身上，不斷地扯動他的衣袖，眼露哀求的神情。

「哦！弁慶，你想叫我們到那裏去？」

那隻有靈性的小猴子，合掌拚命向大夥兒拜着，似在求情，同時還以不同尋常的眼光望着衆人。

「大夫，這是……」治助百思不解地看看新九郎。

「啊，加屋危在旦夕，我們快去支援吧！弁慶帶路！」

小猴子很聰慧地跳下來，拉着新九郎的衣角，急急地往「吉田屋」的方向跑去，衆人亦匆匆隨後趕去。

從薄暮時分起，加屋就藏身在「吉田屋」庭院內的樹叢裏，動也不動地直盯着人影幢幢的屋內。

「我絞盡了腦汁，除這兒之外，實在想不出那兒會是賊窩……不過，從外表看來，這家規模不小的店舖，怎麼會短缺錢財，需鋌而走險呢？」

凜冽的寒氣從四面八方襲來，加屋不覺打了個寒顫。店內的夥計們手忙腳亂地打烊關門的劈哩啪威聲，清晰地傳入加屋的耳中；不久，夥計們似乎全湧向灶房吃點心去了。他忍不住揉揉發癢的鼻子，衣袖一擦，兩行清涕應聲拭去，就在這時候，屋內走出兩條人影，當加屋看清那兩人的面貌時，差點失聲驚叫出來。

「喂？怎麼會是涉川大人……」

——在奉行所裏有人臥底，嫌疑最重的就是涉川——

加屋的腦中突閃過新九郎這句話，當他想站起身，俯前看個清楚時，一不小心折斷樹枝，發出了「嘎」的聲響。仁藏警覺地轉身喝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加屋陡地一驚，拔腿就逃，但是腳下一滑，整個人却跌坐在地上，眼前直冒金星。這時，屋內聽得外面一陣騷動，仁藏的手下全都提刀，倏地從四面竄了出來，按住倒在地上的加屋，將他捆得死緊。

「你這個膽小鬼怎會跑到這兒來？」

涉川斜睨着加屋，不屑地笑問道。

「我不是警告過你，只要做好巡迴分內的工作就好，千萬不要多管閒事嗎？你就是不聽我的勸告，才會落到今日這個下場，現在你可後悔了吧？」

「涉川大人……涉川大人……」

加屋的聲音雖然抖顫着，可是，却毫無懼色，但見他圓睜兩眼直逼視涉川，忿忿地叫罵道：

「難道你不覺羞恥嗎？身為官員竟與盜匪勾結，為非作歹，戕害無辜的生命，你還算是個人嗎？」

「好啊！你這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竟敢教訓我？你也不想自己有多大能耐，還是省省力氣吧！」

說著，涉川一拳便朝加屋頭部揮去，把加屋的髮髻打落，成了披頭散髮，眼眶也滲出血絲。

「好啦！不要打啦！涉川大人……」

仁藏狡猾地笑着，在暈黃的燭光中，他那雙狹長的眼睛，射出兩道叫人心裏直發毛的寒光。

「只要一刀把他解決掉，不就什麼麻煩也沒有了嗎？那些小蟲老是在耳邊唧唧叫着，也是怪討厭的。」

涉川露出陰險的笑容，頷首同意，隨即拔出長刀。

「要殺要剮都隨你們！反正我已經豁出去了……」

加屋憤怒地嘶喊道：

「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殺了，就可逍遙法外，那就大錯特錯啦！我老實告訴你們吧！除我之外，還有人正密切地監視『吉田屋』的動靜呢！」

「哼！死到臨頭還神氣！你給我閉嘴！」

當涉川話音甫落，突有人暴喝：

「該閉嘴的才是你們！」

涉川等人心頭一震，霍地扭頭一看，原來是新九郎雙臂環抱胸前，站在牆頭，在他肩上的却是弁慶。

接着，主水、十吾、吉兵衛一個個也出現在牆頭。最後突聽得「碰」一聲巨響，這可能是治助跌落繩梯吧？

「大夫！」加屋陰霾的神色頓時豁然開朗。

「弁慶知道你監視『吉田屋』，必然會發生危險，所以才帶我們來替你解危，嘿，這小猴子真有靈性！」

新九郎說着，身形已飄然落至池旁。

「本來是想讓加屋把你們帶到清靜的地方，好好詢問一番，可是，聽說閻羅王見你們惡名昭彰，震怒不已，我不能讓祂久等，現在就送你們一起去見祂吧！」

「哼！少發狂言，弟兄們，上吧！」

仁藏怒不可抑，一聲令下，衆盜匪紛紛拔出長刀，將新九郎團團圍住，吉兵衛見狀，立即從牆頭縱身而下，奔向新九郎。在漆黑的庭院裏，頓時只見刀光劍影交織一片，鏗鏘的撞擊聲響徹雲霄。但見新九郎手持長刀，振腕一揮，身旁盜匪即應聲倒地，未幾，那池碧綠的池水已染成殷紅。涉川瞧兩路人馬廝殺一團，想渾水摸魚，從側門悄悄溜出去；當他蹣手蹣腳地閃至門邊時，猛一抬頭，主水赫然出現眼前，如肉塔般擋住他的去路。

「嘎——」涉川臉一陣青，一陣白，愕然不知所措。

「嘿，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獄無門自闖來！」

但聽一聲叱喝，主水抬臂一揮，只見血花四濺，涉川慘叫未絕於耳，人已砰然倒地。

現在，就只剩仁藏一人孤軍奮鬥了，他高舉長刀，如車輪般掄動，步步逼向側門，新九郎露出無奈的笑容，凝望着猶作困獸之鬪的仁藏。這時，十吾突緊握長刀，挺身而出，怒視著仁藏，聲嘶力竭地吼道：

「仁藏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，覺悟吧！」

「你這乳臭未乾的小鬼，竟敢一派胡言！」

仁藏驟然向十吾劈來，十吾身形一移，疾聲喝道：

「我要代父報仇，仁藏，納命來！」

「喂？你、你說什麼？」仁藏張口結舌，臉色大變。

「我要為六年前死在你手中的宗方十右衛門報仇！」

「哦！你是那個同心的兒子？」

仁藏的長刀在這瞬間停止了掄動，十吾見狀，猛地舉刀趁虛向前一刺，剎時，仁藏手中的長刀鏗然落地，只見他雙手虛抓空中，面露恐怖的神色，瞪視着十吾，不一會兒，他的眼神漸失光芒，最後終如山崩般，頹然倒地，一命嗚呼了。

「十吾，幹得好！」

在閑寂的黑夜裏，新九郎的聲音顯得特別洪亮，聽得這聲，十吾才茫然抬頭，待他發現仁藏已氣絕身死時，只是呆呆地望着仁藏已經僵硬的屍體，和自己手中沾滿鮮血的長刀，不敢置信地喃喃問道。

「幹掉啦？真是我幹掉的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十吾，幹得真精彩！」

這時，大夥兒誰也不再開腔，皆默默注視着地上的屍首。十吾露出一副非哭非笑的神情，呆立原地。

x

x

x

四天之後，有個晴朗的中午，加屋正太郎出現在閻羅長巷十吾家的門前，可是，在他尚未啓齒告知來意之前，却已被十吾連拖帶拉地帶到巷口。

「哎呀！加屋大人，您這樣豈不是使我為難嗎？」

十吾正了正臉色，肅然說道。

「你的立場我非常瞭解，但是，我當然得向救命恩人表示謝意啊！況且，我現在也從高積巡廻擢升堂南町巡廻，這一切都是你所賜予的，所以……」

「我現在一顆心就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，一天到晚總是耽心我娘知道這件事，還好，她不知道您來，要不然豈不是就被揭穿了嗎？您還是請回去吧！」

「但——」加屋佇立原地，一步也不肯挪開。

聽到外面一陣騷動，新九郎聞聲走出來，見十吾和加屋僵持在巷口，就搖搖頭對加屋說：

「你這個人腦筋未免太死板了吧？雖然俗語說：『禮多人不怪』，可是，多禮有時反而會增

添別人的麻煩哩！」

就在這時，竹之助肩扛數個蒸籠，一面吆喝著，一面從巷口大跨步地走過來。

「喂，大夫！你的帳什麼時候還嘛！除的帳太多沒還，我們掌櫃的已經嘮叨了好幾天啦！」

「哦？真有欠那麼多嗎？」

「你每天一來就抱着酒壺猛灌，當然會欠很多啦！」

竹之助白了新九郎一眼，噘着嘴說道。

「屋！原來如此，很抱歉，我馬上就去算帳！」

「那就勞煩你待會兒親自跑一趟囉！」

竹之助對着十吾和加屋兩人微微領首後，便擦身而過，想走入主水的屋內。

「他就是竹之助嗎？……堂堂一家大店鋪的千金，竟會落到今日這種地步，唉，真是可憐……」

……

新九郎緊皺眉頭瞪了加屋一眼，低聲罵道：

「哼！說話謹慎些！不要太傷人啦！」

「不，不，我是無意的，只怪我一時疏忽，說溜了嘴——不過，你們也甭耽心，聽說『吉田屋』現在要正式承認里子的身分咧！」加屋壓低嗓門說道。

「時機一到，自然就會這麼做的，何況，竹之助自己也知道這個秘密了……」

竹之助昨夜才從八兵衛口中得知，自己原是「吉田屋」女店家峯子的獨生女，這個驚天動地的大秘密，當時她雖然極表震驚，一時無法接受這項事實，但，待心情稍微平靜後，終為能找到親人而欣喜若狂。

同時，由於峯子之前有兩位姊姊，甫落地之後，均告夭折，因此，峯子唯恐里子亦步其姊的後塵，便四處求神問卜，結果，經由神明的指點，才將里子扮成男孩，寄養在別人家裏，俟滿十八歲後，才能回到生母身邊。

「不要再說啦！你們又何必多管閒事……」

竹之助滿臉通紅，俯首忸怩道：

「這身打扮我已經習慣了，我才不要穿那種看起來搖曳生姿，實際上，穿起來却拖泥帶水的衣服，多難過！」

「所以我說嘛！你在這兒胡言亂語反而會壞事，以後還是不要再到內藤新宿來了吧！現在就請你出去——我叫你出去，聽清楚沒？」新九郎額暴青筋，怒吼一聲。

加屋頗覺沒趣，朝衆人默默凝望一眼後，便轉身不情不願地拖著蹣跚的脚步，離開長巷。

「松枝啊——買松枝啊——」

小販叫賣松枝的吆喝聲，在冬陽所照射的大宗寺某一個角落處，清晰地迴響著——再過四天就是元旦了。

x

x

x

我第一次親手提刀殺人，終於把惡貫滿盈的弑父仇人仁藏殺死了，但是……不管我怎麼替自己辯解，還是無法和大夫一樣，那麼安然自處，心裏不僅毫無快感，反而異常沈重。而且，自從我瞞著母親親弑仁藏之後，就覺得愧對她老人家，總覺無顏見她。

——所以，我當初不是奉勸過你，千萬不能存有報仇的念頭，只能認為是替天行道嗎？——當我把內心的感覺告訴大夫時，他神情凝然地這樣回答，而且，他還說：

——如果存有私心就無法坦然殺人，因此，你面對萬惡不赦的仁藏時，就應將自己當作地藏王，然後，秉著一股凜然正氣，替天行道就成了——

我實在不太懂這句話的涵意，試想，地藏王會殺人嗎？……是的，祂殺人了，所以，地藏王才會成為閻羅王，可是，祂殺人的動機為何呢？我拿這問題去請教大夫，孰料，他的解釋竟超越我的理解力，我還是不透，因他說：

——地藏王由於心地慈善才會殺人呀！——

既然心地仁慈，那，為什麼要取人性命呢？大概我的語氣透著焦急和不解的成分，所以，大

夫以徵征的眼光望著我，亦頗疑問地反問道：

——當然啊，假設手中的劍沒有賦與生命與慈念，那麼，殺人只能成爲一種骯髒的勾當而已，就不能謂之爲『替天行道』啦！這麼簡單的道理為何不懂呢？——

大夫這種說話的口氣，對我而言，可說是一個極強烈的衝擊，我的心湖再也無法平靜了，我時時刻刻都爲這問題所困擾，因爲，若是要滿懷仁慈去殺人……那，這種仁慈是對誰施捨呢？是被殺的對方？抑是被欺侮的弱者呢？

——兩者都是，兩者也都不是——

大夫斷然地答道——無論在何種情況，當我無所選擇，需以殺止殺時，我的胸中都會充滿愛心，如此而已——

我還是無法瞭解這番話的涵意，不過，我相信，他那如行雲流水般自然的劍法，其中的奧妙必蘊於此，是的，這就是我僅能瞭解的一點！

第四章 破 滅

一

這是時序剛進入大寒的一個早上，阿金帶著一對年輕夫婦來到閭羅長巷，笑容可掬地對大夥兒招呼道。

阿金將禦寒的頭巾纏在頭上，身披一條深紫色帶碎花的絲巾，看來平添了幾分艷麗。

那些在井旁曬太陽，互話家常的主婦們，也都妳一言，我一句地和她打招呼：「阿金嫂，早啊！」

「治助，我要把新來的鄰居介紹給所有長巷裏的住戶，你去把所有的人都請來吧！」於是，治助便挨家挨戶地敲門，對應門的人說：

「阿金嫂有事請你們撥個空出來好嗎？」

當他走到吉兵衛家門前，才拍了下門板，就聽到砰然一響，吉兵衛推開木板門，窮兇惡極地

大吼道：

「一大清早哇哇叫，吵不吵人？」

待吉兵衛聽完治助的解釋後，又扯著大嗓門叫道：

「我把時間借你，那你打算什麼時候還？」

本來就喜歡欺負治助的吉兵衛，現一逮到機會，立刻張牙舞爪地握拳，想朝治助的下顎揮去，可是，在旁的阿金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吉兵衛只好乖乖地站在一旁，再也不敢囂張了。阿金望著已經齊聚在她面前的新九郎、主水、佐和、十吾、染子等人，清清喉嚨便宣佈道：

「現在，這對夫妻要搬進原是松吉住的屋子，換句話說，從今日起，他們就是你們的芳鄰啦！他叫新作，他的太太叫做留子，希望你們以後能彼此照應！」

這對身上背著許多大小包袱的年輕夫婦，很有禮貌地朝大夥兒點頭作禮。新作是個約莫二十四、五歲的莊稼漢，身體魁梧，容貌俊秀，倔強的個性可從他那微往上吊的眼梢，以及微突的下顎看出來；而留子則約莫二十歲，她的皮膚雖被太陽晒成淡褐色，但仍掩不住全身所散發出來的誘人氣息，只見她額頭飽滿，柳眉杏眼，弧形極優美的嘴唇，如同熟透的櫻桃般，經常吸引了男人的視線。

「嘿，留子這女人確實不錯……」

瞧見吉兵衛垂涎欲滴的模樣，阿金斜睨他一眼，怒罵道：「把你的口水擦乾！瞧你這副餓相，丟不丟人？如果你羨慕的話，何不自己去討一房媳婦？」

「新作兄，你是做什麼買賣的？」

主水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，親切地問道：

「我沒做買賣，是個莊稼人。」

新作搓搓雙手，羞赧地答道。

「哦？你是莊稼人？可是，你知道嗎？內藤新宿裏並沒有可供耕作的田地啊！」主水狐疑道。

新作露出雪白而整齊的牙齒，笑著答道：「這個請您放心，內藤大人已經同意，要將他府邸內的一小塊田租我耕作，從明天起，我就得到那兒翻土，播種啦！雖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佃農，可是，這份工作我已經非常習慣，因此，做起來就顯得駕輕就熟，輕鬆愉快哩！」

這片土地原是德川家康賜給內藤修理亮清成的——關於此事前文已經敘述過，在此不再贅述——雖然後來他又將一大半土地還給幕府，但，內藤家所擁有的寬廣土地，在這一帶仍是無人望其項背。因此，內藤大人便將府邸內約有十萬坪的土地，撥出一小部份作為耕地，租給無田的農夫耕作，然後再向佃農收取田賦。

耕作這塊平地上的田，對他們兩人可說是輕而易舉之事，同時，收成也較以前豐碩多了，只要將收成的百分之四十當作田賦繳給內藤家，其餘的可任由自己支配；而，歷史悠久，古老簡陋的閭羅長巷裏那間窄小的木屋，比起昔時到處都是窟窿，堆放雜物的小屋，已可說是恍如宮殿般地豪華了，因此，新作夫婦對這個新生活充滿憧憬。

「這些麥子收割後，要種什麼比較好呢？」

「嗯，依我看，種茄子或是絲瓜都非常適合，不過，我覺得也可嘗試種種胡蘿蔔——」

「哦！原來你是租內藤大人的田啊！那就不打緊，大概賺個房租應沒問題吧！」

聽到治助這麼說，吉兵衛不由得火冒三丈，大吼道：

「喂！你這句話是衝著我說的吧？好小子！真是狗眼看人低，今日再也容你不得啦！」

「哎！饒命！饒命！我不是故意的啦……」

就和往常一樣，吉兵衛和治助又展開了一場追逐戰，阿金也不理會他們之間的喧鬧，自顧自地走出長巷。

寒風雖然刮得緊，但是，和暖的陽光裏却洋溢著早春的氣息，一隻小鳥飛掠過正在踏麥的新作夫婦頭上。

「嗯——你聞聞看，梅花的味道好清香喔！」

留子停下工作，深吸了一口氣說。

「嗯，這裏的春天比甲州來得早。」

新作和留子兩人是笹子峠附近某一小村莊的人，他們兩家原本皆是家洗四壁的小佃農。新作和留子在三年前經由媒妁之言，締結鸞盟，但是，因傳統觀念裏，非長子是不能繼承家產的，因此，他們兩人並沒有分到田地，不！甚至連棲身之所都沒有著落；後來不得已，兩小口只好擠在留子家堆放雜物的小屋裏，勉強生活了一段時間。

「那邊角落裏還空出一小塊地來，我們也可種點豌豆，既不費功夫，又極容易照顧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對，這個主意不錯！還有，治助曾經對我說過，他可以幫我買到菊花的花苗，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好高騖遠，過於貪心，但，我們確實可試試看。」

兩人談著，似乎美好的遠景就呈現在眼前，一絲滿足的笑意在他們的臉上蕩了開來。雖然同樣是佃農，但，他們有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，只要能儲蓄一筆款子，將來亦可棄農，經營其他的買賣，賺取更多的收入。

想及此，新作夫婦對於刺骨的寒風，以及辛勞的工作再也不以為苦了，而且，踏麥的雙腳好像也更有力量哩！

「哎——肚子有點餓了哪！」

新作抬頭望望天色，自言自語道。

「那，我們就準備吃午飯吧！」

留子取下纏在頭上的毛巾，拍拍膝蓋的灰塵，說：

「……我現在就先回小屋把水煮開吧！」

「好，那麼，得勞煩妳囉！」新作笑答道。

此地距離閭羅長巷路程頗為遙遠，往返一趟費時極多，因此，新作夫婦都準備便當，中午休息時就可吃便當，而不必勞累奔波了；同時，他們還在森林的那頭搭間小屋，作為吃飯、休息之所。內藤家的佃農中，也有人就住在森林中的小屋，就近照顧田地。

留子朝新作揮揮手，轉身從田埂上跑向小屋。

x

x

x

這天，內藤府邸內正在舉行慶賀主人賴尚久病痊癒的酒宴，賓客中有藤堂和泉守、佐竹佐京太夫、酒井日向守，松平十郎磨、養安院住持榮法和向等人，皆是海量之流。因而，從晌午之前，他們就開始飲酒作樂，歌舞助興，直到現在，正是人聲鼎沸，酒酣耳熱之際。

賓客之中還有一位權勢顯赫，聲名狼藉的遠洲濱松大名井上河內守正甫，他是世代相傳，年俸三萬石的大名。

河內守是個臉色蒼白，陰陽怪氣的矮個兒，他對美酒佳餚、輕歌曼舞一概不感興趣，換言之，他壓根兒就不喜歡這種喧鬧的熱鬧場面，唯獨喜好女色。最奇怪的是，河內守對簞子裏的娼妓却不屑一顧，只對自家的女僕有興趣。

當日向守喝得酩酊大醉，神智不清，開始大跳裸體舞，全屋子的人皆笑得東倒西歪，亂成一團時，河內守頗感不耐，便獨自悄悄步出大廳，往庭院走去。

「大人，您要散步嗎？讓我替您帶路吧！」
一旁的內藤家老臣矢住重兵衛，見河內守鬱鬱寡歡，就走向前去，躬身道個諾，毛遂自薦道。

河內守微微領首，重兵衛便一面反手捶打著自己微駝的背部，一面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。重兵衛領著河內守觀賞，自從鎌倉時代即不斷湧水的古井，和蒼勁挺拔的梅樹。河內守對這些難得一見的古蹟似乎並不感興趣，仍是悶悶不樂，默默無語地漫步觀覽；可是，當他來到庭院角落一塊小高地時，他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以興奮的語氣對重兵衛說：

「這裏的景色還蠻迷人的，我想在這裏逗留一會兒。」

「哦！是的，那我在這兒陪侍大人吧！」

「不必啦！你可退下了，我喜歡獨自欣賞風景。」

「是的，不過……把大人獨自撇下……」

「我就喜歡獨處，謝謝你帶路！」

重兵衛拘不過他，只好躬身告退。當偌大的庭院只剩河內守一人時，他的眼睛竟發出貪婪的光芒，這種眼神猶如餓狼發現獵物那般地饑渴。

方才，河內守對重兵衛說：「景色迷人」，此話並非意指一般的風景，而是瞥見以小碎步跑

回小屋的留子的絕色姿容時，有感而發的。於是，河內守便尾隨於後，亦悄悄來至那間小木屋。

留子蹲在簡陋的爐灶前，瞋著眼向灶口吹氣，想起火燒水時，突聽得身後一陣碎聲響，她猛然回頭一看，發覺有個腰佩雙刀，衣著豪華的武士，巍然矗立不動，她心頭一慌，連忙跪伏地上請安。

「免禮，我是內藤大人的賓客，妳不必害怕，還是繼續做妳的事吧！」河內守笑嘻嘻地說道。

「是、是的！」留子全身顫慄地低聲答道。

「我因為口乾舌燥，所以想來向嫂子要杯水喝，不知道是否方便？」河內守雙手一拱，趨前問道。

「是的，我現在就準備——」

留子急急忙忙從水缸裏舀了些水，倒進茶壺內，然後將茶壺放到剛起好火的灶上。河內守站在一旁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隨著留子的身影溜轉。

留子著一般農婦所穿的條紋窄筒袖上衣和長袴，她那圓潤的雙肩，纖細的柳腰，以及富有彈性的臀部線條，均隨著她的每個動作，暴露無遺，因而，也勾起了河內守的遐思和非分之想。因為，在大名府邸內的女僕，全都是中規中矩地在腰部綁著寬衣帶，穿著寬袖的衣服，所以，河內

守乍見留子這副妝扮，倒覺得有幾分新鮮。

「嗯——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哪！」

河內守色眯眯地嚥了下口水說。

「對不起，招待不周，因這兒沒茶……」

留子俯首，羞慚地致歉道。

「我說的不是茶，我指的是妳啊！」

「喂?!——」留子瞠目結舌地直望著臉色突變得異常猙獰、恐怖的河內守，不覺慌恐、無措。

「嘿、嘿、嘿……那麼，我就來嚐嚐看吧！」

河內守寧笑著，突地往留子撲去，她根本沒有躲閃的機會，一把就被河內守緊緊抱住。雖然河內守長得乾乾瘦瘦的，但是，他的臂力却相當驚人。

「你——你要幹什麼？」

留子驚呼一聲，奮力掙脫河內守的擁抱。

「掙扎和喊叫都是無濟於事的，妳還是乖乖就範吧！」

河內守脚下用勁一勾，雙手一帶，留子整個人便平躺在地上，趴在她身上的河內守，伸出濕

黏的舌頭，饑渴地在她雪白的頸項上舔著。留子的心頭突襲上恐怖和嫌惡之感，全身不覺起一陣雞皮疙瘩，扯著嗓門大喊：

「救命啊！救命啊——」

這時，遠在小木屋五百公尺外的新作，聽到妻子驚恐的喊叫聲，就荷著鋤頭，旋風似地捲了進來。

「喂？你這禽獸不如的畜牲！」

當新作奔至自家門口，看到心愛的妻子，竟被一個陌生男子強壓倒在地，企圖污辱時，不覺火冒三丈，一時失去了理智，他也顧不得眼前這個可惡的男子，究竟是何身分，舉起鋤頭便朝河內守揮去。

「畜牲！你想對別人的老婆怎樣？」

挨了一鋤的河內守痛苦地呻吟一聲，跳了起來。

「哼！你這可惡的傢伙，活該！」

新作額暴青筋，忿忿地吼道，罵畢，舉起鋤頭又要往河內守的頭上敲去，詎料，留子從後攔腰阻止道：

「不要打他了，他是內藤大人的貴賓啊！」

「哼！不管他是內藤大人，或是貴賓，反正，他要是想玷污妳，我就不能饒了他！」新作咬牙切齒地怒視著倒在地上的河內守。

好不容易才掙扎著站起來的河內守，由於從未受過如此嚴重的侮辱，氣得全身抖個不停。

「你……你這混蛋……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！」

河內守本就蒼白的臉色，現因極度憤怒，顯得更為慘白，他那雙充滿血絲的眼睛，射出兩道騰騰殺氣，但見他猛力抽出腰際的長刀，呲牙咧嘴地暴喝道：

「混蛋！跪下來乖乖受死！」

「喂？你的所作所為這麼令人不齒，竟然還如此理直氣壯地要砍別的人腦袋？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？」

「你這臭農夫，看我不收拾你——」

河內守突大喝一聲，發瘋般地振臂一揮，新作的左大腿已是鮮血淋漓，只聽得新作哀嚎一聲，砰然不支倒地。河內守見狀，舉刀又想再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留子撿起鋤頭，咬緊牙關，從後朝河內守腹部用力一擊。

「哎喲——」

河內守雙手按住腹部，慢慢彎著腰，哀聲呻吟，然後終昏倒過去，不省人事了。留子定睛細

瞧，已有絲絲鮮血從河內守的外袴下，隱隱滲了出來。

「喂？」留子的臉色頓然變得毫無血色。

「留子，妳……」新作一手按住傷口，想勉強支撐起來，可是，體力不支，只有頹然坐下。

「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他們兩人互相對看一眼，都楞在原地，茫然失神，不知所措。鮮血從新作的傷口裏大量地湧出來。

「我們怎麼辦？已經出人命了！」

留子以無助的眼神望著新作，驚惶地說道。

「我們不能再猶疑了，要趕快逃命！」

新作遽下決心，便用力支起上半身，想帶著留子逃離現場，可是，突覺傷口一陣痛徹脾肺的抽搐，就哀鳴一聲。

「這個你可拿去當拐杖……」

留子拾起河內守丟在地上的刀，交給新作。

「快點……扶住我的肩膀……」

他們兩人互相攙扶著，艱辛地步出小木屋。

「千萬不要被人發現才好！」

新作一面喘著氣，一面環顧四周，說道。

在這原本僻靜，鮮有人經過的小徑上，突從遠處出現一條人影，緩緩向新作夫婦迎面走來。來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帶著力庫、山羊、烏鴉、和兔子在散步的新九郎。

當新九郎看見新作滿身都是血的狼狽相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趕忙趨前問道：「新作，你怎麼啦？」

新作不知新九郎的來意，很惶恐地舉起手中的長刀，護住留子，顫抖著聲音說道：

「你不能抓我們，不是我們的錯！」

「你說什麼啊？我像是官府裏的人嗎？」

新九郎面露親切的笑容，急急說道。

聽見新九郎的辯解後，長刀從新作的手中滑落——可能是因極度緊張和失血過多的緣故吧？——只見新作身子一軟，便昏倒在留子的懷中。

一

「不要耽心，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！」

新九郎以非常平靜的聲音，安慰著剛甦醒過來，憂心如焚的新作。留子雖然稍為鎮靜些，但是，臉色仍然非常蒼白，她無力地靠在牆上休息。

新作的腿傷並不嚴重，尚不致成為致命傷，然而因傷口很深，流血過多，所以身體非常虛弱。

新九郎把新作抬進自己家裏來療傷。現在，新作剛清醒過來，六神無主，很駭怕地說：

「可是，大夫，我們因為失手殺死人了，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這不能怪你們呀！那也是因為對方先起意要置你們於死地，才會被你們殺死的呀！」

「但是，對方是很有地位的武士……」

「這也沒什麼關係，你們放心吧！」

新九郎自信十足，拍拍新作的肩膀回答。

「嗯？」新作百思不解，茫然地望著新九郎。

「哦？你不瞭解這其中的因果關係嗎？你想，一個地位尊貴、武術高強的武士，竟會陰溝裏翻船，被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農婦，用鋤頭打死，這件事情要是傳出去，必會鬧得滿城風雨，而且，你知道還會有什麼結果嗎？」

「嗯？——」新作和留子都瞪大了眼睛，聚精會神地聽著。新九郎則略頓了頓，接著說：

「這麼一來，他就得喪失武士的資格，爾後，其俸祿不僅被剝奪，連頭銜也都得被迫回哩！這是他本人已經被打死的情形，假使他只是受傷而已，那麼，也不怎麼好受，因為，他得切腹謝罪，並不能繼續苟活！」

「喂？真的是這樣嗎？」新作夫婦驚喜參半地問道。

「當然是這樣，做爲一個武士並不是簡單的事，不僅需持有武士的傳統精神和情操，還必須成爲他人的典範。所以，對方如果想告你殺人的話，首先，他的家就得遭殃，權衡這些輕重後，他是不敢提出控訴的，因此，你們夫婦倆也不必耽心日後會有差役來追捕啦！」

「哦！這麼說來，我們是沒罪的囉！」

「大概可以這麼說吧！」新九郎點頭答道。

新作和留子緊張的表情漸漸鬆弛。

「留子，妳高興嗎？我們沒事了哪！」

新作臉上浮現天真的笑容，對留子說。

「那當然，要不然，我可真耽心死啦！」

留子亦鬆了一大口氣，露齒微笑道。

「不過……這只是表面的情況……」

新九郎雙臂環抱胸前，望了他們兩人一眼，繼續說：

「當然，你們是不會被奉行所或代官所的差役所追捕，可是，就因爲這樣，對方才越不甘心，越生氣，所以，他必會不擇手段，想盡辦法暗中取你們的性命。」

「喂？那……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剛浮現的笑容，又因新九郎這席話，遁隱得無影無踪，新作和留子面面相覷，驚慌失措地問。

「嗯……唯一的生路，就是離開這裏！你們可以到他鄉，改名換姓，重新開闢美好的將來……等新作的腿傷痊癒後，你們就立刻離開內藤新宿，在你們尚未離去的這段期間，我負責保護你們的安全！」

新九郎的嘴角盪出一絲堅毅的神色。

一入夜，如同寒冬的北風便在空蕩的街上呼號著，滿街是一片蕭瑟的寒意。新九郎，主水和十吾全聚在「龜屋」裏，吃著熱騰騰的什錦麵，並喝酒取暖。

「唉！那對年輕夫婦的運氣真差，好不容易才有份安定的工作，正想協力奮鬥，開創他們美好的將來時，却碰到這檔子事！」新九郎輕嘆一聲，說道。

知道新作夫婦的遭遇，及回到閭羅長巷療傷的事，除了新九郎、主水和十吾之外，只有治助而已。

「大夫，他們如果改名換姓，流落到異鄉，不就成為無業遊民了嗎？這樣恐怕以後很麻煩哩！」

「這點你們放心吧！」新九郎一面吃着甜不辣，一面解釋道：「我可以拜託常念寺的住持，給他一個新名字，這樣他們到外地就可以使用，不必耽心成為遊民啦！至於有關路條的事，我也請驛站的掌櫃替他寫了一張。」

「嗯……這樣行得通嗎？」主水沉吟半晌後，問：

「對方被殺死，不會這麼輕易就罷休的，再說，他們夫婦住在那裏，只要稍加打聽就可以知道了，你們想想，在這段期間內，難道不會發生事情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也是這麼想，說不定對方沒死掉呢！」

「可是，留子說……」新九郎欲語還休。

「她是說用鋤頭打中他的腹部，不過，你想想，充其量留子也只是個女人，她雖然常在田裏耕作，力氣可能較一般婦女大些，可是，這力氣還是有限的，憑她一鋤鏟下去，就能够取人性命嗎？……」

新九郎和十吾互望了一眼，主水繼續說道：

「所以，據我推測，對方極可能只是受傷而已，那麼，往後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報復行動呢？」

「嗯！這的確是很棘手的問題，像那種仗勢欺人的壞蛋，一定會來尋仇的！」十吾附和道。新九郎亦點點頭，表示同意他們兩人的觀點。

「大夫，他們住在長巷裏妥當嗎？」

新九郎啜了一口酒，放下酒杯，說：

「現在，治助正在那兒把風呢！」

說着，他突壓低嗓音，說道：

「無論如何，我們總得調查對方的生死之謎，而且，對方的身分也必須查明才行，我看，明天就去跑一趟吧！」

翌日清晨，天氣異常嚴寒，鉛灰色的層層烏雲中，似乎即將飄下鵝毛大雪。新九郎借用新作的門牌，用頭巾纏住頭部，混進了內藤府邸裏。

府邸的一角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田地，新九郎便按着新作所指示的方向，橫過麥田，穿越芒草叢生的臺地，走至森林盡處，那兒有間木屋孤立着。

「——一定是這裏——」

新九郎推開木板門，踏入屋內。他凝神環視四周，還不到兩坪大的屋子，已被整理得一塵不染，鋤頭、十字鋤和蓑衣，都整齊地置放在角落處；在灶上，正如留子所說的，放着一隻古老的茶壺。一點也看不出有打鬥的痕跡，當然，更甭提是屍體的影子啦！

但是，在一個角落裏，地面的顏色與其他地方稍嫌有異，這點異樣引起了新九郎的注意，他走近前去，仔細端詳，發覺似乎有人翻過這塊地面。

「哈！一定有人把這兒的血跡弄掉了——」

就在這時，有條人影在門口捏了一捏。

「新作在家嗎？」接着，話音響起，新九郎提高警覺一看，原來是矢住重兵衛，他手上還提着一個布包。

「哦！你不是新作啊！」重兵衛也踏進了屋內，待他看清屋裏的人並非新作時，就向新九郎點了點頭。

「嘿，很抱歉，因為新作腿受了點傷，無法行動，所以，我今天是來替他耕作的。」

「噢？他受傷啦？那，我告訴你吧！我是受昨日到這兒來的客人所拜託，帶東西來的。」

「客人？什麼客人？」新九郎故作糊塗狀。

「就是井上河內守大人呀！聽說，昨天他獨自在這兒散步時，曾經接受你們熱誠的招待，請他喝茶，他非常感激，所以要我送這禮物來答謝！」

「你所說的井上河內守大人，是不是指那個遠州濱松三萬石的井上河內守大人？」

「對！對！就是他，他的屬下已經到長巷去啦！」

「長巷？你告訴他新作的住處了嗎？」

「是呀！這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沒什麼——」新九郎連忙搖手道。

當重兵衛一面捶打着微駝的背部，起身跨出門外，背影逐漸遠去後，新九郎便十萬火急地往長巷奔去。

——現在，對方的身分已經知道了，而且，還知道對方只是受傷而已，並沒有喪命，這麼一來，就如十吾所說的，確實是更棘手難辦了。看剛才那位內藤家臣的模樣，可能連內藤家也不清楚河內守受傷的真相，哼！那當然啦！像三萬石這種地位尊貴的人，家醜怎可外揚呢？——

新九郎健步如飛地跑着，一面在腦中如此盤旋道。

不過，危機早就降臨這條閻羅長巷了——

凜地走進閭羅長巷，打算捉拿新作同去交差。

「喂！妳知道新作的家在那裏嗎？」

山崎向一個正在井旁洗衣的主婦問道。

那個主婦望見問話的人，是個相貌堂堂、衣着華麗的武士，就很自然地指出新作的家。

當山崎的聲音傳進治助的耳朵裏時，他就三步併作兩步地從家裏跌撞着出來，大喊：

「新作不在家啦！你們不用去了。」

「不在家？那他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聽說他腿那受傷，去洗溫泉療傷哪！」

「洗溫泉？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就是今天一大早，天還沒完全亮時，他到我家去打聲招呼，就和他老婆一起走啦！」

山崎以懷疑的眼光瞪着治助，思忖了片刻，然後只聽得山崎一聲令下：「去搜查看看！」四名侍衛便動作迅速地全湧進了新作家。

「喂！喂！你們怎麼可以擅自進入民宅！」

治助正想衝過去阻擋他們時，不料剛一舉腳，就被山崎揪住後衣領，高高提起，治助雙手雙腳不住地亂揮亂踢，口中還不斷地喊着：「他們不在啦……」

「報告！屋中空無一人！他們真的不在！」

搜索完畢的侍衛出來向山崎稟報道。

「哦？真的不在……那，東西呢？」

四名侍衛默默地搖了搖頭。

「不行啦！你們怎麼可以隨便闖入別人家裏……」

治助仍不斷地抗議着，山崎雙眉一皺，用力揪起他的衣領，把他提到半空中，厲聲喝問道：

「你說他的腳受傷，那他怎麼能够出去旅行呢？這不是自相矛盾嗎？老實招來，他現在在那裏？」

治助愁眉苦臉地猛力搖頭，雙手雙腳則奮力地掙扎着。

「把他放下來！」主水突然現身喝止道。

山崎聽到主水的聲音，扭頭去看，頗不以爲然地說：

「怎麼？你想找麻煩……」

「我並不是有意要找你們的麻煩，或是管閒事，不過，你們這樣隨意闖進長巷，而且還大肆騷擾，欺壓良民，這種舉止不嫌太過分了嗎？」

「嗯？好小子，你竟敢教訓本大爺？」

山崎乍聽，怒不可遏，忿然丟下治助，面對主水擺出架勢，兩眼閃閃發亮——看來，山崎似乎是個脾氣暴躁，沉不住氣的人。他雖已擺好架勢，但，手並沒放在刀柄上，只是側身面對主水，雙腳跨立，身形稍放低。他的姿勢是為應付腰佩短刀的主水，一種可攻可守的架勢。

就在兩人對峙，氣氛益形緊張之際，忽從巷口傳來新九郎低沉的聲音，接着，他的身影已出現在巷口。

「主水，你退下吧！這位大人看樣子是想施展他的拔刀術哩！而且，他還是個中翹楚呢！」山峽雙眉微微上揚，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瞅着新九郎。

「嗯！看他這種架勢，好像已經獲得田宮拔刀流的真傳了，你只有一把短刀，絕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新九郎雖然這麼說着，但是，他自己本身却手無寸鐵。山峽雙腳橫向滑開，面對新九郎和主水擺好架勢，另外四名侍衛也將他們團團圍住，蓄勢以待。

「嘿！你們這副虎視眈眈的模樣，可真嚇人哪！」

新九郎掃視着他們五人，突然露齒一笑，便回頭對着圍在井旁觀看的主婦們，大聲說道：

「妳們看清楚了吧？這些專門欺壓良民的壞蛋，都是遠州濱松三萬石井上河內守大人的家臣

！」

山峽一聽，微微一怔，身軀也隨着挺直。他不知道新九郎究竟從何處打聽出自己的身分，因為，當初他接到的命令，曾一再強調，切不可暴露身分，需人不知，鬼不覺地將新作夫婦解決掉，但是，如今，自己的身分既然已被新九郎揭穿，那麼，就不能胡作非爲了。

「看你們這些人來勢汹汹的模樣，是不是打算到我們這條長巷來打羣架的？……嗯？」

聽到新九郎扯着嗓子這樣叫嚷道，吉兵衛氣咻咻地踹倒木門，袖子捲得老高地衝出來。

吉兵衛昨晚參加木匠的聚會，灌下了不少黃湯，直到很晚才上床，本來想多睡會兒，好恢復體力，可是，沒料到，長巷裏大清早就喧嘩個不停，把他從睡夢中吵醒，因此，他氣呼呼地把雙手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。

「什麼？要打架？那太好了，本大爺也來湊一脚吧！我已經好久沒有揍人了，拳頭正在發癢呢！而且，我從來沒有錯過一場好戲，要是能和大名的家臣打一架，那是我無上的光榮，因為這機會實在太難得啦！」

「嘿，這機會確實太難得啦！不過，他們要是真和我們整條長巷的居民為敵，大幹一場的話，我想，他們的主君該不會袖手旁觀吧？你們這幾位大人意下如何？」

新九郎話中帶諷地對着山崎說，被抓住辮子的山崎，頓時變得狼狽異常，只有自找臺階下。

「等等，我們不是來鬧事的，這都是誤會，都是誤會，我們只是奉命來找一個叫做新作的人

罷了！」

「哼！新作不在家，他不知道被那個混蛋傷了腿部，現在去洗溫泉浴療傷啦！」主水忿忿答道。

「就是嘛！我也是這麼告訴他們的！可是他們不相信，硬要去搜新作的家！」治助也大聲叫嚷着。

「我們這些人非常乾脆，要錢沒有，要命一條，是說幹就幹的！你們到底打不打？難道要我們等到日落西山？」

吉兵衛一面磨拳擦掌，準備大幹一場似的，一面狠狠地瞪着山崎，口沫橫飛地罵道。

雖然山崎被激得咬牙切齒，怒氣難消，但是，君令難違，既已經暴露身分，此處就不宜再逗留了，於是，山崎對那四名屬下使了個眼色，悶不吭聲地扭頭走了。

「哼！你們這些膽小鬼，有種就不要走！」

吉兵衛對着那些已經走出長巷的武士們的背影，直跳着腳大罵，新九郎驀地從後「喀」地一聲，敲了他的頭一記，吉兵衛痛得大叫一聲，摸摸痛處，皺眉道：

「哎喲！大夫，你怎麼啦？敲我的頭幹嘛？」

「混帳！你還嚷些什麼？如果他們果真拔出刀來，你說該怎麼辦？你不知道我剛剛捏了一把

冷汗啊？」

「我們幹嘛要怕他們？有大夫、主水和我在這裏，還有什麼好害怕的？我們不是從來未曾打輸過的嗎？」

「說你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，實在是一點也不為過，你沒看到這裏還有些婦孺嗎？萬一傷到他們怎麼辦？」

「喔！原來是這樣……」

吉兵衛突然洩了氣，搔搔頭說道。

就他所知，新九郎從來沒有為保護己身，而拔出刀來與對方格鬥，都是儘量避免無謂的爭執，化戾氣為祥和。譬如，當蒙面武士為暗殺正助，而潛入這條長巷時，新九郎也只是逮住對方，送官法辦而已，並沒有傷對方一根汗毛；又徒手將橫行霸道的梵天一家的爪牙，打得落花流水，並扯開他們的關節，以及用柔道制住吉兵衛等事，都是閻羅長巷裏人盡皆知的義行。

雖然在這條街上，每個人都知道新九郎是個「武藝高強的大夫」，可是，真正知道新九郎武藝高深的程度，就只有主水、十吾、治助和吉兵衛四人而已。然而，連這四個和他最親近的朋友，也不知道他真正的來歷，無論他喝得多麼爛醉，也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。

——為了吃飯，我什麼事都幹過——

每當別人問起此事時，新九郎總是避重就輕地以這句話來搪塞，因此，至今尚無人瞭解新九郎的來歷。

當新九郎治療前來就醫的動物時，則顯得醫術高超，手脚靈活，但是，當他在井旁淘米或洗碗時，却變得笨手笨脚，不是把米粒流得滿地都是，就是把碗盤打破，那些在旁的主婦們看不過，總是紛紛趨前幫忙，而他也不推辭，就微笑答謝，和大夥兒打成一片。

他對任何人從不存戒心，也不擺架子，尤其對老弱婦孺更是親切有加；若有人向他借錢，他必傾囊相借，絕不吝嗇，因此，有時他身上會有數兩黃金，有時則囊空如洗，但他從不以爲苦，或感到羞恥。

長巷裏的每個人都非常喜歡他、愛戴他，也和他相處得很和睦，但，他始終沒有透露自己真正的身分。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他們都走了。」

治助站在巷口探看，回頭對大夥兒說着，新九郎默默領首，轉身走向自家門前。他推開紙門，見新作和留子躲在山羊後面，緊擁一起，不斷地顫抖着。

「大夫，他們……他們真的來啦？」

腿上還纏着繃帶，臉色蒼白的新作，結巴地問道。

「嗯！現在他們雖然暫時撤走了，不過……」

「大夫，他們還會再來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只要一有機會，他們還是會來的！」

新作和留子惶惶然地對看一眼。

「哼！這齣戲可說剛剛上演，好戲還在後頭哪！」

「大夫，那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留子淚眼婆娑，無助地望着新九郎。

「不必害怕，只要你們待在這長巷裏，我敢保證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留子囁囁着。

「不用耽心了，先把傷治好再說吧！」

說着，新九郎開始動手爲新作換藥。

三

聽完山崎左近的報告，井上河內守氣得七竅生煙，全身像打擺子般，直抖個不停。他從被窩裏挺起上身，叱罵道：「真是飯桶！竟然會像個傻瓜似地被騙得團團轉，這像話嗎？那對夫婦一

定還躲在長巷裏！」

家臣黑木賴母和川島又衛門連忙從旁攙住河內守。

「主君，這樣會影響傷口的，請您息怒吧！」

這是在湯島權現町，井上家設於江戶的別府內的一個房間裏。河內守躺在陳設豪華的屋內，蓋着錦衾繡褥，從他的胸部至腹部，纏着層層的白紗布。

當時，河內守想強暴留子未遂，反被她用鋤頭打傷腹部，不久，剛巧川島打那兒經過，才被他就了回來。

川島知道情勢不妙，假若讓內藤家知悉真相，必對主君不利，因此，他必須想盡辦法遮掩這椿醜事。

他首先為河內守止血，然後藉故說，其主君不勝酒量，身體不適，需回家休息，而匆匆離開了內藤府邸。

幸而河內守傷勢不重，同時，內藤家臣也知道他的酒量不大，所以，並沒有覺得可疑。

但是，被一個微不足道的農婦打傷，這對河內守而言，可說是奇恥大辱，因此，他惱羞成怒，一直叫嚷着要逮回那對夫婦，必親自將他們碎屍萬段，否則絕不罷休。尤其當他昏迷期間，神智不清時，總像夢囈般地大聲喊着，要將他們兩人抽筋剥皮，才能消他心頭之火。

於是，今晨山崎左近便奉命帶領屬下到長巷抓人。

山崎趴伏在地，恭敬地答道：

「我也是確定那對夫婦必然還躲在長巷內，可是，非常意外地，對方竟然識破了我們的身分，我想，如果再鬧出事情來，就會對我們不利，所以……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難道宰掉幾十個閭閻長巷裏的賤民，就會遭到將軍的責罰嗎？你不知道我妹妹是將軍最寵愛的松妃？現在你立刻到長巷去，放把火把整條長巷都燒了！」河內守怒火攻心，再度下令道。

黑木賴母這下着慌了，他連忙趨前諫言道：

「主君，這萬萬使不得！您這麼做，未免太急躁了，如果傷及無辜，這怎麼對將軍交代呢？」

「住口！那個下賤的農婦，膽敢殺我這個堂堂貴為大名的河內守，這豈不是天大的侮辱嗎？你沒聽說過『君受辱，臣必死』這句話嗎？爲了你的主君，難道你不能抱着必死的決心，去爲我雪恥嗎？」

「主君，還是萬萬使不得……」

川島已年逾六十，所以凡事必三思而後行，他爲緩和河內守的氣憤，以免鑄下大錯，就剖析

情勢給河內守聽：

「主君的話非常有理，假使主君遭受危難，身為屬下的我們，就是赴湯蹈火也應在所不辭，可是，目前，我們的對手只是一對卑微的農民而已——」

「廢話，當然我知道他們是農民！」

「像主君這麼有名望的大名，絕對不能賭氣和下賤的農民為敵，依屬下的看法，像這種情形，應交給代官所辦理才對，利用『借刀殺人』之計不是更妥當嗎？主君，這件事就交給臣下去辦吧！我保證主君覺得滿意。」

「我讓你去辦，你能把他們抓來嗎？」

「我發誓必把他們抓到主君的面前，任主君隨意處置！」黑木賴母舉高右手作發誓狀。

河內守滿臉怒容地躺了下來。

河內守在這房間內，不知摧殘過多少個可憐而無知的少女；那些到井上府邸內當女僕的姑娘們，一旦失身在這個色狼的手中後，有的敢怒不敢言，有的則拿了一筆遮羞費，便遠走他鄉，另謀生路，從來就沒人敢違抗他。因此，他認為對任何女人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是他所擁有的特權，而不以為是件罪惡的事。

雖然他對擁有這項特權感到沾沾自喜，但是，他尚且不敢明目張膽，在外拈花惹草，總是儘



量對外隱瞞，以免名譽掃地，這也是井上家所有家臣的責任。

川島立即派一名使者至內藤新宿的代官所去，傳下河內守的命令，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，將新作夫婦逮捕歸案，解送至井上府邸來交差——然而，使者對代官控訴新作的罪名竟是「竊賊」，因為，新作竊走了井上家代代相傳的鎮家寶，也就是寶刀「肥前忠吉」。

x

「不要開玩笑啦！這怎麼可能？」

x

阿金豎起柳眉，扯大嗓門叫道。

x

「您說，我那些房客裏有人是小偷嗎？不要胡說八道啦！他們都是良善的百姓，怎麼可能是樑上君子呢？」

代官所的捕快田宮到阿金家，要她將新作夫婦交出來，現在，田宮見阿金這副母夜叉狀，知道她必不好惹，可是，由於代官的命令，非將新作夫婦逮捕歸案不可，他也只好硬着頭皮和阿金周旋。最後，阿金終於讓步，她說：

「好吧！那我就去問問看！不管怎樣，事情總要有個水落石出啊！因為我是房主，說起來，他們就像我的孩子一樣，他們的事我不能不管，您這位大人就在這兒稍等等吧！待會兒我帶你們去！」



說着，她便輕移蓮步，來到後面房間。她坐在梳妝臺前，開始覽鏡梳妝……。

不知曾幾何時，每當阿金有事要到長巷時，她都要費心地梳妝一番，因為，只要她一想起又可與新九郎見面，她的心潮就會激起漣漪，興奮非常。

其實，阿金既不是別人所傳說的，與丈夫離異，而被趕回娘家的棄婦，也不是老處女，而是寡婦。

在阿金十九歲那年，她的父親替她招贅，新婚的第二天，其夫吃河豚不幸中毒身亡，她的婚姻就如此傳奇而悲哀地結束了。因為，她的婚姻是如此地傳奇、滑稽，所以，她從來沒有對別人提起過這件事，一直守寡至今。

由於阿金的過去非常神秘，因而許多人感到好奇，便紛紛揣測、穿鑿附會，故傳出各種謠言。

阿金確實非常傾慕新九郎，芳心早已暗許，可是，她的個性相當倔強，表面上從不露痕跡，總表現得毫不在乎。然而，每當她看到長巷裏的女人，對新九郎有親切的舉動時，便會醋勁大發，而倒霉的治助就成了她的出氣筒。

梳妝完畢，阿金帶領着田宮和五名捕快來到長巷。

「咦？怎麼不在家？」阿金推開紙門，發現新作家空無一物時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喃喃自語道：

：「他已經預先付給我三個月的房錢…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於是，她便來到新九郎家門前，敲他的門。

「大夫，大夫，開門呀！」

大門一敞開，立刻可以瞧見住院的病人——山羊、鴿子、猴子、花貓。近日來，阿金已經習慣這個場面了，而且，她還常帶東西給力庫吃呢！

新九郎從猴子後面露出臉來，和阿金打招呼，阿金乍見新九郎，便膩着嗓音，愛嬌地問道：

「大夫，你知道新作夫婦到那裏去了嗎？」

「找他們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是這位代官所的大人說，他們夫婦偷了人家的東西，要來逮捕他們……我剛跟他們解釋過，住在長巷裏的人，都絕對不是宵小之輩，可是，他們說，既然有人到代官所去報案，非得徹查一番不可！」

新九郎瞞了瞞站在阿金身後的田宮等人，微哂道：

「哦！你們終於來啦！」

「嗯？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您說有人去報案，我們閻羅長巷裏的人偷了東西，請問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」

田宮發現找對人了，因而很興奮地說：

「是一把肥前忠吉所鑄的名刀，白色刀柄，刀柄上還鑲有純金打造，嵌有象牙的裝飾品，大約值五百兩黃金。如果新作確實不在這兒，那麼，代官所只好在關東一帶發出追捕他的通告了。」

「沒這個必要，有關刀的事情我最瞭解啦！你直接問我吧！」新九郎拍拍胸脯，胸有成竹地答道。

「哦？難道是你偷的嗎？」田宮逼問道。

「嘿，我可沒說是我偷的，我只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而已，你現在就帶我去見代官吧！」

「沒這必要！我們所要的是新作夫婦和肥前忠吉那把刀，你去湊什麼熱鬧？」田宮不以為然道。

新九郎擺擺手，穩住急躁的田宮，說：

「你沒這必要，可是，我覺得有此必要啊！假使，你還要在這兒嚷叫，驚擾街坊鄰居，搞得滿城風雨，這可能會促使某個大名垮臺，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？」

「你……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田宮突覺得窘迫異常，啞然無言。

「我想，你還是乖乖地帶我去見代官吧！」

阿金以留戀的眼光，依依不捨地目送著新九郎和田宮的背影，慢慢地消失在長巷口。

x

x

x

在代官所的一個房間內，新九郎和代官市村太郎左衛門，隔著一個正在燃燒著的大火爐，互相對坐。

當市村聽新九郎一字不漏地將新作夫婦的遭遇，以及今早到內藤府邸所探得的情報經過，敘述完畢後，不覺皺緊了眉頭，太息一聲——這是市村遇到棘手的問題，感到左右為難，不知如何解決時，所慣有的表情的。

自從前代官小栗龍之介被殺身亡後，市村到此走馬上任也有半年之久了，可是，他處理公務並非事事順利，因為，驛站的掌櫃八兵衛經常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上，把他搞得暈頭轉向的。每當市村被戲弄或欺騙之後，他雙眉間的皺紋，無形中就越來越加深啦！

「代官，您認為這話合情理嗎？將別人砍殺過來的刀奪下，以護衛自身的安全，這能算是小偷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市村支頤沉吟著。

「強暴農婦未遂，反被對方毆傷，一怒之下，却想拔刀置人於死地，這對一個尊貴的大名而言，未免有失顏面吧？」新九郎詞鋒銳利，句句咄咄逼人。

「嗯……話是這麼說沒錯，但是……這也可能是那個莊稼漢的一面之詞啊！……」

「這絕對不是一面之詞，因為，他的傷是我親自治療的，依我看，那傷確實是刀傷沒錯，而且，他當作拐杖拿回來的長刀，其上至今還殘留著血漬呢！——」

「可是，像井上河內守大人這麼尊貴的身分……」

「在他的勢力範圍內，他當然可為所欲為，即使做出人神共憤的事，誰也奈何不了他，不過，在這內藤新宿，我就不容許他胡作非為！」新九郎眼中射出兩道銳利的目光，凝視著前方的一個定點，抿緊著雙唇。

「嗯……」市村露出一個曖昧不明的笑容。

「代官大人，我先把醜話說在前頭，知道這件事情內幕的，只有我和新作夫婦而已，所以，我奉勸您千萬不要玩什麼花樣，免得大夥兒撕破臉，那可就不太好看嘍！」

市村的神情越來越凝重，雙眉間的皺紋也逐漸加多了。

「對方竟然謊報寶刀被竊，企圖混淆視聽，隱瞞事實，這簡直是滑稽至極嘛！說實在的，我還想向他要一紙悔過書，和治傷的費用呢！我要說的就是這些了——」

市村眼睛望著熾烈的爐火，腦中是一片混亂，他稍加整理，抽絲剝繭地細細思索著。

——眼前這個男子所說的話，也不無道理，因為，一位劍術高超的大名，其身佩的寶刀，竟會無緣無故地被一個莊稼漢竊走，這其中真是疑雲重重。對一個武士而言，佩刀就如同他的第二生命，隨身攜佩的刀被人順手牽羊，而且對象又是個目不識丁的農夫，這不是頗為可疑之事嗎？所以，今日向代官所報案，想要取回寶刀，可能只是藉口而已，其實真正目的，是想向那對夫婦報復！

但，如果有面前這位男子干涉的話，事情就不那麼簡單囉！因，「拚命新九郎」的英名早已傳播四方，而他的各種神奇事蹟，對內藤新宿的居民而言，可說如數家珍般地熟悉。在我上任這段期間內，也發現了他對內藤新宿所具有的影響力，無論什麼困難，只要去找他，再棘手的問題也能迎刃而解。那些專放高利貸的吸血鬼、橫行鄉里的惡棍，以及苛薄的老鴇，都對新九郎敬而遠之，深恐惹上他這位瘟神，就吃不消啦！所以，對當地的代官來說，他確實是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

另一方面……井上河內守有個叫做松妃的妹妹，雖然，我並不懼怕井上家的權勢，可是，將軍的寵妃我却惹不起啊！歷史上因寵妃的讒言，而招致家破人亡的例子實是不勝枚舉嘿！假使我和河內守唱反調，松妃爲了庇護親兄，報一箭之仇，她只要在將軍的耳畔呢喃數語，下令給勘定

奉行所，讓他誤認新宿的代官是無能的父母官，那麼，我的官途將變成如何呢？倘若，只是被彈劾爲無能，這後果可能不甚嚴重，頂多降職罷了，但，要是被誣陷，這豈不是會招來殺身之禍嗎？——

思及此，一陣寒意不由得襲上市村心頭，他又想：

——看情形，我得找浜松藩商量量嘍！——

市村凝望著新九郎那似滿不在乎，又像磐石般頭頭固的表情，心裏如此盤算著。

四

「你說什麼目安箱？」

乍聽新九郎的話，阿金著實嚇了一跳，就這樣問道。

阿金將主水、十吾、吉兵衛、治助和新作夫婦等人都召到新九郎家裏來，等他從代官所回來。因爲屋窄人多，所以，阿金只好把那些住院療養的動物，全都放到吊床上去「避難」，以免遭人「蹂躪」。

「對！我們乾脆就來個投書吧！這麼一來，無論對方是大名或奉行所，也拿我們沒辦法啦！因爲，投書可讓幕府直接瞭解案情，這一招絕對可以奏效！」

新九郎緊握雙拳，胸有成竹地說道。

當新九郎見到市村剛才那副左右爲難的神情，就料想到，代官必受浜松藩相當大的壓力，他縱使想爲新作夫婦主持正義，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；因此，屈於淫威之下，代官所極可能會對這條長巷展開全面的搜索。當然哪，憑新九郎、主水等人的智慧和力量，並非無法對付此一搜索行動，但，爲了顧及其他無辜者的安全，不能不多加考慮，另外尋求一和平解決之徑。

「可是……大夫，投書也是相當麻煩的嘍！萬一，當局調查這樁案件，發覺不屬實，而是誣告，是會受到嚴厲的處罰的，那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阿金表情很不安地凝視著新九郎。

所謂「目安箱」是，享保年間實施政治改革之際，幕府爲探隱民情所設的投書箱。其目的在於，使一般尋常百姓有機會將他們的各種要求和不滿，直接向幕府陳述，可謂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政策之意義。

然而，要寫這種投書，則必須載明自己的身分和姓名，不可胡亂編造；同時，若由幕府查明，投書者並沒有陳述事實，而是故意捏造、誣告的話，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。因此，凡是投書者均得有相當的決心和證據才敢投書。

「我們又不是誣告，耽心什麼呢？」

新九郎露出一絲穩如泰山般的笑容，安慰著阿金。

「投書人就用我的名字吧！……十吾，明天是不是二十日？」

新九郎偏頭詢問十吾。

「是的，在每月的二日、十二日、二十二日這三天，幕府就會派人來打開目安箱，所以，只要我們在明日把訴狀投進去，後天二十一日，這紙訴狀就可送達將軍手中了……」十吾點點頭，向衆人解釋道。

「我看，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。」

雖然主水也這麼附和著，但，新作却惶恐地搖手說：

「不、不、千萬不可這麼做……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衆人皆異口同聲問道。

「把我們的事向幕府陳述，公諸大衆……那，以後我怎麼做人呢？」新作泫然欲泣地說。

新九郎親切地拍拍新作的肩膀，安慰他說：

「放心吧！將來到評定所出面的是我，絕不會讓你們夫婦倆見到害怕的場面的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新作仍然有所顧忌地說。

「到了這步田地，只有放手和他們一搏了，要不然怎能解決問題呢？對方是貴爲大名的遠州

浜松三萬石，能和這樣的對手一拚，實在是值得呀！」

「嘿！一想到要打架，我全身就發癢，恨不得把他們打得全軍覆沒，這樣才能消我心頭之火！」

吉兵衛又興奮得把指關節扳得劈哩啪啦響。

這晚，新九郎先給罹患眼疾的九官鳥治病，然後才提筆書寫訴狀。他將新作夫婦所遭遇的事情、河內守的所作所爲，以及在代官所與代官會談的經過等，均一一稟述其上。當他擱下筆，抬眼一看，這時才發覺，黑夜已在不知不覺中遁隱，晨曦卻從木板的縫隙中瀉了進來。

新九郎起身出屋外，他悄悄地把訴狀投進了目安箱。

x

新九郎投下訴狀後，已平安無事地度過七個夜晚了，因爲，大夥兒不知道代官所何時會有所行動，因此，他們均隨時提高警戒，防備代官所的大肆搜索。

x

新九郎派遣力庫不分晝夜地守在巷口，同時，白天還讓治助和正助輪流爬上瞭望臺，監視四方動靜。

x

最近數日來，正助的病情已大有進步，現在，他也能拄著拐杖，一步一步慢慢地行走了。雖說正助的行動不便，但是，比起有懼高症的治助來說，登上瞭望臺從事監視工作，他是顯得有用多了。談起這個膽小的治助，確實令人覺得既好氣又好笑，因爲，要他登上瞭望臺，那簡直比把

他推上斷頭台還恐懼、痛苦，所以，每當他要上瞭望台時，都是一面嚎啕大哭，一面心不甘、情不願地上去的，當然，下來也是如此；而且，在瞭望臺上，治助爲了趨除恐懼感，他不得不停地吃著餅乾、煎豆、煮蛋、魷魚乾等零食呢！

新作的傷口已經癒合，現在只需療養數日，就能恢復健康；而被禁止到外面走動的留子，則一直留在屋內照顧新作，有時也會幫長巷裏的主婦們，做些女紅的工作。

自後竹之助回到生母的身旁後，染子就接替她的位置，開始在「龜屋」工作了。染子雖然沒辦法像竹之助那般，將大登的蒸籠那麼俐落地扛在肩上，可是，她兢兢業業的刻苦精神，和活潑的嬌態，却廣受街上人們的歡迎。

每到夜幕籠罩大地後，新九郎、吉兵衛、主水和十吾就輪流上瞭望臺，繼續監視的工作。

登上這瞭望臺，極目望去，從大關卡舊跡至西方寺，所有內藤新宿的主要街道均可一覽無遺。因此，只要位於北邊的代官所一有動靜，負責監視的人便可立刻通知長巷裏所有的人速作準備。

在二月即將消逝的一個晴朗的夜晚，正好輪到主水在瞭望臺上監視周遭的動靜。不久，新九郎過來和他招呼道：

「嘿！主水，辛苦你啦！有什麼動靜嗎？」

「沒有，四周靜得跟墳地般地死寂，我都等得不耐煩啦！奇怪，大夫，他們怎麼還不來呢

？」

「是啊！我也是覺得很納悶呀！自從我投書之後，扳扳指頭已過了八天，不僅河內守那邊沒有任何反應，就是幕府方面也沒有派人召我去……」

「對了，大夫，你到這兒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啥事啦！我只是想，夜晚露水較重，寒氣也較刺骨，我怕你在這兒會冷，所以……」

新九郎說著，從懷中揣出一小瓶酒和一包下酒菜，兩人便就著月光，在狹窄的瞭望臺上對飲。

「嘿！今晚的星星看起來似乎顯得特別閃亮、耀眼！」新九郎仰首望漆黑的蒼穹，讚歎道。

「唉！這是我半年來頭一次看到參宿。」

主水亦心若有所觸地抬頭觀看，長歎道。

「什麼？你說你看到了什麼？」

新九郎似沒聽清楚，瞪大眼睛問道。

「是三顆星，在中國叫做『參宿』，在荷蘭叫做『獵戶星座』，在我們日本就叫做『柄鋤星』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柄鋤星呀！怎不明說，反而說了一大串稀奇古怪的名字，害我一頭霧水……」

...

新九郎笑著，突然，他收斂笑容，一本正經地問道：

「主水、你為什麼要辭去天文方的工作？」

「因為我對那份工作不感興趣。」

「哦？」新九郎很感興趣地凝望著主水。

「在天文學這方面，昔時有麻田剛立，近代有伊能忠敬、高橋景保等人，除此之外，在幕府裏還有許多優秀的學者，真可說是人才濟濟，可是，自從建立了所謂的世襲制度之後，就不行啦！不管其子的學識如何淺薄，只要乃父是天文學者，任職於天文方，就能承繼父職，哼！那些連日曆都看不懂的人，竟然也能得意洋洋地當個司天臺（官名），這真是貽笑大方！」

「哦！原來你是嫉惡如仇，才要利用踢木屐來發洩心中的不平之氣啊！」新九郎恍然大悟。

「嗯！」主水重重地點一下頭。

「哈、哈、哈……主水，你還真以為我不知道啊！雖然你裝得煞有其事，瞞過所有來詢問氣候的人，以為你果真利用甩木屐預測氣候，其實，你是研究荷蘭有關的書籍，並利用自製儀器偵測出來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哈……真瞞不過你的眼睛！」主水引頸長笑後，接著說：「司天臺的主要工作是編纂日曆，然而，這種工作我也不喜歡，我所追求的，是自由自在地觀測星象，然後再和我們所居住的星球加以比較，研究這其間到底有何關聯？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有趣多啦！」

「你是說，我們這個國家也在地球上嗎？」

「平賀源內曾經說過，我們極可能正環繞著太陽的周圍在運行，所以才有晝夜之分，也才有潮水漲落的現象。」

「嘿，沒想到……」新九郎露出微笑，頗感訝異地說：「主水，真沒料到這門學問還這麼有趣啊！」

「大夫，你比較喜歡什麼樣的工作呢？」

主水突然反問道。

「我嗎？我喜歡生命，我喜歡觸摸活生生的東西，那樣才能激起我內心活力的衝動。」

「你的招牌上載明不治療人類，可是人也有生命啊！」

「『愛』與『恨』是表裏一體的兩種感受、兩種情緒，所謂的愛之深，責之切，這其間是有因果關係的。」

新九郎的語氣中微微透出，從未有過的落寞感。

他們倆的談話至此暫告一段落，彼此默默地啜著酒，凝視著漆黑的夜空中，點綴著顆顆繁星。

不久，主水耳邊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鼾聲，他定睛一看，盤坐在他面前的新九郎，不知何時已改變坐姿，雙臂環抱膝蓋，靠在牆壁上睡著了。

「這樣你會受涼的……」

五

主水脫下自己的外褂，輕輕地爲新九郎披上。新九郎投入目安箱的訴狀，並非沒有到達將軍手中，而是將軍過目後，已立即以「最密件」轉至另一人手中，這個人就是罪魁禍首的河內守。

就在二十四日的薄暮時分，井上河內守蒼白著臉從城裏趕回府邸，待他入內一落座，馬上怒吼道：

「來人哪！立刻給我傳川島和賴母進來！」

當川島和賴母戰戰兢兢地拜伏在河內守面前時，河內守氣咻咻地將一紙訴狀投擲在他們眼前。

「這是什麼？主君！」川島不明究裏地抬頭問。

「你自己不會打開看看？」河內守再度暴喝道。

川島撿起訴狀，展箋一讀，頓時臉色大變，在旁的賴母立即接手過目，也不覺神色驟變——原來，這是新九郎所投的訴狀。川島和賴母齊聲問道：

「主君，這紙訴狀怎麼會落在你手中？」

「今日，我進城覲見將軍時，是他親手交給我的，而且，他還囑咐我，以後不要再讓松妃爲我心煩啦！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，幸好有松妃幫忙……」

川島和賴母鬆了一口氣，互望了一眼後，說。

「住口！」河內守臉上的肌肉不住地抽搐著，但見他怒喝一聲，指著趴伏在地上的川島和賴母，聲嘶力竭地喊道：「松妃當然要助我一臂之力，救我脫離難關！可是，我這張臉皮要擱到那兒去？我這種見不得人的事，竟然會被將軍獲悉，而且還得靠妹妹的裙帶關係，才能化險爲夷，這難道不夠丟人嗎？」

在河內守的觀念裏認爲，強暴一名下賤的農婦，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根本毫無羞恥可言，但是，這種違背倫常的事情一旦洩漏出去，那才是名譽掃地哩！

「可怕，這人未免太愛多管閒事了，我真恨不得立刻把他給宰了，否則我是絕不罷休的！寫

這紙訴狀的人究竟是誰？你們得馬上給我查出來，要不然，小心你們的腦袋瓜子，說不定會叫你們的腦袋搬家！去！去！現在就去宰了他，不！把長巷裏所有的人都殺啦！然後再放一把火，把那兒全部燒個精光，化成一片灰燼！」

「主君！」川島趨前一步，正想開口說話時，河內守又頓著腳，怒叫道：

「不行！這次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採納你的餽主意啦！」

「等等，主君，請聽老臣一言——假使，我們一舉就殺死長巷裏的數十名老百姓，這場大屠殺勢必轟動整個內藤新宿，甚至全國，這對我們實在太不利了；相反地，我們要是假借名義，一個個地予以就地正法，不僅名正言順，也不會惹衆人注目，同時也可遂主君心願，豈不妙哉？」

川島鼓起如簧之舌，試圖說服河內守。

「屬下當然非常瞭解主君您的心情，但是，以目前的情勢來看，如果輕舉妄動不但後果無法收拾，對將軍而言也是一大負擔，主君不是說過，不能再讓松妃心煩嗎？」

「……難道你有什麼妙計嗎？」

這時，川島突然露出詭譎的笑容，接言道：

「由於市村大人的鼎力相助，我們現在對新作夫婦的家庭背景已瞭若指掌。他們兩人都是勝沼人，父母皆健在，兄弟姐妹也都在家鄉成家立業……」

「咦？這和我要殺他們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嘿！這就是我們手中的一張王牌呀！主君，您想，我們要是逼他老爹出面，那麼，他們夫婦倆就勢必不能再躲在長巷裏啦！嘿！要是他們敢踏出長巷一步，那……」

一抹陰險得意的笑容，在川島的臉上蕩漾開來。

「哦——原來如此，妙！真是一招殺手鐮！」

黑木賴母聽了川島的計謀，不覺拍掌喝采；河內守也頓時領悟過來，拍了下膝蓋，讚歎道：

「難怪人家都稱你是『智多星』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！那，依你看，勝沼這派誰去較適當呢？」

「屬下認為，山崎左近必可勝任，因為，上次的任務他未能圓滿完成，這次爲將功折罪，他定會賣命的！」

川島很瞭解山崎急功好利的性格，所以想利用他。

兩天後的一午后。有個背脊佝僂的老人，在柔和的陽光裏蹣跚獨行，他先通過關卡，然後逐步走向新宿街。他拖著疲憊的步伐，滿臉哀傷地走過熱鬧喧鬧的客棧街。

「嗨！老爹，進來嘛！讓我好好地侍候您吧！」

「只要四十文就能使您返老還童，這不是很划算嗎？」
雖然有兩、三個粉頭從簷子門前衝到街心，扯住那個老人的衣袖不放，可是，老人却無動於衷地繼續前進。

當他走到驛站門前時，便佇足探頭去問：

「嗨！請問，閻羅長巷往那兒走啊！」

正在記帳的十吾，聽得蒼老的詢問聲，抬頭問道：

「老爹，您到閻羅長巷找誰啊？」

「我要一個叫做新作的莊稼漢……」

十吾聽了，微怔一怔，便仔細端詳面前這個老人滿佈風霜的臉部輪廓，突覺得似有些眼熟。

「您是？」——十吾瞪着老人問。

「我是新作的爹，叫做善作，剛從勝沼來的。」

十吾心裏暗忖——嗯！無論是體型或神情，都和新作非常酷似，他一定是新作的父親沒錯。就在這時，將下顎抵在算盤上打盹的八兵衛，忽然睜開炯炯的雙眼，凝視着善作問：

「你的神情為什麼這樣哀傷呢？」

陡地聽到八兵衛這句沒頭沒腦的話，善作全身似打寒顫般地震了一下，而，八兵衛說完後，

又重閉上了眼睛。

十吾見怪不怪地對善作說：

「我們掌櫃的是在說夢話，請您不要介意——現在，我就帶您到閻羅長巷去吧！」
在往閻羅長巷的途中，善作一直對十吾的問話支吾其詞，從不作正面的回答。十吾心中狐疑

着：

——奇怪？新作夫婦自從新春期間就離開了家鄉，他們父子倆必定還沒有見過面，那，善作為什麼沒有向我問起新作夫婦的近況呢？難道他並不急着想知道？雖然是這樣，不過，他肯千里迢迢地來探望新作，可見還是存有濃濃的父子之情的，嗯！也許鄉下人比較不喜歡和陌生人交談，所以才不願多開口吧？——

當新作看見出現在他面前的善作時，不覺脫口驚呼：

「爹！您怎麼一個人從大老遠的地方跑來呢？」

留子聽到新作的喊聲，也急忙從裏面迎出來：

「爹，您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兒？」

善作對這一串的問題都沒有答腔，只是執着新作的雙手，老淚縱橫，哽咽無法出聲。

新九郎一大清早便到大久保的府邸，去治療大久保大人的愛駒的腳氣病，所以並不在家。

十吾看到他們父子相擁而泣的場面，不覺一陣鼻酸，心想，他們父子必然有話要談，第三者夾在中間，確實有些不便，於是，他就默默地走回驛站。

當十吾走到下町的轉角處時，背後突傳來喊聲，他扭頭一看，是一位正在檢查貨物的年輕官員職住他。原來，方才有兩輛牛車擦身而過，不慎一撞却撞斷了車軸，把車上的貨物撒落滿地，阻礙了交通。因而，十吾就幫他們把牛車拉到路旁，同時還對兩位車主好言相勸，希望他們能忍一時之氣，握手言和。就在此時，從大久保邸回來的新九郎正好打從這兒經過。

「噫！大夫，等一等啊……」

十吾眼尖，一眼便瞧見他，揮手喊道。

「新作的爹來了哪！」

「他爹到閭羅長巷來啦？真的？」

「如果是冒牌的，早就被我一把逮住了，因為，他們倆的長相實在是非常相似，何況，剛才他們一碰面後，就激動得喜極而泣，我想，大概假不了吧！」

「哦！那就好……他父親長得怎樣？」

「你說的『怎樣』，是什麼意思？……他爹也是一副莊稼人的打扮啊……看他的樣子，好像已跋涉相當遠的路程，顯得極為疲憊……」八兵衛大人瞧了他一眼，就莫名其妙地問：「你的神情

為什麼這樣哀傷呢？」

「八兵衛大人真的是這麼說嗎？」

新九郎突然很緊張地搭住十吾的肩膀，急急問道。

「是呀！他說『你的神情為什麼這樣哀傷呢？』」

聽到這句話，新九郎臉色驟變，驚呼一聲：「糟糕！」轉身就往長巷的方向，疾奔而去。十吾乍見此一變化，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怔了一怔，雖然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，他也毫不猶疑地拔腿隨後追去。

「唉！晚了一步啦！」

新九郎推開紙門後，氣急敗壞地說道。

剛回家拿工具的吉兵衛見狀，也探頭望向屋裏，問：

「大夫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新作夫婦悶聲不響地走了……」

「走了？……他們為什麼要走？」

十吾嚇了一跳，急忙問道。吉兵衛亦睜大眼睛，不肯置信般地直瞪着新九郎，以懷疑的口氣問：

「他們爲什麼要離開長巷？這樣不是很危險嗎？」

「哼！一定是河內使詐去威脅他爹！」

新九郎目露悲憤的眼神，怒聲罵道。

「哎——可是，這世上難道真有父親出賣兒子的事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不過，那絕不是受了金錢的誘惑，而是全家生命都遭受惡勢力威脅時，情非得已，也只好犧牲其中一人，以挽救其他家人的生命啦！」

說着，新九郎霍地起身，打開壁櫥，取出那把長刀。

「或許現在還來得及，我們趕快追吧！」

說畢，新九郎便如旋風般衝了出去，十吾和吉兵衛也連忙拔腿跟上。十吾一面跑着，一面自責道：

——唉！難怪他的神情會那麼哀傷，我這個大笨蛋怎麼沒想到呢？……當時，我要是跟着他們，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，可是，誰料得到，新作他爹會將他們夫婦帶出長巷，這無異是將他們往虎口裏送啊！唉！我還以爲他們父子之間會有親密的長談，所以——

在甲州街道上，並沒有新作他們三人的踪影，新九郎毫不遲疑地便轉往青梅街道奔去。

善作對新作說，他有位多年不見的好友，就住在青梅街道的盡處，他既然已經來到內藤新宿

，當然得去拜訪一趟，於是，便帶着新作和留子來到青梅街道，向北行去。

雖然新作向其父解釋，他實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目前不能隨意離開長巷，需在長巷內接受保護；可是，善作却堅持，他必須一同前往，反正又不必逗留太久，馬上即可返回長巷。新作心想：

——爹年紀漸大，脾氣也越來越固執啦！做兒子的怎可違拗他的心意呢？何況，爹大老遠地從勝沼跑來，我怎好叫他失望呢？就姑且答應吧！——

於是，新作萬般無奈地答應善作，打算冒一次險。

剛行過矢賴村時，善作突然緊緊抓住新作的手腕，好像唯恐一鬆手，新作就會撒腿跑掉似的。

這時，夕陽即將隱落山頭，暮色逐漸蒼茫了。

——爹年紀大了，大概視力也差啦！——

新作的手腕被善作扣住時，忍不住心裏這樣想道。

一羣烏鴉在森林外頭盤旋低飛，晚風吹響了路旁的竹叢，氣氛顯得陰森而駭人。當他們走到一座小土地廟前時，善作忽然停下脚步，以哀戚的眼神默默地注視着新作。

「爹，怎麼啦？您朋友家不是還在前面嗎？」

「新作，原諒爹吧！」善作說着，倏地雙腿跪在地上。

「喂？爹，您這是幹什麼？——」

當新作和留子被善作的舉動嚇住，想開口追問原由時，乍見山崎左近從廟後閃出來。

他們的魂魄差點嚇出了竅，眼見山崎逐步逼近，他們夫婦轉身就想跑，可是，在這眨眼間，已有數條人影從黑暗的竹叢裏竄出，將他們圍得水洩不通，無論是飛天鑽地，都難逃過他們的刀下了。

「爹，難道是您出賣我們的嗎？」

「孩子，原諒爹，爹也是不得已呀！要是不這麼做，他們就要將我們抄家滅族啊！……」

善作一面合掌向新作夫婦謝罪，一面泣不成聲地說道。

「爹——」新作發出一聲撼人肺腑的淒叫聲，摟住妻子的肩頭，相互對泣，不知如何接腔。

「孩子，你就安心地去吧！爹也要跟隨在你後面，到閻羅王面前去懺悔啊！嗚……」

善作的話剛說完，只見山崎目露兇光，長刀一揮，寒光一閃，新作的肚腸陡裂，鮮血四迸，已倒臥在地。

「啊——」留子趴在新作的屍體上哀嚎着，站在她後的武士，毫不留情地執刀往她背部猛刺，但聽留子斷腸地慘叫數聲，片刻後已是香消玉殞了。

善作緊閉雙眼，跪在原地不動，口中不斷地誦著經文。

「嘿！老頭兒，這趟辛苦你囉！」

山崎奸笑一聲，舉刀便往善作的胸前揮去，並沒有聽得半聲哀叫，善作也一命嗚呼了。

「山崎大人，好像有人來啦！」

「好，我們的使命已經達成，快點撤退吧！」

這批武士迅速地閃進森林裏，不久，響起「蹣……」的馬蹄聲，然後漸去漸遠，終於消失在閨寂的郊野裏。

一路馬不停蹄地跑到這兒來的新九郎、吉兵衛和十吾三人，看到現場這等慘狀，不覺呆怔原地，半天不動。

新作夫婦和善作的死狀，確實是令人不忍卒睹。

「大夫！那批喪心病狂的劊子手騎馬走啦！他們就是曾經到長巷來，要捉拿新作的那批人！」

「不要管它，隨他們去吧！」

新九郎凜然不動，很平靜地答道。

「喂？大夫……」

「真正的劊子手不是他們，是井上河內守！」

這時，主水忽然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，說：

「大夫，我們的投書爲何久無下落，已經真相大白啦！……」他略喘了喘口氣，繼續說：「剛才，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在將軍府內當差的朋友，據他透露，河內守的妹妹現在將軍府的後宮內，而且還是將軍的寵妃呢！」

「哦！原來如此……」新九郎憤怒至極的臉色，如同閻羅王般地嚴肅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「哼！腐敗！腐敗！腐敗得一塌糊塗……我發誓一定要宰了他，不！光是把他宰掉，這樣還無法贖清他的罪孽，一定得讓井上家垮臺，才能大快人心……」

六

時序更迭，一轉眼已進入三月了。

這天是井上河內守圓滿地完成服侍將軍的任務，預備打道回遠州之日。

從黎明起，就開始淅瀝淅瀝不斷地下着細雨。這陣雨就像是戀着冬末，捨不得向大地道別，又像要告訴人們，春神已降臨人間似的。這細雨就如絹絲般地柔細……

護送河內守回遠州的行列，從湯島的別府出發，經過芝地，再行過品川，向着目的地前進。本來應爲前導的執矛儀隊省略了，却讓一羣傭僕帶路，顯得有些不倫不類；隨在兩側的侍衛均頭

戴笠帽，身着蓑衣，簇擁着河內守所乘坐的大轎，在雨中默默地向前邁進。

這時，從路旁突然踏出兩條人影。

護衛河內守的黑木賴母見狀，便高聲喝叱道：

「什麼人？竟敢如此放肆？難道你們不知道轎中坐的是河內守大人嗎？快閃到一邊去！」原來這兩個擋路者是新九郎和吉兵衛。

「哼！你們在江戶爲非作歹，搞得烏煙瘴氣後，就想甩甩衣袖，輕鬆地離去嗎？我告訴你，沒這麼簡單！」

新九郎的聲音在細雨霏霏中，聽起來格外響亮。

「噢？你不是內藤新宿那個大夫嗎？」

山崎左近定睛細瞧後，指着新九郎大叫道。

「我是內藤新宿的閻羅王，這裏是通往地獄的關卡，你們甭想安然地通過這關！」坐轎的門簾掀開來，河內守瘦削的臉龐探了出來。

「哎！你們還在這兒窮磨蹭些什麼？把他們一個個宰了，我們好繼續前進啊！時候不早哪！」

「哼！說的倒比唱的好聽！你給我聽清楚，今日是我要來取你的狗命，可不是我自個兒把命

送上門來，爲了替那些冤鬼報仇，你這個色鬼覺悟吧！……不僅你這條狗命要嗚呼哀哉，就連同你那三萬石也即將付諸流水啦！」

新九郎吼着，猛地抽出了長刀比劃。

「快！大家快退回品川！」

黑木見情勢不妙，趕緊下令，退——回，在這兒鬧事，萬一驚動官衙，查出真相後，必對己方不利，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，還是先溜再作打算吧！

雖然黑木心裏是打着這種如意算盤，可是，他萬萬沒料到，後路竟已被主水和十吾截斷，一時是進退不得。

「我要上囉！主水，你千萬得守住，一個也不能讓他溜掉啊！」新九郎扯着喉嚨向主水呼叫道。

「知道啦！你放心吧！我會守得滴水不漏的啦！」

主水喊畢，在那瞬間，他和十吾已揮動長刀，以風馳電掣的手法，迅速砍倒擋在他們面前的三名傭僕。

「快，快點撤退！」黑木對着轎伙吼道。

但，如同地獄派來的索命鬼的新九郎，却像一座小山般地矗立在他們面前，在黑木還沒來得

及拔刀應敵之前，新九郎已大喊一聲，掄動長刀，照着黑木正面劈來，只聽得一聲慘叫，黑木已倒臥泥濘中，一命歸陰了。

吉兵衛也不甘示弱，但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手法，揮動着手中的鐵鎚，見一個打一個，未幾，侍衛已一一應聲倒地，無法動彈了。

山崎本想施展他那蓋世無敵的拔刀術，可是，因爲身着蓑衣，動作不如平素那般靈活，因而，當他遇見劍術高超的十吾時，也就一籌莫展啦！在雙方交手五回合之後，十吾終抓住山崎劍法的一個破綻，趁隙刺中他的要害。

現在，就只剩下河內守一人了，他見勢單力孤，而且，對方又來勢汹汹，嚇得從轎裏滾出來，連爬帶滾地想逃命。當他爬了兩、三步後，赫然發覺新九郎擋住去路。

「河內守，納命來！」

河內守雙手合掌，不斷地對高舉着長刀的新九郎哀求：

「饒命吧！大俠！請不要殺我，我願意到評定所去接受審判，只要你不殺我，我什麼都聽你的！」

「哼！你說這話已經太遲了！」

新十郎雙眼瞪得滾圓，忿忿地說道：

「已經有三個無辜者，因為你那骯髒的劣根性而枉死刀下，現在就讓你自己嚐嚐這種慘死刀下的滋味吧！」

只見白刃一揮，河內守那顆頭顱頓時飛出一丈開外，在濕漉漉的地面上，滾了滾，然後停在一窪泥灘中。

「哎——終於了結啦！」

主水望着橫七豎八倒在泥濘中的十數具屍體，喘了一口氣說。如絹絲般的細雨，仍靜靜地下着，似無睹於這場大殺戮，雨水慢慢地沖淡地上的血跡……。

「嗯！終於結束了。」新九郎平靜地答道。

「把這批吸血鬼宰掉後，我心中那股怨氣才得以發洩，而且，我們也能够為新作他們報仇了。」

吉兵衛用衣袖抹掉臉上分不清是雨水或汗水的水珠，附合道。

「哼！這下，井上家的三萬石俸祿也泡湯啦！」

十吾一面擦拭着刀上的血跡，一面這樣說着。

「要是真能這樣，那該有多好……」

新九郎抬頭望着灰濛濛的天空，喃喃說道。

「這次，我們把大名返鄉的行列，殺得一個也沒剩，我想，這案子恐怕不會那麼簡單就可解決得了的，而且，這裏不是內藤新宿，八兵衛大概也無能為力啦！」

主水等人默默地領首——這次，事情無法像以往那般簡單地了結，這是他們早就預料到的。

道路兩旁直立的松樹，在煙雨中只露出模糊的輪廓。街道上別無他人，新九郎等人被雨淋得像落湯雞，但他們毫不在乎，個個抬頭挺胸朝品川的方向行去。

七

翌日也是個綿綿細雨的天氣。

井上家一行十數人被殺，陳屍於品川郊野的事件，轟動了整個江戶城。雖然是在雨中，但是，報導此一事件的快報，却被想一睹為快的人們搶購一空。

由於此一案件並非發生在京城，因此，就由代官所負責偵辦，而町奉行所只好作壁上觀啦！知悉河內守的惡行的人們，聞見河內守暴斃在光天化日下，莫不額手稱慶，爭相奔告。其中只有新宿的代官市村一人，獲知之後，暴跳如雷，自言自語道。

「哼！我知道誰是兇手，一定是那個大夫！」

市村逮住這個機會，想抓住新九郎立大功，因此，他在家裏背著雙手，不斷地踱方步，半晌

後，終生出一計：

——對！我必須重新提出前代官小栗龍之介被殺的案件，藉口先將新九郎抓住再說。嘿！等着瞧吧！待我把他抓來加以刑求，不怕他不招供——

市村凝望着窗前的絲絲細雨，不由得眉飛色舞。

這天晚上，氣溫陡然下降，雨絲已變成片片雪花，鵝毛大雪飄了整個晚上——這在冬末初春之際是件稀奇之事。

x

x

x

第二天是三月三日，清晨起便開始放晴。

「嗨！大夫，昨晚下雪了哪！」

吉兵衛興奮地拍打着新九郎家的大門。

「起床囉！大夫，我們去賞雪吧！」

吉兵衛邊說邊推開紙門，當他一眼瞧見屋內的情景時，不覺張大嘴巴，瞪大雙眼，怔在那兒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原來，屋內空無一物，不僅家具被搬走，就連平日吱喳吵個不停的住院動物，如九官鳥、兔子、山羊、猴子等和力庫，都已經不見踪影啦！

覆蓋在路面上，皚皚白雪的反光投射在吉兵衛所搭蓋的木板床，益發顯得冷清和寂寞。

「大夫！大夫！」

聽到吉兵衛這種驚惶的喊聲，主水和十吾也匆匆地趕了過來，不久，治助、正助、染子、佐和、三太以及長巷裏的人們也都圍攏在新九郎家門前，很迷惑地望着空蕩的屋子，不由得面面相覷，相互問道：

「他們都到那兒去啦？」

在雪白的地面上，印着兩行清晰的足跡，從新九郎門前，通過井旁，一直沿續到巷口。

「這足跡一定是大夫和那隻狗的！」

「他們一定是在黎明前就悄悄走的！」

就在這時，阿金帶着落寞的神情，也走了過來。

當大夥兒正在議論新九郎的行踪，以及不告而別的原因時，在這陣喧鬧中，突聽得「哇」地一聲嚎哭。大夥兒仔細一瞧，原來是吉兵衛哭得像個淚人兒，還邊哭邊叫：

「大夫，你到底到那兒去啦！嗚……」

說着，便倒在自己搭蓋的木板床上，像孩童般滾來滾去，放聲大哭，全然無視衆人的愕然凝望。

「你怎麼能說走就走？……混蛋……怎麼可以不說一聲，和我們告別呢？實在太不够朋友啦！……」

「好啦！你這個傻瓜！……哭够了沒？」

阿金一面抹掉淚水，一面大罵道：

「塊頭那麼大，却哭得像個孩子，你有完沒完……讓你這麼一哭，我就哭不出來啦！」

主水和十吾循着留在雪地上的足跡，追蹤而去，可是，這足跡只到街道就消失不見了——因為，足跡早就被過往的行人踐踏得模糊不清啦！

「三田大爺，大夫不再回來了嗎？」

「大概是吧！」主水低聲地回答。

主水和十吾兩人望着大雪新霽的街道，心中好不悵然。本是凌亂、骯髒的街道，披上一層白色的雪衣之後，却令人有股清爽的感覺。

「他真正的身分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主水喃喃低語道。

「他真是個多重性格的奇人，不僅劍術高超、柔道拿手，而且，又是個妙手回春，如同華佗再世的大夫；雖然平時待人和藹、親切，可是，當他生起氣來，却會變得像閻羅王般鐵面無私，

嫉惡如仇……」

十吾點點頭，接言道。他腦裏不禁想道：

——大夫確實是我們這條閻羅長巷裏的奇人，看他待人是多麼的可親，看護動物就如同對待子女般地慈愛、細心，性格又是如此地耿直、淡泊名利，但是——

十吾內心這番話哽在喉嚨裏，却無法說出口，因為，只要他一張口，眼淚就會隨之撲簌簌地滴下來，現在，他所能了解的即是，從今以後，再也不能見到新九郎了。

——哎！或許這場雪就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紀念品吧！——

十吾抬頭凝視蔚藍的天空，心中默默地想着。

德華出版社書目

地址：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

電話：3416064

郵撥：102899（函購九折，郵票通用）

愛書人文庫

- 004 曼殊大師全集（四版） 蘇曼殊著 文公直編 特價150元
- 007 泉聲（八版） 游雲山（曉雲法師）著 特價50元
- 008 我的現代國畫觀 高劍父著 特價25元
- 009 海夫納與花花公子內幕 許 俊譯 特價45元
- 010 英國偉大詩人傑作欣賞（再版） 張達聰著 特價100元
- 012 幽夢影（四版） 張潮著 特價25元
- 013 第六感的控制法（三版） 海洛·薛曼著 游漢湘譯 特價50元
- 014 思想之方式（再版） 懷黑德著 謝幼偉譯 特價40元
- 015 武則天正傳（七版）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55元
- 016 羅素論快樂（再版） 羅 素著 法 廸譯 特價50元
- 017 成功的現代父母（再版） 邁爾士著 逸 蘭譯 特價50元
- 019 察言觀色（三版） 羅森堡著 徐 興譯 特價50元
- 020 神奇的指壓自療法（三版） 柏格林·杜察可合著 唐元瑛譯 特價50元
- 021 生前死後（再版） 亞倫·史伯萊吉德著 許 俊譯 特價40元
- 023 吾家一林語堂女兒的日記（六版） 潘榮蜀譯 特價60元
- 024 重編中國傳奇小說（九版）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特價75元
- 025 女性太監（三版） 柯麗兒著 逸 蘭譯 特價40元
- 026 如何利用人性弱點（七版） 摩根·韋李合著 法 廸譯 特價65元

055 細說西北軍（一部珍貴的近代史實）（再版）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56 部落·斯卡也答（報導文學） | 陳森甫著 | 特價150元 |
| 057 學習的結構（心理探討） | 陳銘礪著 | 特價50元 |
| 058 再見自卑感（成功指引） | 歐陽鐘仁著 | 特價50元 |
| 059 條條道路通金庫（賺錢要領） | 小中陽太郎著 | 特價50元 |
| 060 孔雀東南飛（古典愛情小說） | 希克斯著 | 特價65元 |
| 061 人間世選集(一)（抒情小品） | 劉蘭芝著 | 特價50元 |
| 062 人間世選集(二)（雜感小品） | 林語堂主編 | 特價55元 |
| 063 人間世選集(三)（論述小品） | 林語堂主編 | 特價55元 |
| 064 人間世選集(四)（山水小品） | 林語堂主編 | 特價55元 |
| 065 人間世選集(五)（人物小品） | 林語堂主編 | 特價55元 |
| 066 一夕話（小品） | 林語堂著 | 特價55元 |
| 067 有不為齋隨筆（小品） | 林語堂著 | 特價55元 |
| 068 仰臥禪 | 荒井荒雄著 |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|
| 069 如何增進你的記憶力 | 岩原信九郎著 |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|
| 070 你我他之間 | 三浦朱門等著 | 法 廸譯 特價55元 |
| 071 安眠健康法 | 長谷川和夫著 |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|
| 072 臉部化粧術 | 魏班廸著 | 逸 蘭譯 特價75元 |
| 073 愛與被愛的心理探討 | 布洛德班特著 | 胡因夢譯 特價55元 |
| 074 人生妙計 | 本社編輯部編著 | 特價60元 |
| 075 社會公害 | 陳鼓應著 | 特價75元 |
| 076 文學與社會改造 | 高 準著 | 特價75元 |
| 077 古代呼聲 | 陳鼓應著 | 特價65元 |
| 078 弘一法師永懷錄 | 姜丹書等著 | 特價65元 |
| 079 三週美容術（附彩色圖片） | 艾德蓮·亞佩爾著 | 特價75元 |
| 080 修飾的美學 | 高賀富士子著 |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55元 |
| 081 蘇東坡傳（附珍貴書法圖片） | 林語堂著 | 張振玉譯 特價90元 |
| 082 吾國吾民 | 林語堂著 | 特價75元 |
| 083 生活的藝術 | 林語堂著 | 特價90元 |

027 蘇聯叛徒—沙卡洛夫自白（再版）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028 小曼與我（六版） | 沙卡洛夫著 | 蔡仲章譯 | 特價35元 |
| 029 禪的公案探究（再版） | 徐志摩遺作 | 杜默靈等著 | 徐進夫編譯 特價55元 |
| 030 愛與諷刺（六版） | 法 廸 | 邱拓榮合譯 | 特價60元 |
| 031 白手起家的要訣（七版） | 法 廸 | 邱拓榮合譯 | 特價60元 |
| 032 家庭急救要領（三版） | 陳貞吟譯 | | 特價50元 |
| 033 經驗之談（三版） | 法廸·邱拓榮合譯 | | 特價55元 |
| 035 攻無不克的說話秘訣（八版） | 貝絲桑德爾著 | 張鳴琴譯 | 特價60元 |
| 036 見證（再版） | 皮埃亨利·西蒙著 | 楊翠屏譯 | 特價60元 |
| 037 前奏曲（再版） | 曼絲菲兒著 | 楊淑琴譯 | 特價70元 |
| 038 蕭伯納趣談婚姻（再版） | 蕭伯納著 | 陳倉多譯 | 特價45元 |
| 039 青樓文學軼話（再版） | 葛林烏著 | 陳倉多譯 | 特價60元 |
| 040 登山入門（再版） | 安川茂雄著 | 蔡天福譯 | 特價50元 |
| 041 京華煙雲（厚1119頁）（八版） | 林語堂原著 | 豪華普及本200元
張振玉新譯 精裝珍藏本250元 | |
| 042 C I A大暗殺（再版） | 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報告 | 本社編譯部特譯 | 特價55元 |
| 043 領袖入門（再版） | 趙宗義編著 | | 特價55元 |
| 044 我與文學（再版） | 朱孟實著 | | 特價40元 |
| 045 寂寞的女子（再版） | 哈洛羅賓斯著 | 李俐秋譯 | 特價65元 |
| 046 中國庭園建築 | 程兆熊著 | | 特價80元 |
| 047 現代愛情百科（再版） | 吉田宏編 | 本社編輯部特譯 | 特價65元 |
| 048 戀愛與我（再版） | 笹澤左保著 | 逸蘭譯 | 特價50元 |
| 049 如何令人不討厭你（再版） | 前田耕作著 | 法廸譯 | 特價55元 |
| 051 紅牡丹（三版） | 林語堂著 | 張振玉譯 | 特價120元 |
| 052 八十自敘（三版） | 林語堂著 | 張振玉譯 | 特價50元 |
| 053 唐人街（四版） | 林語堂著 | 唐 強譯 | 特價70元 |
| 054 中國詩哲學的探究（理論） | 徐哲荈著 | | 特價45元 |

德華出版



必屬好書

愛書人文庫 096

拚命新九郎

著者	池田 一	朗
譯者	田 三	郎
發行人	蔡 豐	安
出版者	德 華 出 版 社	
登記證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04號	
社址	臺南市永福路63巷21號	
電話	(062) 223580	
辦事處	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	
電話	(02) 3416064	
郵政劃撥	1 0 2 8 9 9	
信箱	臺 北 郵 政 30-354 號	
印刷者	現 太 印 刷 廠	
地址	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	
初版	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	

特價 70 元

※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※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13 環遊世界樂趣大全 | 本社編輯部編譯 | 特價99元 |
| 114 女性海外旅行須知 | 本社編輯部編譯 | 特價75元 |
| 115 成功職業婦女的穿著 | 鄭俐華編譯 | 特價60元 |
| 116 朱門 | 林語堂著 | 特價90元 |
| 117 風聲鶴唳 | 林語堂著 | 特價90元 |
| 118 啼笑皆非 | 林語堂著 | 特價55元 |
| A001 蔣總統與佛教 | 釋東初著 | 特價20元 |
| T001 媽媽是名醫 | 小池麒一郎著 本社編輯部譯 | 特價55元 |
| T002 女性的修養 (直木賞得獎作) | 平岩弓枝著 王德華譯 | 特價50元 |

德華學術叢書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S001 卡通影片製作 | 鄧有立主編 | 特價70元 |
| S002 破產法原理 | 林茂松著 | 特價65元 |
| S003 國學概論 | 馬瀛著 | 特價120元 |

函購以上各書單冊九折，十本以上八折，二十冊以上七折優待，我們的郵撥帳號是102899號，歡迎多加利用。本社另印有詳細書目且定期出版書訊，附回郵即寄。

